

品味秋天的收获

李蔚兰

当我们编完这期《运河》文学时，秋天如期而至。天高云淡，阳光灿烂，田野飘香。这是个充实的季节，收获是这个季节的主旋律。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秋天的腰。

此时，于我们而言，这期杂志上广大作者的文字，一样飘着桂香，芬芳在我们的心头。而这些果实，无论成熟的还是带着青涩的；无论是在陈年旧事中徘徊，还是人在旅途中思忖，抑或在散文、诗苑里纪录挚真情感……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疼痛的感悟，对人性的关注，对往事的追思，对真善美的追求……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好坏，只要有所指引，有所感悟，有所借鉴，则是我们的希望所至。

时代需要文学，读者需要精品。我们将为文学的繁荣，营造良好的环境。我们非常期待亲爱的读者们对这一园地关注。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可见，秋天并不是一首带着哀婉的情绪用悲伤歌唱的曲子，不必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用何事总悲秋。毋庸悲叹花木萧疏、韶华不再，不必“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恰如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每念及此，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希望本期的杂志也能给诸位读者留下些许的激动。

秋风轻拂，把心灵的牧场打扫干净。背上行装，在四季流转中与秋天惺惺相惜，然后积攒一份快乐的好心情，转入下一段里程。

前路无期，且歌且行！

文化局长

王海芳

1

雨，一夜不住点的雨，“哗哗哗”从天上倾泻而下，无休无止，不知疲倦，仿佛有人拿竹篙在天上扎了许多窟窿。

明亮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不能入睡。自从当了这个文化局长以来，失眠就似乎与他如影相随了。不过，今天似乎与平日不同，心里堵堵的甚至带些慌乱。一向睡觉安静的他，不由自主地翻起了烙饼。大概是受了他的感染，妻子慧娟在隔壁房间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明亮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而且属于博览的那一种，因此，他的书在床上越码越高，占了半边床的位置，慧娟为了让他安心读书，便搬到了隔壁的房间。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如狼似虎的年纪，经常还有一些生理需求，所以，只要一方做出了暗示，另一方就要做出回应。但今天，慧娟显然是会错意了，明亮并不是有什么要求，他有一种不安的预感，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把所属的文化单位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似乎只有博物馆最让他放心不下。博物馆是承接过去的滨江收租院并稍加改建而成的，虽然也是古建筑样式，但房子破旧，到处漏水，四周的墙上都是地图一样的水印子，漏到地上的水慢慢积成水洼，年长日久结满了青苔，社会上人们都将博物馆称之为“破屋馆”。明亮上任后，在他的努力下，市里几度将博物馆建设列入市里的年度十件大事，但最终总是不了了之。新市长上任，到博物馆调研，看到这幅景象之后，很是心酸，他说：这连农村放农具的地方都不如！明亮当即即将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前因后果向市长作了详细汇报，临末了他又强调，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图纸设计和选址征地工作，单等资金安排到位就可以立马动工。市长表态说，既然已经列入政府的大事，就应当当作大事来做，滨江是全省最大的市，又是历史文化悠久之地，国家级世界级名人众多，这么样一个地方怎么能没有一个像样的博物馆呢！市长还说，一个没有博物馆的城市，就是没有文化灵魂的城市。市长的话给了明亮一支强心剂，他想，博物馆建设怕是有希望了。

现在，明亮没有心思憧憬博物馆的美好建设前景，他必须面对现实。像这样的雨下下去，博物馆能不能挺得住？博物馆出事那可不是小事啊！平时看着不起眼的破碗破罐烂木头，一旦出事就全都变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他真的担不起这个责任哪！

想到这里，明亮的额头开始冒汗了，身上也开始燥热起来。

这是三四月的天气，春雨带着丝丝凉意，乍暖还寒。明亮再也躺不住了，他索性披衣起床，打开房间的玻璃窗，一股清凉的夜风带着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同时填满房间的还有那天地间响成一片的雷声。明亮的眉头不由得皱紧了。

在房间来来回回踱了几圈，明亮拿起手机，拨通了博物馆馆长童顾金的电话：“还在睡呢？”童顾金说：“睡是在睡呢，雨太大了，心里搁着事，睡不着！明局长，您也没睡呀？”明亮说：“睡？哪有心思睡呀！我们赶快到博物馆吧，我担心你那几间破房子经不住这样的风雨啊！”

童顾金说：“哎，又让局长操心了！好，我马上到！”

给童顾金打完电话，明亮想了想，又拨通了分管文博工作的副局长林松的电话：“林局长，雨太大了，我放心不下，我们到博物馆去看看吧。”

“好的！”林松非常果断地回答。

明亮抓工作也好，处事也罢，是很讲究方法的，他对下属从不发号施令，说话总是带着商量的口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威信，他的话依然相当于圣旨，具有绝对权威，下属们对他的人品是有很好的口碑的！

童顾金急急忙忙赶到博物馆时，明亮已经等在大门外了。

博物馆背靠郁郁葱葱的龙王山，左依一汪清湖，右临万里长江，一山带两水，要说是个好去

处。当年，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贬至此时，曾在此结庐躬耕，并写出了闻名世界、流传千古的一词两赋，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气概，不知迷倒了多少英雄好汉！过去，明亮也不止一次地站在博物馆门前，面对浩瀚的长江，在心中默默抒发豪情。可现在，他再也没有那种雅兴了，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祈望雨水赶快停下来，祈望这个时刻令他揪心的博物馆能够平安度过风雨关。

“明局长，看，您的衣服都湿了。”童顾金手里拿着手电筒对着明亮上下照了几下，迅速从腰间的皮带上解下钥匙，打开了博物馆的铁栅院门：“快进屋吧。”

明亮问：“你值班的人呢？”

童顾金说：“刚在路上才打电话，现在应该是起床了。”

正说着，值班人从库房里走了出来，嘴里嘟囔道：“这鬼天气，真叫人提心吊胆！”他的话音未落，院外响起了林松那很有磁性的声音：

“老童，明局到了没有？”

“明局比我来得还早咧！”

林松是播音主持出身，尤善掌控大型文艺活动，在滨江文化艺术界很有影响。即使当文化局副局长了，逢市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还经常出马客串一下主持。他一出场，就会吸引不少的少妇，那些忠诚的“粉丝”也像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一样疯狂地喊着“林松——林松——”有的还高高举起摇晃着的牌子，上面写着：“林松林松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热辣辣的话语连他老婆都嫉妒。文化局的其他几位副局长更是羡慕他的女人缘，有人说，你又不是歌星，怎么有这么多人热捧？林松也说不明白，总是一笑了之。

待林松来到跟前，明亮说，我们先到处看一看，检查一下有哪些危害。林松说，主要是防上、防后。明亮说，左也要防。童顾金马上接着说，左也要防！上防漏，后防山洪，左防溃湖崩岸。这三样都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大家的头顶。

三人巡视一圈，形势相当严峻。博物馆后面的排水沟早已被山上冲下来的泥土填满，混浊的泥水直接顺着后墙排向左边的湖里。室内，除了天上的漏水，还有后墙的渗水，地面已是一片狼藉。

明亮的眉头越拧越紧，他一改过去商量的口吻，对着林松和童顾金果断地说：“赶快通知博物馆全体同志带好工具来疏导排水！”缓一缓，他又跟林松说：“是不是把局里的应急小分队拉出来？”林松说：“我看很有必要！”

电话一一打出，三人稍稍有些轻松。童顾金说：“两位领导辛苦一晚上，现在到我办公室里烧点茶水喝一喝如何？”

明亮说：“不可大意啊！这个时候哪有心思喝水？”

林松说：“现在只有等工具到了才能动手。”

明亮说：“我们应该懂得未雨绸缪。这次又是教训！”

童顾金急着分辩：“工具我们不知买过多少次了，原来我们搞几次劳动后总是丢失，所以这次我们买好后都交给个人管理了。”

明亮刚要说话，忽然，博物馆的电灯刷的一下全部熄灭了，接着传来“哗啦——”一阵水响，声音裂帛一般。三人大惊失色，赶忙朝外奔去。

来到湖边，三人傻眼了。平日里郁郁葱葱挺立于湖岸边的那棵大樟树，已经矮去一大截，细一看，原来它跑到湖里洗澡去了。露在水面上的那些绿色的枝桠还在雨中不停地摇晃着，仿佛在做无力的抗争。再看那岸边的车库和变电房，也有一半不知去向，留下一个大大的豁口，对着烟雾迷蒙的湖水进行着空洞的诉说。

崩岸了。真是怕鬼偏遇鬼。明亮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三人在岸边足足愣了两分钟，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有说话。此时，湖旁已经集聚了陆续赶来的人们，远处依稀还有沓沓的脚步声响起。明亮回过神来，对林松和童顾金说：“赶快把人分成两拨，一拨疏导排水，一拨整固崩岸，千万不能让它再塌了，再塌就威胁到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

林松说：“人手恐怕还是不够，我看把文化中心那边的建筑队也调过来。”

明亮说：“好，叫他们拖两车沙袋过来！”

2

天亮了，雨渐渐小了些。排水沟全部疏通了，垮塌的湖岸也被沙袋砌得整整齐齐。明亮全部检查了一遍，还有些不放心地对童顾金说：“你还得再辛苦一下，带人仔细检查，即使能保证万无一失，也必须有人坚守值班，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我和林局长到市长那儿汇报。”

顿一顿，明亮又说：“千万小心，这可是一失万无啊！”

童顾金有些不忍：“您们还是休息一下再去吧？”

林松说：“就这样或许更能打动市长！”

明亮和林松先向分管文化的副市长作了汇报。副市长是个女同志，姓谢，是从基层优化选拔上来的，是时下比较流行的说法，属“无知少女”那一类型。对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同志的大胆任用，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又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同时也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

谢副市长听完二人的汇报，也吓了一跳。她是管文化的副市长，文化如果出了事，特别是像博物馆这样的大事，她是脱不了干系的。她说：“这事耽误不得，我们得赶快向荣市长汇报！”

三人来到荣市长办公室，荣市长看见明亮那副模样愣了一下，说：“老明，你好像一夜没睡呀！”

谢副市长说：“您真是好眼力，他们就是为这事来向您汇报的！”

荣市长是属于60后的高学历年轻干部，记忆力也好。前不久在文化调研时，明亮不要任何稿子，脱口向他汇报，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条理分明，如数家珍，而且，不多一言，不废一词，事事说到点子上，句句都能吸引人。于是，他对明亮有了较深的印象。事后他还对陪同他调研的市政府秘书长等人说，这个文化局长有文化！所以此刻，荣市长一下子认出他来也在情理之中。

谢副市长对着明亮和林松说，市长很忙，你们抓紧汇报。

明亮于是就把昨夜的情况原原本本向荣市长作了汇报。不过，在有些关键地方，他说得比现实更严重一些，而且，还加了很多肢体语言。果然，荣市长的眉头随着明亮的语气和手势在跳动。他说，你们迅速整个详细报告，过两天在常委会上拿出来研究。明亮说，市长啊，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事再也等不得呀！博物馆新馆建设就靠您啦！荣市长笑了笑，你也别拿高帽子给我戴，不过，这事我和谢市长会努力的。上次看了博物馆我很心酸，回来我就问了前任领导，他说前几年给你们建成了几个项目，而且都是几千万的大家伙，还都是在你明亮手上，市里应该是对得起你啦！明亮说，是的，我们的文化中心和黄梅戏大剧院，不是市里重视就没法建成。说实话，我也不好意思过多麻烦领导，只是文化是个公益事业，只有靠政府靠社会。过去，我们的基础确实太差了，而现在又赶上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机遇，我的脸皮不放厚点怎么办？荣市长说，好啦，市里的经济状况你们应该知道，不过我们正在争取世行贷款，如果这个项目敲定了，我会力争优先上博物馆。明亮说，那太感谢市长了。

刚出市长办公室，明亮的手机就响了，一看号码，是群艺馆的关尚打来的。关尚原是下面县文化馆的馆长，而且在全省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明亮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就知道他的名字。明亮未当局长时，他的前任就曾有意把关尚调到市群艺馆里来，但一直没有跟县里协调好。明亮上任后，听群艺馆馆长老王说了这事，就有些不高兴。怎么，市里想调个人还调不动？老王说，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明亮说，是你们没有下定决心？老王说，我们等米下锅哩，文学创作没有摇旗的，馆办刊物没有扛梁的，就想让他来挑这两副担子。明亮说，那好，我们明天就到县里去。

关尚在明亮的直接关心下，迅速办好了调动手续。本来，他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经过文化局和宣传部的同意就可以调动，但他的调令送到了组织部长手里。因为他是县里的名人，组织部长也不敢懈怠，拿着他的调令去找书记。那天，书记正在会客，组织部长连续跑了三次，才把书记的尚方宝剑拿在手上。书记说，向上输送人才是个好事，打开绿色通道快快放行吧。于是，关

尚当天就拿到了调令。组织部长对他说，为了防止人才外流，县里曾经出台了一个政策，中级以上职称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人，都不能轻易放走，你是书记第一个开了绿灯的。关尚说，还不是您在书记面前做了工作。部长嘿嘿笑了两声：你还算有点良心！

关尚调到群艺馆后，把个刊物办得红红火火，创作也出了更大的成果，明亮越来越觉得这个人选得正确，很想继续重用。适逢这时，当了二十多年馆长被人称作“馆长王”的老王，由于年事已高，就想来个软着陆，提前退到二线，于是，他找明亮提出了要求。明亮心里一喜，正欲说好，但他不知道老王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只得试探说，文化中心建设正迫在眉睫，而且，您还没到退休时间，怎么这会儿就想撂挑子哩！老王说，不是我想撂挑子，我都五十有八了，身体大不如前，很想再干点事，但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哇！再说，我已经替您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明亮神色凝重不置可否地望着他。老王说，就是关尚啊，您亲自选调的人才，难道您不满意？明亮说，是个好苗子，但现在为时尚早，你还得带带，让他彻底站稳脚跟才行。老王说，那我就挂个名头，大小事都交他处理如何？明亮沉思了一会，点点头说，那好吧。老王说，您得到馆里宣布一下。明亮笑了，你是步步玄机呀！顿一顿又说，这事你跟管人事的局长商量，由他提出方案交党组研究，到单位宣布的事也由他去处理。就这样，关尚成了群艺馆事实上的当家人。

明亮接了关尚的电话，还没来得及舒展的眉头又皱紧了。关尚在电话里说，装修方又在催钱了，再不给钱就要停工，希望局里支援一下。以文化中心名义建设的群艺馆，在主体工程完工后，由于资金紧张加上市里主要领导的人事更替，曾经放置过一段时间。新的领导上任后，对产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并要求后期装修由产权单位负责。关尚还没接手前，群艺馆就已经向文化局借了40万。其实，文化局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供外借，但是，市委书记文樵在产权划分后第一次到文化中心检查施工进度，看到到处都是毛坯房，有些不高兴，他拍着明亮的肩膀说，你这是‘新富不知咋受用啊’！我们给你一大碗肥肉，恐怕你还消受不了！文书记的话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明亮的脸还是忽地红了。他知道，市里两代会召开在即，文化中心与会议中心又是一个整体，断了骨头连着筋啦！会议中心划分到市总工会后，全总立即下拨500万，加上市领导也非常重视，找市里一些有头面的企业化缘募到300万，所以，它的装修就很有些档次了。而文化中心这边，年年“跑步进京”跑项目，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区区一二十万小钱。不是文化部不给钱，国家给他也就一碗水，全国那么大地盘，处处要照顾一下，因此，对下面只能洒这么几点小雨。现在，文书记不担心那边了，就怕这边没有搞好，同样影响着会议中心，到时两会代表看着又有话说，不是建言就是提案，书记市长脸上无光。明亮也知道这事紧要，但他是一个有一肚子学问却四个口袋空空的穷局长，有力无处使啊。

文书记转了一圈准备走了，明亮知道这个时候跟书记提要钱的事只会自讨没趣，但是，不跟书记表个态也似乎不妥，于是，赶紧从内心提起一口硬气，说，两代会之前，我们再请文书记来看一看！文书记说，好，希望你们到时候给我一个惊喜！

这样，明亮就像是被逼上墙头的骡子，跑也是个摔不跑也是摔，没有办法只好硬了头皮往前闯。他把文化局财务科长童刚招来，面色严峻地跟他下了死任务，务必在两天之内筹集40万元。童刚伸了一下脖子，准备申辩两句，但一看明亮的神色，赶紧吞了一口痰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明亮想了想有些不忍，又说，真不行的话，把二级单位头儿都招来，每个单位派任务。总之，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两天内必须向我交40万！

40万交给群艺馆时，明亮把群艺馆的班子成员都叫到局长办公室，要他们一个个表态，每年还10万，并立下协议，逐人签字。现在，时间过去不到半年，关尚又找他要钱，叫他如何拿得出来？虽然他知道40万投到文化中心，无异于拿一碗水给牛止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你群艺馆也不能总把眼睛盯在我身上。于是，他好半天没有回答，关尚又催问了一句。明亮有些不满，你们自己也该想点办法，老把难题交给我，还要你们做什么？关尚像是一只被人拿捏住脖子的公鸡，哑着嗓子“嘎嘎”两下再也出不了任何声音。明亮说，工程不能停，办法我们大家想，我现在有要紧事，下午我到文化中心来！

关尚把承接装修任务的两个老板叫到办公室，一脸严肃地说，领导说了，现在肯定是没钱可拿，要么你们停工走人，我们重新找装修队进驻，要么你们一鼓作气把工程搞完，验收合格，我

们按合同付款。两个老板开始还硬气，后来看关尚咬紧牙关铁了心，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露出了一副可怜相：“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垫付资金太多我们承受不了哇！”关尚说，这可怨不得我们，一开始就跟你们说明白了的，我方资金不足，是你们削尖脑袋挤进来，而且，你们答应垫付装修工程款，现在工程到手又跟我们发难。两人看关尚确实榨不出油水，垂头丧气地说，关馆长，多话不说了，要我们退出肯定是不行的，资金我们去借去贷，工程完工后你一定要早点让我们的资金回笼。关尚这才露出笑脸：“放心，你有情我有义！”

明亮来到文化中心时，听关尚说了这事，立马笑了：“我说嘛，你怎么会没有办法？这叫水不急鱼不跳！”

关尚有些不好意思：“我这是狗急跳墙，走投无路了只好赌狠放横！”

明亮说：“有破才有立嘛，不过我们现在得准备疏通资金渠道，免得到时又陷入被动！”

说到资金，明亮颇多感慨。在文化中心工程建设过程中，明亮他们是尝够了跑项目和要资金的苦头的。他们整天像离弦的箭，滋滋地飞奔。从跑立项、办手续、定名称、争资金、搞协调、拉赞助，不止一百几十次地跑遍近50个单位和部门，光是规划局就跑了40余趟，还有土地局和省城也不下20余趟。有时为了及时、快速地取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和批准，领导下乡，他们追着领导踪迹下乡，领导进省城，他们跟着进省城。1998年，长江流域暴雨倾盆，洪峰肆虐，市委、市政府领导全都守在长江干堤上，一守就是一两个月下不了战场，但文化中心基建工作不能停、不能等啊！于是，他们带了报告和几箱矿泉水、方便面，冒着狂风暴雨，直奔大堤，一方面慰问抗洪第一线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一方面找书记市长汇报。市长拿着报告看着矿泉水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你们挖空心思朝前（钱）奔，这个钱不能不给呀！”

也就是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贫穷的文化人，终于创造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辉煌。“争项目、项目到手；争政策、政策到位；争业主、业主到家。”从而使得文化中心建设手续齐备，群艺馆由原来的占地1.53亩，扩大到52.83亩，建筑面积由原600平方米，猛增至16000平方米。这就是包含着千辛万苦的“争取”两个字换来的。作为这项工程的实施者，明亮的感触太深太多了。他把这项工程视作文化的生命工程和前程工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99年春节，兴之所至的他在文化中心基建办公室门口撰写了一副对联：“托万方大厦唤百年盛世除旧岁，擎一面旗帜召滨江老城转新城”，横批：“高瞻”。此时他的心境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瞻文化前景的新境界。

过了一个好年，他带着愉快的心境上了工地。但很快就又被乱麻一般的琐事搅得头昏脑胀。工程一经启动，要钱的问题就火烧眉毛，没办法，明亮只有动员全体文化系统干部职工集资。在工资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了文化中心尽快启动，全体同志纷纷解囊相助，不到一天的工夫，就集资到十多万。刚刚把这边安顿好，那边勘察人员上门了。几个人勘察一个多星期，日晒雨淋，提出收取2万元勘察费，要说也算不得多。但是明亮知道这不是一个流油的工程，政府的投入只有那些，整个工程缺口一二千万，大手大脚花掉的都是纳税人的烂裤带的黄汗钱，于是，他拿出政府关于文化中心筹资政策的红头文件，硬抠着只付了3000元，惹得勘察人员跳起脚来骂了一通走路。到某局拿土地估价测评结果时，某局开价就是8万多，明亮一听这个天文数字就火烧头顶，怒从心底起，半个小时的土地测评费就开出天价，这简直是讹诈！你可以漫天要价，我可以就地还钱，顶多给个零头钱把结果拿走算数。他连争带吵，连花带哄，好说歹说，打了张白纸条把测评结果取出来出门走了。为争取各方给文化中心建设多亮绿灯，迫不得已有时也要搞点“感情投资”。一个春节临近的夜晚，他带着群艺馆的同志怀里揣着工程拨款的申请报告，手里提着一捆“书法大字典”上市政府一位副市长家去拜年。明亮他们心里想：送钱是害人害己的事，坚决不能干，礼物送多了送不起，少了太俗气。时下，有些领导也不在乎物质上的享受，而热衷于业余藏书或字画什么的，以附庸风雅，装潢门面。他们动了半天心思买了套大辞典哼哧哼哧地过了几重门，爬了几层楼，才好不容易进了这位领导的大客厅，恰好碰见满客厅的都是宾朋，坐的坐，站的站，好像都是来“感情投资”的，可是却未见任何人像文化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提着一大捆书上来的。众目睽睽，无可回避，明亮他们只好将书顺势用脚一踢，踢到墙边隐蔽的一角，与大家寒暄。也不知道那位副市长是因为他们当众送礼、伤了他的面子，还是因为送书他根本瞧不上眼，而故意当众提出警示，反正见书就大为恼火：“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拿回去，拿回去！”

但后来又觉不妥，想给明亮留点面子，于是又悄悄跟他说：“你带的兵真不会办事，不会办事就不办嘛。算了吧，你们先拿回去吧！”明亮扎扎实实受了一通奚落。揣在怀里的那份要钱的报告还没拿出口袋又塞了回去，提着那一捆该死的大辞典悻悻地走下楼梯，刚迈出宿舍楼大门，他们一肚子气没处发，就咣当一声狠狠带上了铁门，一向文绉绉的他们，也顾不得斯文了，一字一板骂道：“王八蛋！”

八年了，八年的风雨已经湮灭了多少往事！

明亮一声感叹回到了现实中来。关尚说，明局长，待我们装修到一定程度时，是不是把财政局的领导们请来看一看，叫叫苦，让他们支持一下？

明亮说，好，还要把书记市长也请来。

3

财政局长南西带着教科文科的几位科长来到了文化中心。看到装修已经全部拉开了架式，而且规划比较科学合理，非常高兴，连说不错不错！看着南西正在兴头上，在一旁陪同的文化局财务科长童刚适时插上一句：“这也是关尚胆子大啊！他一分钱没有，也敢拉这大的架势。”南西说：“我就是喜欢做事的，先把事做好，我们会给予支持！”林松对着南西说：“前段时间施工单位拿不到钱要停工，我们连花带哄拖到现在，再不给点恐怕不行了，局长是不是早伸援手啊！”南西笑了笑，指指明亮林松和童刚说：“你们几个真是会要啊，教科文这一块的资金几乎都被你们收入囊中，现在又要到我口袋里掏了！”

明亮也笑了：“只有您口袋里厚实些，不找您找谁呀！”

南西说：“难怪我早晨起来眼皮子跳个不停，原来又是要赍财了，看来我不放水不行了。好，先给你们20万如何？”

得到财政局长的明确表态，明亮松了一口气。20万尽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毕竟可以对付一下那些难缠的装修老板，只要能缓过一口气，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看过之后，明亮就准备把南西他们带到会客室里去休息一下，吃点水果。南西说，不必了，看过就行了。明亮说，哪儿话，我们中午的饭局都安排好了。南西说，你们这么困难，怎么还忍心吃你们啊！明亮说，富人吃肉，穷人喝粥，各有各的活法。我看你们营养过剩了，还真是要在我们这里寡一寡。南西说，说不过明亮，狠不过高强，玩不赢理想，最牛还是老张！明亮说，那我把他们都约来，助你一兴如何？南西顿了一下，还没表态，林松和童刚赶忙帮腔，南局长，再推就不好了，穷人也有一张脸哪。

南西说，那好，中午就让你们眯眯牙。

饭局定在“西湖”，全城最高档的酒店。他们一行刚坐下不久，公安局长高强、税务局长乐理想、计生委主任张鼎常接到电话也纷纷赶来，他们进门都是一个声音：哟，今几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些话，只有他们几个圈内人听得出弦外之音，这是刻薄明亮。明亮过去一般很少主动请客，即使请客也是安排在一些小酒馆里，酒席上很少派烟，喝酒也不超过20元一瓶，不管什么客人，一律都是当地产的普通“楚乡”。他还跟客人津津乐道：这酒好哇，口感好，不上头，这是滨江市的“茅台”。

明亮见几个老友奚落他，也回敬道：“我可比不得你们，一个有枪，想抓谁抓谁；一个有刀，想扎谁扎谁；一个有权，要罚谁罚谁。”几个一齐反驳：你一肚子诗书，一肚子杂粹，想埋汰谁埋汰谁。

明亮说，既然各位不喜欢喝滨江市的“茅台”，那今天就换个口味。

高强、张鼎常一齐喊道：“托南西的福！”

明亮说，喝我楚乡，爱我滨江。我每年要为家乡作点贡献，在座的起码南西和乐理想对我是肯定的！

高强说，你别又把圈子兜回去，靠你产生的那点税收，养只小鸡可能都病病歪歪。

南西说，好了，别打嘴巴官司了，菜已上上来了。

一行人分头落座，十五年的“白云边”摆上了桌面。

南西说，这桌饭，明亮可要心痛好几天。

童刚说，我们明局长节约是节约，但对你们这样的贵客他还是舍得。

酒过三巡。高强说，今天饭好酒好，但有一样不好。

大家都望定他。高强说，你看，一桌子的寡汉子。

张鼎常说，老高想喝花酒。

乐理想说，明亮也是，文化在这方面可是有资源优势的，剧团、艺校随便号几个，就可以让老高眼睛发绿。

明亮说，算了吧，你让我这穷局长再当两年。

南西说，怎么？嫌气氛不好，那我给你们讲个笑话。

一桌子人都说，讲。

南西拉开了话匣子。

话说某市文化局长组织了一次文化扶贫活动，他邀请了公安局长、税务局长、计生委主任三个好友前去捧场。四人走到半路上，一头老黄牛横卧路面，车子开不过去。税务局长的车走在前面，司机下车赶了半天，老黄牛一动不动。税务局长亲自下车对着老牛大声呵斥：“你无端占道，实无道理，再不让开，我可要收你的税了。”老牛不予理会，仍然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税务局长气得干瞪眼，一把拉过计生委主任：“你来试试！”计生委主任拉住牛绳，勒得手心发麻也无济于事。于是发狠道：“再不起来，我割你的卵子，把你扎了，不让你生儿育女！”老牛摆了摆头，依旧在那儿漫不经心地反刍着。这时候公安局长早等得不耐烦了，杀气腾腾地冲上来，对着老牛狠狠几脚：“再不让路，我枪毙了你！”老牛冲他喷了几下响鼻，然后干脆埋下头去打起了瞌睡。一行人正无计可施，文化局长上来了，他说：“你们跟畜生赌狠放横有什么用？”几个连忙回敬道：“那你跟它讲道理试试。”文化局长说：“我当然没有那本事，解铃还得系铃人，把牛主人找来不就得了。”几个回说：“今天我们是去给你抬庄，这事就交给你来解决！”文化局长望望空旷的野外，四周了无一人，也有些无可奈何，只得叹了口气：“牛哇牛，再不让路，下辈子让你来当文化局长！”话音刚落，老牛赶忙从地上弹了起来，乖乖让到路边去了。

南西还没讲完，几个人已经笑得快岔气儿了。

明亮知道南西在笑话他，但他没有反驳。他望着窗外，沉思了半晌，说：“我这个文化局长当得确实没有你们风光，也确实没有你们硬气，但是，说句你们不相信的话，如果现在换我到其他单位，我还真的不想去。”

一行人很是凝重地看着他。

明亮顿了顿，眼里满是深沉和神往：“不是我唱高调，我说的是心里话，可能我这个人有文化情结吧。”

4

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文书记又准备到文化中心看一下。明亮接到通知，赶忙从电影院赶到文化中心。早晨，明亮正在吃早饭，接到分管电影工作的副局长金迅的电话，说电影院经理被职工打了，伤得不轻，恐怕要住院治疗。明亮忙放下碗筷，赶到了电影院。原来是电影院改制之后，职工为生计的事与经理发生口角，两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由争执转到打斗。那职工顺手操起经理室的椅子照着经理兜头砸了下去，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你有钱吃肉喝酒，天天猫儿屁股通红，我们连稀饭都喝不上，不比你打谁？”经理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经理的弟弟听说哥哥被打伤了，带着三四个哥们赶到电影院，要教训那个职工，被金迅及时制止了。明亮到的时候，金迅还在做双方的工作，经理手按着头歪躺在那个破旧的沙发上，有血从指缝间流出来。明亮问，重不重？经理说，头昏。明亮说，那怎么还不到医院？经理说，先把问题搞清楚！明亮有些不悦，说，立即去医院，伤好后再处理问题。经理说，我没钱住院！经理弟弟指着打人的职工说，你送他去医院！那职工头一犟，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明亮刚要说话，他的手机响了，市委办通知，文书记要到文化中心看看。明亮合上手机，对金迅说，你在这里处理一下，先把人

送医院治疗，文书记马上要到文化中心，我得赶过去。随后，他又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此事到此为止，谁再闹下去，严惩不贷！

在明亮心里，文化中心的分量是很重的。这是他任上的最大建设项目，16000平方米，在全省都赫赫有名。尽管因为资金问题建设拖拖拉拉搞了五年，但仍瑕不掩瑜，文化中心建成后，成为全省群众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文化部多位领导先后多次实地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在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明亮饱尝了甜酸苦涩辣人间的各种滋味，亦如母亲十月怀胎，样样滋味在心头。文化中心建成后，明亮也就有了儿子“呱呱”落地的感受。

文书记在明亮等一行的陪同下，很认真地从一楼看到四楼，外部环境，院内环境，各个展厅、活动室、培训室，从设计布局到展览陈列，边看边称赞，不错，不错！特别是“滨江市民间艺术暨民俗文化展”、“滨江市名人展”、“滨江建市十周年成就展”更是让文书记大开眼界。文书记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滨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好，我们要把文化中心建设成为滨江对外开放的窗口，要把文化中心打造成为滨江对外宣传的名片！明亮一指陪同在身边的关尚说，这是群艺馆的关馆长，这些工作都是群艺馆做的。文书记看着关尚的眼光就有些不同寻常了。

文书记的笑容从一楼绽放到四楼。在四楼平台上，俯瞰院内别致的花坛和广场上那绿草如茵的草地，文书记兴致极高，他连说了三个想不到：“想不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变化这么大！想不到群艺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的实事！想不到文化人这么会办事！”明亮适时接过话头：“文书记，为了把事办好，我们是借债赶人情啊！群艺馆现在可是债主盈门。”文书记说：“我知道，事做好了，不能让你们吃亏！这样，我负责给你们搞30万。”顿一顿，文书记又说：“两会期间，你们把代表们接来参观一下，让他们也来分享一下文化建设成果。”明亮连忙应允，我们一定给书记争个好脸面！文书记再次笑了，临走的时候，他转过头来问明亮：“听说，你对文化挺有感情？”明亮说：“您对文化都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可不爱文化吗？”文书记在明亮的肩上连拍了两下：“甘守清贫，不错，不错！”

送走文书记，明亮像喝了二两陈年老酿，他的心情好极了，就连早晨在电影院遇到的不快，此时也一扫而光了。

5

博物馆建设协调会在文化局会议室召开。市政府秘书长带队，一些相关单位都到场了。除了被征土地的村里在土地补偿费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外，其他一切都还顺利。补偿费本是按政策规定落实，不存在扯皮拉筋的问题，但村里说，博物馆意向性圈地已经两年了，导致他们不好规划耕种，现在要求适当补偿。市政府秘书长说，这是小事，你们两家商量个底线，无论如何不能影响博物馆建设大局一盘棋。秘书长私下跟明亮说，此次多亏书记市长态度明朗，才能使博物馆工程在市里财力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上马。他说，此前，在市里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很多人持不同意见，说这些年文化投入过大，现在上马博物馆工程可能导致市里财力吃紧，最好是缓一缓，把它列入下一个五年计划。也有个别人说，一只公鸡，看着漂亮，叫起来好听，可就是不下蛋，对市里的经济建设作不了什么贡献，实际作用不大。分管文化的谢副市长在那里坐立不安，荣市长也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一个城市，没有文化就没有生气，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而博物馆是聚千万年历史文化之大成，可以说它是一个城市的精灵！”荣市长有些激动了：“中国这么多大都市，为什么单单西安能够吸引那么多外国政要？还不是它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年轻的市长顿了一下又说：“西方国家每个城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博物馆，而我们呢，现在有多少同志去看过我们的博物馆？寒心啦，同志们！连生产队里放农具的地方都不如，这是我们滨江的耻辱啊！”

文书记怕年轻的市长有过激言行，适时接过话题：“同志们啦，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我们一定要有前瞻性！应该说，文化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滨江三个文明建设是有贡献的。目前，文化在经济方面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它是社会公益事业，对它，我们是不能等同于其他职权部门的，文化是需要政府扶持和全社会关心的。”文书记还说：“前不久，我听说有一个关于文化局

长和牛的故事，在市面上被当作笑话传播，大家听后不知作何感想？尽管这个事情有些夸张，但我听后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同样都是局长，文化局长所面临的困难却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应该换位思考一下！”

书记、市长的态度这么明朗，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样，博物馆的建设终于再次列上了市里的年度十件大事，而且决定立即上马。

会场还在讨论，博物馆长童顾金抽空从会议室出来。此时，他满面春风，脸上斑斑点点的小麻子也一个个带着喜色，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这些年，他这个馆长当得真是不容易，月月担惊，天天受怕，没有一刻的清闲。博物馆的项目没有上时，他经常受到责问，责问他的有职工有领导也有社会人士。在市里举办的“行风热线”上，他还被人追问得差点下不了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别人可以把气出在他头上，他却不敢把责任推到领导推到市里。他知道，得罪市里得罪领导他的梦想就会破灭。其实，他的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他也就仅仅是想在自己的任期内把新博物馆建起来，免得像人们所说的他这一任没有留下任何印记。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过去，那些压在他胸中的阴霾就要散去了，他仿佛看到了风雨过后的彩虹，他仿佛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现在，他终于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他正兀自高兴，有人在身后拍了他一巴掌：“通古今，你的好日子来了，今天中午你怕要让领导们高兴高兴！”童顾金回头一看，是文化局财务科长童刚，便说：“这还用你提醒，今天我们博物馆要用过年的排场来接待各位领导！我这就是出来打电话叫人去安排，您看是‘滨江’还是‘西湖’？”童刚说：“都不错，你定。”

童顾金被人称作“通古今”，是因为他平时与人开玩笑说到某项事情时，总爱慢吞吞地反问别人：“哎——你有我清楚？我是上下五千年都通晓。”说得多了，人们就干脆把他喊作“通古今”。

童顾金书法功底很深，尤通金石，善治印。市里许多领导和一些知名人士都以收藏有他的书法或印信为荣。明亮是个爱才之人，上任以后就提拔他当了博物馆馆长。级别虽然不高，正科级，但童顾金被人嬉笑了十三年的“妇科病”终于一下子治好了。所以，童顾金还是想尽心尽地做些事情，一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二来也想为明亮争口气，爱个脸，毕竟在副科的位子上煎熬了十三年，他知道明亮的这份信任来之不易。

因为心情极好，明亮一改平日里市直下属单位请客自己从不到场的习惯，第一次参加了博物馆的宴请，而且叫童顾金把关尚也一并请上。明亮知道关尚能喝点酒的，他想多几个人壮壮酒胆，把秘书长们的酒路打开，让他们高兴一下。所以，他一上桌就拉开了架势，与秘书长连干了三杯。虽然杯子不大，但是对于酒量有限，又一口菜没吃的明亮来说还是觉得有一股热流直冲头顶。童顾金见明亮兴致极高，也一下子来了精神，拿起酒杯就要敬秘书长。秘书长说，这样下来我就吃不消了，歇一歇，吃点菜！童顾金赶忙夹了一口菜送进嘴里。童刚说，你“通古今”今天却不通礼性哈！童顾金说，什么不通礼性？这，这——你又没有我清楚！现在流行“领导没来我先、先——来，看看谁坐主席台；领导没讲我——先、先讲，拍拍话筒响不响；领导说话我鼓——鼓掌，带动台下一片响；领导吃饭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领导喝、喝——酒我来挡，誓把生命献给党；领导睡觉我站岗，跟谁睡、睡——觉我不讲！”童顾金说话语速很慢，如果说快了就有点结巴。遇到急处，他的脖子还会像青蛙鸣叫时一样，一鼓一鼓的产生气动。所以这段常人一口气说完的话，在他嘴里就不很顺溜，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段话才更加生动、更加妙趣横生。他的话还没说完，桌上已经笑倒了一大片。很多人不是因为这个段子好笑，而是童顾金的举止令人喷饭。童刚好不容易忍住笑说：“可惜了，你如果去当表演艺术家，赵本山怕也要歇业了。”童顾金说：“我日——五百年才——才有一个。”

正在说笑间，滨江饭店的老板娘来敬酒了。这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保养得非常完好的肤色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虽然不是珠光宝气，但那高挽的发髻和得体的装束仍显得气质高贵，一桌子人眼睛为之一亮。秘书长与老板娘对视片刻，眼睛一眨，朝向明亮。精明的老板娘立即朝明亮走来：“领导，我先敬您一杯！”明亮说：“错了，先敬秘书长！”秘书长说：“人家看中你了，你先来。”老板娘说：“领导，可别让小女子下不了台啊！”明亮还想推让，秘书长说：“今

天你不高兴谁高兴？”随后又冲老板娘说：“今天文化有大喜，大家兴致就靠你。”老板娘又双手举起了酒杯，站在明亮身边，银铃般的嗓子又响了起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跟领导敬杯酒，领导在上我在下，你说几下就几下！”秘书长立马说：“三下！”明亮说：“我哪有那能耐？”秘书长说：“刚才一上来就灌我三杯，现在告饶——晚啦！”明亮少见这样的场合，这么一位漂亮的老板娘站在身边，一桌子人都看着，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于是，他只得转移目标，冲关尚说：“今天博物馆请客，你来做什么？”关尚一愣，有些尴尬，讪讪地说：“是童馆长叫我来的啊？”明亮知道关尚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说：“亏你还是个作家，写东西可以，听话却不行！”关尚这下子明白过来了，连忙说：“明局长，您那弯子也绕得太大了啊！把我给绕进去了。”一桌子人都笑了起来。明亮说：“那你明白了还不行动？”关尚赶忙拿起酒杯去敬秘书长一行。秘书长说：“作家的酒我们肯定要喝的，不过，你总不能让老板娘老站在你身边，你总该懂得怜香惜玉吧？”这一军将得明亮毫无办法，只好心一横，拿起酒杯干了三杯。秘书长说：“明局长，这三杯酒味道如何？”明亮说：“杯杯如火，滴滴入心哪！”秘书长意味深长地一笑：“有潜力！”老板娘会意，上前说：“那我们再加深一下印象！”明亮说：“再、再来三杯。”

童刚说：“明局长醉了！”

6

全省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在风景秀丽的文穴县举办。虽然承办权交给了县里，但很多涉外事务还得明亮亲自出面。请领导请专家请新闻媒体请外省剧团友情演出，还有活动期间的日程安排，演出场地的安全问题等等一应事情。黄梅戏艺术节是明亮当局长时亲自发起的一项重大文化活动。滨江虽然是黄梅戏的发源地，但后来黄梅戏却是在邻省安徽得到了发展，并唱红大江南北。省领导多次指示要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所以，明亮向省里提出以省里名义举办黄梅戏节会，立即得到了省里的支持。黄梅戏艺术节每两年一届，一届比一届办得好。通过这种节会形式的交流，使黄梅戏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省黄梅戏剧院落户滨江，而且他从安徽挑选来的两个青年演员，通过这些年的培养，一个成为中国黄梅戏的五大花旦之一，一个成为中国当红小生。现在，滨江每个县都有正规编制的黄梅戏剧团，还有不少乡镇也有黄梅戏艺术团体。一时间，滨江开口就是黄梅调，黄梅戏艺术深入千家万户。

明亮对滨江的黄梅戏事业是倾注了心血的，省院和地方剧团的建设，他总要亲自过问，有什么排解不了的难题，他亲自出面解决。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省里认为滨江可能竞争不过安徽，决定不予上报。明亮听说后，先是安排分管群众文化的副局长和群艺馆长到省里去争取，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自己又亲自到省里去做工作，说动了领导，感动了专家，省里同意到国家争取。但明亮还不放心，又跑到北京，到部里做工作。部长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召集专家评委专门听他汇报，在他的努力下，黄梅戏被列为国家保护项目，滨江与安徽共享保护成果。

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的操办，文穴县的确是尽心尽力的了，各项工作的准备让人挑不出什么瑕疵。一向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明亮，越看越是脸放红光。尤其是在筹备艺术节期间，文穴的文化局长龙庭提出同时搞个全市“民间艺术展演”活动，明亮认为这是配合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一个好的金点子，既壮大了艺术节的声势，又紧扣当前的重心工作。而且，文穴还筹备有一系列其他文化活动，威风锣鼓闹长街，民间剧团打擂台。使得本届艺术节由过去的一个多星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左右，而且还不冷场，自始至终安排得热热闹闹。演出的主场地也花100多万装修一新，市中心供那些自告奋勇来参加擂台赛的民间艺术团体演出的舞台也布置得气势恢弘。过去，他对龙庭印象不算很好，认为他虽然是个抓经济的好手，但重商轻文，算不得一个好文化局长。龙庭刚从乡镇党委书记调上来当文化局长时，一门心思抓经济抓发展，在文化系统办了许多企业，还把文化馆整体出租了，明亮大为光火，多次在不同场合点名批评，总是弄得龙庭灰头土脸的。龙庭争办这届艺术节时，明亮犹豫了很久，直到龙庭把县里的书记县长带到明亮跟前立下了军令状，明亮才算放下心来。但这次，龙庭的动作确实让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龙

庭还是个善于策划和经营大型活动的角儿。于是，他看龙庭的眼光就自然变得亲切多了。

艺术节的举办相当成功，集中发挥了过去历届的特点和长处。省里市里领导给予高度评价，中央、省里市里的各级媒体也都大篇幅或在黄金时段宣传报道。尤其是民间艺术展演活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央电视台专门采访了明亮和分管文化的谢副市长，并就滨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了电视专题，到第二批国家公布的名录为止，滨江共有9项国家级保护项目，这些项目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推介，进入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心中。其中，有一项绣花鞋垫项目，以其绚丽的花色，多彩的图案，精巧的手工为人们所称道。滨江一位基层支部书记、女强人、全国人大代表王银初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代表基层群众向温家宝总理敬献了一双绣花鞋垫，总理非常高兴并连声称赞。这个画面通过电视传达到世界各地，滨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再次名声大噪。

看着明亮高兴，龙庭乘机提出要请明亮到文穴“煮茗轩”茶楼喝茶，明亮说，好！活动搞得很成功，今天轻松一下也行。一行人来到“煮茗轩”，明亮往沙发上一仰，想彻底放松一下半个月来的紧张的心情。这时候，送茶的服务员进来了，服务员递茶给明亮的时候，发出一声惊叹：哎呀！您真像毛主席哟！

明亮一听，精神大爽。毛主席在他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他这一生最崇拜的人就是毛主席，他认为毛主席是个全才，简直不是人，而是一个神！毛主席对他的影响已经进入到了他的精神深处，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言行举止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着影视和书本上的毛主席的影响，但是这么多年还没有谁说他像毛主席，现在，这个小姑娘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一下子与这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亲近起来。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龙庭和其他人几乎插不上话，只有明亮和小姑娘的侃侃而谈，内容无所不及。明亮博览群书，问题也比较刁钻，但小姑娘大多都能对答自如，偶有答不上来的，她都能想办法巧妙地绕过去。而且，小姑娘与明亮的交谈中，不时迸出思想火花，很多话还含有哲理。她说：“真诚并不意味着指责别人的缺点，但绝不恭维别人的缺点！”“从自己过失中吸取教训是聪明，从别人过失中吸取教训是智慧。”“生活好比一朵玫瑰，每一个花瓣代表一种幻想；生活也像一把锤子，把你的许多理想一个个击碎！”她还说：“爱情需要勇气，友情需要义气，亲情需要和气，事业需要运气。”尽管有些观点明亮并不全部赞同，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她的好感，他觉得这个小姑娘有思想，所以，明亮的兴趣越来越浓，直至离开时，他还意犹未尽。

明亮平时深入基层时，有时太疲乏了，也会接受邀请去喝喝茶烫烫脚，但那些从事服务的女孩子们要么不开口，要么就是一口的浑话。有一次，明亮被主人带去洗脚，为他洗脚的女孩在他面前卖弄起来，说当今女性新标准是：“撒过泼，出过轨，勾引领导下过水。装过神，弄过鬼，跟人老公亲过嘴。傍过款，出过洋，带着网友开过房。翻过窗，跳过墙，一夜睡过三张床。”明亮当时就皱起了眉头。但那女孩并不罢休，接着又说：“男人是牛，女人是地。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牛越耕越瘦，地越耕越熟。”明亮不知道这些小小年纪的女孩怎么会这么开放，过去，这是连农村嫂子都说不出口的话，她们怎么张口就来？明亮怕她继续说出更多出格的话来，只好从盆里拔出双脚，草草擦了几下，逃也似的离开了，身后却传来了女孩子放荡的笑声。

可是，今天这个小姑娘却让他大开眼界！

明亮感叹地对龙庭他们说，还真没想到，茶楼里也有这么好素质的姑娘！龙庭说，这些服务员大多都是高中毕业生，还有大学毕业的，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在这些地方锻炼一下。明亮听了，心里很有些怅然。自己属下虽然单位众多，员工不少，但像这个茶楼小姑娘一样能够与自己谈吐自如的又有几人呢？

吃过午饭，明亮他们准备回市里。龙庭再三挽留，说，既来之则安之，文穴的好山好水难道不看看？明亮说，出来时间太长了，家里好多事要处理。童刚看出龙庭想借这次机会彻底改变明亮过去对他的看法，就鼓动明亮说，这些天都忙于节会，你们两个没有好好地单独相处，上午，‘毛主席情结’又让您冷落了龙局长，下午就给个机会龙局长吧？

明亮心知肚明。便对龙庭说，功是功，过是过，这次的活动很出色，我心里有一本账。再说，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文化人抓经济也不是坏事，只是千万不能丢主业。你放心，我是不翻旧账的，像你现在这样抓文化的经验，我还要在全市推广。

龙庭说，我是真心想让您看看文穴的自然风光啊！我们的龙潭河谷最近被开发出来了，有“华中第一谷”之称，不看那就太可惜了啊！

明亮向来有好山乐水的习惯，所以一听龙庭说有这么个好去处，眼睛立即放亮了，但他还是望了童刚半天，然后说：“那，就听你们安排！哦，把关尚也叫上”。

7

龙潭河谷位于文穴的最北端，地处海拔近2000米的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东南面，因其山高、峰险、谷秀而闻名，被人称之为“华中第一谷”。

明亮一行由谷底向上，沿着河谷旁的小道蜿蜒前行。此时，已是深秋季节，加上谷底寒气袭人，开始时，大家感觉汗毛倒竖，但走了一段后，崎岖的山路却令他们热汗涔涔。V字形的河谷两岸，红叶点染山色，青翠、碧绿、枯黄杂陈其间，恰似一幅幅醉人的图画。谷中，溪水像是有灵性的生命物体，向人们含情致意，时而飞瀑流响，时而潭声彻越。更有那百丈摩崖还未褪去亦或是过早展现冬之本色，由崖上方草淀里渗透出来的水滴慢慢结成冰凌，把百丈摩崖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撼人心魄。明亮彻底被这河谷风光迷住了！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沉思。兴奋时，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为每一处触动他的地方作注释。沉思时，凝神敛气，不发一言，万般景致静静汇入心中。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沉。童刚说：“看这架势，局长又有成竹在胸，大作即将问世了！”明亮说：“算是让你说着了，这次真的很有感触，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

关尚说：“明局长的文章真是写得好，又有意境又有思想——”不等关尚说完，明亮就打断了他的话：“你个作家向来不入俗流，怎么今天也说假话！”关尚脸红了一下，反驳道，我从来不说假话，不光我这么认为，很多人都是这么评价的。关尚确实说的是心里话，明亮在当文化局长前，当过乡镇党委书记，组织上看他能说会写，工作又踏实，就把他调到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工作。几年下来，不光是滴溜溜的口才练得更加炉火纯青，思想意境、理论水平也达到常人所不能比拟的地步。他的讲话鲜活灵动有说服力有煽动性，更重要的是思想鲜明，如果整理出来，不加修饰即是一篇好文章！写作方面，他更是一位好手，他从来不用别人捉刀，洋洋洒洒几千言上万字一挥而就。但他又是一位是非分明、个性鲜明的人，君子坦荡荡，不求曲中直。他的文章他的讲话往往直抒胸臆，工作当中有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事就会流于口头或诉诸笔端，这样一来，往往得罪不少人。别人提醒时，他总是一笑了之：君子不计，小人不意也！

有一次，一个县里把国家下拨的乡镇文化站建设资金挪作他用了，导致文化站迟迟建不起来。明亮知道了，大为光火，在督办几次无效的情况下，他借全市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机会把此事抖了出来。说，国家给的专款专用项目，哪个有这么大的胆子挪用。搞得那个县里的县长坐立不安。后来那个县长跟别人说，这个明亮真是一点面子都不讲，我今后见他要绕着走。明亮听说后笑了，不下猛药治不了顽疾，只要把我们的事办好了，你一生不见我也行。

一行人气喘嘘嘘爬上一块虎形石，坐在阴凉的石上歇息。明亮说：“作家，我这篇文章题目就叫‘龙潭河谷冬韵’怎么样？”

关尚说：“好哇！好就好在‘冬’字上，不是冬天胜似冬天。”

看着明亮还没有离开的意思，童刚说，局长肚子满了，我们肚子空了，我看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大家一齐望着明亮。

明亮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说：“不早了，好，回！”

一行人从谷底顺着镶嵌在山脊上的石阶向上爬。山路虽然陡峭，但大家兴致还高，所以并不觉得很累。关尚猛一抬头，发现金色阳光下，石阶如龙直入青云，快接近山顶时，见有一供人们歇息的平台，颇似龙头，上有虬劲龙松两棵，相互映衬，乍一看就像巨龙回首，就感叹了一声：“看啊，这条路多像龙腾青云啊！”

走在前面的明亮正手扶石阶右边的原木扶手向上攀爬，听了关尚的话，停下了脚步，回过头

来，说：“那我们岂不成了‘攀龙附凤’之人了？”

关尚愣了一下，旋即回道：“我们正在征服它，应该说我们是‘降龙人’也！”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再向上爬行一段时，一树兀地从一旁的山崖上伸出，横亘道中，行人都得低头弯腰才能走过，明亮指着树上的三个大字问道，此树何谓“屈君树？”

龙庭站在树前沉思。

童刚抓了抓头皮说，好像没有听说这个树种啊。

关尚很认真地看了一会，说，这个，怕是‘功夫在诗外’吧？但，但它到底是有什么寓意咧？

明亮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还是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只好都把眼睛望定明亮。

明亮说，你看你们这些人，平时都挺聪明的，怎么这会儿糊涂了？你们每个人要想从它面前经过，不都要低头弯腰么？

关尚嘴里念叨道：屈君，屈君！忽然一拍脑袋：哦，委屈您哪！这意思不错！顿一顿又说，还有一个叫法也贴切。

明亮望着关尚问，还有什么更好的叫法？

关尚说，天子弯腰！

明亮说，倒是突出了树的尊严，但有点生硬和直白，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还是委婉一些为好！

这时，童刚用手抚摩着肚皮，说，关于这些方面的讨论我看是不是告一段落了？我们现在应该解决现实问题。

龙庭举起手在半空划了一个圆弧，说，我赞成。

关尚把挽在手上的衣服往肩上一甩：到我家乡了，听我安排如何？

童刚问：“你有么事好安排？”

关尚说：“下山就是天堂镇，镇财政所所长是我的朋友，到他那里去吃‘农家乐’如何？”

龙庭摆了摆手：“我们文化人去吃财政饭，不妥！还是吃自己的塌实些，走，到文化站去！”

明亮看了看天上的日头，说：“不早了，都不要去打搅人家。再说，我们又不是因工作关系而来，还是少麻烦别人，自己找个小餐馆随便吃点就行。”

童刚说，那行，听领导的！

一行人来到了天堂镇上大别山宾馆。说是大别山宾馆，其实不过是个两层楼几间房的小馆子，一楼就餐，二楼住宿，不过还算干净。明亮一看赏心悦目，说，就是这家了。

清一色的农家土菜，点了七八道，也才百把块钱。明亮说：“看来，这儿还是一块净土！”

关尚说：“当然，山里人本性嘛！未出土时即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明亮笑了一下，未置可否。童刚却说，你这是大山顶上坐轿子。关尚急忙争辩，我一点也没有‘高抬’，山里人确实少了许多市侩气息。

菜上来了，琳琅满目的一桌子。不仅道道实足，还有城里不多见的山菜和野味。明亮一扫桌面，兴致又往上高涨了许多，说，酒呢？童刚说，我看您平时不好这口！明亮说，今天不同，今几个高兴，喝一点！童刚就问老板有什么好酒。明亮说，不要什么牌子，就喝当地生产的土酒。老板说，看你们一行不俗，我这里有上好纯谷酒，用药物浸泡，大补，给你们最优惠价格如何？明亮说，好。

菜合口酒对兴，不知不觉干掉了一斤。明亮脸色微红，眼睛放光，好像进入了兴奋状态。他的手掌半搭在桌沿，轻轻弹击了几下说，过去喝酒总是被动的，一上桌就畏三分，对上恐对不住领导，对下怕得罪群众，所以喝酒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龙庭说，今天您高兴，我们就痛痛快快喝几杯！关尚举起酒杯，说，为即将横空出世的《龙潭河谷冬韵》干杯！干！几个声音同时响了起来。

酒酣话也多。由地道的农家菜说到城市的大棚菜，引起了大家对原生态绿色食品的眷恋。童刚说，前不久流行一则短信：说现在是‘大棚把季节搞乱，小姐把辈分搞乱，保姆把家庭搞乱，人类把地球搞乱。’大家一阵嗟叹！明亮说还是乡村生活恬静，乡村人们淳朴，真想将来退休之

后选一处好的乡村做栋房子颐养天年。童刚说，龙局可能是真心的，您在乡下做房子最想解决的可能是要个大大的书房！明亮说，到那时农家书屋可能也不亚于图书馆了。关尚说，关键是您读的书不在那个层次上。再说，您不是一直想建“思齐斋”吗？明亮看了关尚一眼，然后陷入了沉思。明亮爱书，这是滨江有点头面的人物都知道的事，他看到好书就像看到了宝贝，不吃不穿也要把书买下。有一次，细心的关尚老婆看到明亮的皮鞋前端脱线开裂，很是惊讶，回来跟关尚感叹半天，还跟关尚说，要不，我们给明局长买双新鞋？关尚说，这你就不懂了，你如果给他书他会收下，你要是送鞋那不讨骂才怪哩。明亮爱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收藏滨江人写或者写滨江的书。这些年，滨江也掀起了出书热。文书记曾经感叹也不无调侃地说，滨江有文化的人真多哇，走在大街上随便碰上一人他就会送你一本书。可想而知明亮的收藏是何其丰富！明亮的书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放不下了，他就将已经看过的清理出来，寄存在群艺馆的资料室里，他的书比群艺馆的书还多，有时候也给群艺馆撑了台面。关尚跟明亮说，您看，您随便放点我们这里，就把我们的资料室升了几个档次。您家里那更是了不得哟，是正而八百的书香门第哩！明亮说，斗室而已，将来若有机会倒是想建一个大大的书室，名曰“思齐斋”。思齐斋一语双关，其一，取“见贤思齐”之意，其二，明亮母亲姓齐，一生对明亮影响最大，故有思念母亲之意。所以，关尚他们知道明亮最大的心愿就是建“思齐斋”，而且要把地点选在比较清静的乡下。龙庭说，乡下虽然清静，但也有不方便之处，有人形容为‘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明亮一笑，歪理！你看现在的乡村多么迷人，简直是人间天堂啊！关尚说，现在的短信啊，简直让我们这些搞创作的难以混饭了！童刚说，还别说，这些家伙还真有些歪才哈，有些说法虽然以偏概全，但也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在里面，还是难得啊。明亮两眼一轮，抬头望着天花板，忽然问：你们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是什么？

几个面面相觑，半天找不到正确答案。明亮说，有点难为你们。这两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入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金钱装入自己的口袋！童刚笑了，明局啊，我们再跟您跑几天，可能都成哲学家了！

明亮一回到市里，就被一大摊琐事缠住。首先是事业单位改革，从省里到市里都有要求，势在必行。再就是艺术学校退休老同志集体来到他的办公室，反映他们的待遇问题。还有文化市场管理过于严格，文化市场稽查大队队长在执法过程中被人打伤，并引起黑社会报复，事情越闹越大。明亮知道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事情，马虎不得。于是，决定召开局党组会议，统一思想认识。会上，明亮先叫三位分管局长汇报具体情况，提供党组商议决策。

分管人事的副局长石维先说，事业单位改革是大势所趋。此前，各单位都到省里学习借鉴了经验，群艺馆、图书馆、艺校、黄梅戏剧院的方案已经出台了，博物馆因为新馆建设耽误了一下，但方案也在酝酿之中。‘三电’这次全部转为企业，方案好搞但恐怕也是难度最大。明亮听到这里，抬起头望着他。石维先接着说，关键是‘三电’思想上有抵触情绪。

明亮嗯了一声，把头转向分管艺术的副局长古月。古月说，艺校自从计划经济转轨以来，招生情况大不如前，过去一千多学生，现在只有三百多在校生，那么一大摊子要正常运转，总是入不敷出，加上财政又是差额拨款，教职员工的工资不能足额发放，60%不到，而现在‘三馆’都是全额工资，比较起来，老同志有意见也是在所难免的。

明亮又嗯了一声，说，金局长，说说你分管的情况。分管市场的副局长金迅推了推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说，这个事儿我们执法一点没错，我们曾经三番五次严正声明，不准接纳未成年人进网吧，但‘神游网吧’就是不听。接纳未成年人进网吧的事，家长们反应太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呼声，不从严整治，我们难以交代。打蛇打七寸。那天晚上，我们在突击检查时发现‘神游网吧’仍然有未成年人，所以，下决心断了‘神游’的线，他们的人一哄而上，把我们的人打了，现在我们准备吊销他的执照，他们就动用黑道人物来威胁。

明亮说，听了三位分管局长的汇报，其他同志有什么意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通后，都把目光投向了明亮。这也是明亮当局长后不知不觉形成的惯例，先是大家民主，然后再由明亮集中，明亮讲完后再集体表决，形成决议。很多时候，明亮的意见就是决议，只有极少时候，才会出现不同意见。

明亮说，刚才大家都谈了很好的意见，我现在归纳带发挥一下。一，事业单位改革问题，我们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好，还要抢在市里其他单位的前面。文化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是强项，我们就带个头给市领导们看看。改革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事业单位人员实行全员聘用制，党政一把手由各单位民主推荐然后由局里选聘，这个时间定在20天到一个月间进行，此前，各单位完成人员身份置换问题。局里定下二级单位主要领导后，再由他们聘任副职和中层干部。二是“三电”改制问题，我们要尽力做好安抚工作，此前一定要解决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我想如果这个事办好了，他们也许就不会有抵触情绪了。我还听说，“三电”可能要整体划转到广电部门，此前我们必须把一切工作做好，不要到时候让兄弟单位说我们交他个烂摊子，更不要让我们的同志到别人单位受欺负。三是各单位的改革方案，由政工科和分管人事的领导负责，报人事局审定。我们争取在一个月最多一个半月之内完成事业单位改革任务。艺校老同志的问题，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光解决老同志的问题还不行，要立足长远，从源头抓起。我们要发动各县市文化系统的同志为艺校招生，扩大生源。我认为艺校也可以把这些老同志的艺术资源优势利用好，完全可以办社会艺术培训班。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想在子女的艺术教育上投资，这一块有潜力可挖。这件事办好了，既可以为学校增加收入，又可以提高老同志的生活待遇，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关于网吧治理的问题，我们联合公安、工商组织一次执法大检查，必要的话请人大、政协派员参与，对违规违法的网吧进行清理、整顿。在从严执法的同时，也要注意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尽量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这一次引起的纠纷，要妥善处置，对内安抚，对外调解。我们低调一点，人性化一些，并不是怕他们，我们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但把工作做细一些总不是坏事，我们有理有节了，他们再来闹事，那就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金迅说，那，到底吊不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明亮顿了顿说，这事冷处理一段时间如何？到时候看看他们的态度再作决定。但无论怎么说，他们打人是必须道歉的！

大家都说，那就这样！

刚刚从会议室出来，分管文化的副书记带着秘书迎面走来。副书记是半年前从省城下派来的，据说很有点来头，曾是省里某个重要领导的秘书，把他下派到滨江，是为了历练历练。明亮与副书记已经有过几面之交了。一是副书记到任依照惯例到分管的单位走一走，摸摸情况调调研。二是为博物馆的事，明亮专题到他的办公室汇报过。三是前不久的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上，副书记也在文穴呆了几天。所以，一见面相互打过招呼，明亮就直接把副书记引到自己的办公室。明亮的办公室布置得很有文化情调，进门正面墙上正中是一幅国画牡丹，两边分别挂着书法条幅，都是滨江市书画界顶级高手的作品。右边，是整整一面墙的书柜，书柜正中镶嵌着四尺见方的滨江市的民间剪纸艺术，另一面墙上挂着明亮总结出来的42字箴言：忍养安、乐养寿、爱养福、善养运、佛养心、道养行、学养德、诚养誉、礼养谊、正养胆、勤养财、动养身、天养地、古养今。字是博物馆童顾金的隶书，但14个养字又各有特色，富有变化，几乎用尽了童顾金的所有书体，补白处盖上了童顾金各式各样的朱文和白文的图章。此幅书法从内容到表现方式都很有价值，童顾金也到处吹嘘，这是他近年来最得意的一幅作品。一个宽大的写字台摆在屋子中间，面对一排全敞开式玻璃窗。很多人一进明亮办公室就会情不自禁发出感叹，副书记也不例外。副书记说，不愧是文化局长啊，你这一屋子都是文化！明亮说，让书记见笑了。副书记又说，你的办公室可比我的气派多了！这一说，让明亮心里格登了一下。明亮说，我这是办公室兼小会议室，局里的一般小会就在我这里开。副书记说，那好，一室多用！

寒暄到一定程度，明亮问，书记亲临，一定有要事吧？副书记秘书说，书记的车子是前几任坐过的，很旧了，现在想换台新车。明亮一听这话，嘴角咧开一道小缝，“嗤”的一声吸进一股冷气。他知道，这不会是个小数目，三两万块钱副书记是不会亲自出面的，这回这个冤大头怕是要当定了。

副书记一看明亮那瞬间表现出来的痛苦表情，知道在他这里榨不出多少油水，马上说，你要是有困难就算了。

明亮说，书记从来没有找过我，论理我是要倾尽全力帮一下的，只是，文化局是个穷单位，二级单位张口望着的又多，杯水车薪，缺口太大，恐怕不能令书记满意呀！

秘书说，你能挤出多少？

明亮说，我想凑两万如何？

副书记站起身说，那行。然后向明亮告辞，带着秘书走了。明亮刻意留了一阵，副书记执意要走，明亮知道，副书记怕是再也不会找他了。

果然，从那以后，直到副书记坐上了二十多万的皇冠新车，也没有任何人找明亮提过那两万块钱。

明亮的朋友们听说这事，纷纷指责他，你猪脑哇！人家主动巴结还来不及哩，你倒好，领导求上门了，你还拒之门外，文化局是您私人的！

后来明亮才知道，广电、卫生、教育三家就把副书记的车换成新的了。

8

市里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到处又在疯传要调整干部。有人跟明亮说，以你的能力，加上文书记对你的赏识，你只要活动一下，这回一定能够调个好位子。明亮望着那人，半晌不作声，然后反问道，你觉得文化哪点不好呢？那人“嘁”了一声，我是为你好，你老是守着这个穷窝干什么呢？人家书记找你要几万块钱都拿不出，你待在这里有多大出息？那人是明亮的朋友，说话也就没有顾忌。明亮说，你知道南橘北枳的故事吗？那人不置可否地望着他。明亮说，同样的品种在不同的地方受不同的气候条件影响就会产生变异。那人说，你到哪个地方不适合呢？明亮说，可最适合我的地方还是文化哇！我对文化有感情，你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干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那人说，好好好，我说不过你，我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行了吧？

在全市政协会上，明亮被指定作为代表发言。思来想去，他觉得当前业余文艺创作的现状不容乐观，跟六七十年代比下滑严重，他决定在大会上讲一下，以期引起领导和社会重视。

明亮从业余文艺创作活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影响入手，层层深入，剥茧抽丝一般，把大家牢牢吸引住。他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如火如荼，可谓空前繁荣。一曲民歌、一段快板，就可以鼓动人心；一首诗、一篇小说，就可以推出一个人才；一部小戏、一个小品，就可以演遍城乡角角落落。每到大型工程上马，大型活动开展，更是少不了业余文艺创作，它们寓教于乐的文艺表演形式，比起那些空洞的政治说教所起到的作用不知强出多少倍。

政协委员很多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而且大多都是有点文化素养的社会名人，明亮上述话一说完，立即招来满堂掌声。

看见引起了明显的效果，明亮语调进一步上扬了。他说，文艺作品的功效，大到可以改变世界，小到可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像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就动摇了外有强国支持，内有铁腕统治的国民党政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出《神奇的九寨》后，使交通闭塞、地处偏僻的九寨沟成为世界旅游胜地；西部歌王王洛宾的《达板城的姑娘》，让一个地图上连一个小点也没标的边疆小镇一夜成为国人家喻户晓的地方！

掌声雷动。

但是。明亮话锋一转。业余文艺创作，这个曾经是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严重下滑的势头。明亮是个演讲天才，他很会控制会场气氛。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语调也低沉下来。他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十个年轻人当中，最低也有六七位是文学青年，而且这些青年人都以自己能成为文学青年、能成为作家而引以为荣，这个比例还可以延伸到中老年人当中，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老中青的比例结构中，十有四五都爱读书、爱写作，以全省公认的以出作家闻名的文穴县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县总人口不足35万人，喜爱写写画画，被人们公认为有“文化”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而被县文化馆和各乡镇文化站作为重点作者记录在档的竟达3000多人，由此，文穴先后出了三位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和30几位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浠田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记录在档的业余作者也多达几千人，该县的四大农民作家闻名全国，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滨江的业余创作队伍十分庞大，鼎盛时期竟多达2万多人，而且这些业余作者的比例结构以回乡知青和待业青年居多，他们在劳

动之余，以业余文艺创作为乐，创作的文艺作品一是交由报刊发表，二是在地方节庆活动中演唱，三是油印成小册子民间广为传诵。不管是哪一种形式，他们都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被周围的人们冠以“文化人”的称谓。所以在当时，业余文艺创作成了一种时尚。当今，许多身居要职的领导同志，很大一部分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或是较有名气的作家，是文艺创作成就了他们的事业。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曾经盛极一时的业余文艺创作现象风光不再。从事业余文艺创作的人员队伍锐减，青年人中十有六七不谈文学，他们认为现在的文艺创作既不能体现风光，又不能改变生存状况，因而耻之为伍。现在，滨江市登记在册的市级重点业余文艺创作骨干仅为300人左右，业余文艺创作队伍人数已不足2000人，相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下降了十分之九，而且人员结构比例偏重老化，大多是中老年文艺创作爱好者，年轻一代所占比例较小，从目前情况看，全市35岁以下的重点作者不足300人，所占比例不足15%，长此以往，业余文艺创作将会出现青黄不接和严重断层现象，其后果不容忽视。

接着，明亮又深入地分析了下滑的原因，诚恳地提出了解决办法，事事切中要害，句句鞭辟入里，言简意赅，头头是道。明亮讲完，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写提案的时候，很多委员都把要求重视业余文艺创作当作重要提案来写，政协提案委员会也把这项提案作为重点提交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领导那天列席会议也听了明亮的精彩发言，印象颇深。所以，市里迅速出台了新的文化经济政策，每年新增预算50万，专门用于扶持业余文艺创作新人，奖励优秀文艺作品，还要求滨江所辖各县市对应出台政策，大力促进和繁荣滨江的业余文艺创作事业。

9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其他单位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是乡镇文化站却出了问题。滨江所在的省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里抓这项工作时，对乡镇文化站的转制，不听取文化部门的意见，却只听乡镇一面之词，把文化站也当作乡镇小五站一并处理，成立综合经营部，文化站干部一夜之间成为社会自由人。这对于曾经为基层群众文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文化站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他们先是找当地县市的文化部门，文化部门领导带着他们去找县委县政府，但县里表示无能为力，说是省里定的方针政策，他们不可能改变。接着，他们又找到市里。那段时间，明亮的办公室简直成了文化站干部之家。由于这次改革是要把文化站管理权下放到乡镇，今后除职能归口文化外，其他都属乡镇管理。明亮对乡镇文化站的这种改革模式，一开始就有想法，但改革前，省里也没有征求文化部门的意见，但他凭着一个文化人的良心三上省厅反映情况，省厅领导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明亮断言，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果不其然让他言中了。文化站人都在相互串联，如果市里省里不解决问题，他们就要集体到北京上访！现在，大家找上门来，他就有充足的理由过问了。他再次找到省厅领导，省厅领导说，全省都在强烈反映这事，部里都知道了。部里也不赞同这种改革方案，他们正在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协调，争取出台大政策来影响地方小政策。现在我们正在汇总情况，准备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明亮说，可是省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全部改革就绪，只怕中央政策出台时对我们而言为时已晚啊！厅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放心，你急我们急，部里比我们更急！据说部里已经跟全国人大汇报了，人大马上有领导来调研，省里的政策肯定要暂缓执行。明亮笑了，到时候不要打我的板子，我可是代民请命啊！厅领导说，你倒好说，我们是脱不了干系的，省里肯定要把账记在我们头上。

省里回来的路上，清一色的高速好路，司机把车开得飞快。明亮觉得有些累了，就闭目养起神来。也许是心一静，对车内车外的一切声响更加敏感，迷蒙中，明亮隐隐觉得除了窗外的风声，还有一种轻微的略带规律但不正常的金属咔嚓声。明亮睁开眼对司机小余说，车子好像有问题！小余放慢了车速，仔细听了一会，说，没有哇？明亮又合上眼睛，说，还是小心一点！

刚刚下了高速，还没有进入滨江市区，在过收费站时，连续两道减速板下来，车子“咔”的一声，车头猛的一闪。小余感觉不对，连忙刹车，这时右前轮已经歪出车外。下车一看，几个螺

丝齐暂暂地断为两截，只有一个还连着轮胎。司机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呆立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明亮说，今天我们捡了一条命啊，要是还在高速上，就是有十条命也完了！

像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是比较少见的。尽管明亮也没有再说什么，但司机小余还是感觉到了巨大压力，因为坐车人明亮感觉到了车子异常现象，他一个开车人竟然没有发觉，再怎么说，这技术还是不能让人放心哪。

明亮见小余还在惊惶之中，就说，打个电话叫修理厂来辆拖车把车拖走，我们再打个回去。

小余说，要不，叫局里另外派个车来接您。

明亮说，算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

小余知道，明亮这是在给他留着面子，要不，传扬出去，他得好长时间在局里抬不起头来。

10

噼啪——惊天动地一个炸雷，犹如天塌地陷，明亮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这雷响得邪乎，肯定是击中了什么。一进入夏季，滨江的上空经常被老天爷甩响蛇型电鞭。明亮记得，他小时候在乡下很少听过这样的雷声。有一年，村里一位40多岁的汉子在田里犁田时被雷打死，汉子倒在田里，牛还拖着犁走了一圈。周围的人把汉子抬起来，发现他的头上烧焦了大拇指那么大一块，脚底被击穿了小拇指那么大一个洞，但那雷声也没有这么响的。滨江似乎是雷击区，强电霹雷总喜欢眷顾，一年总有那么几次打得惊心动魄，打得令人胆战心惊。不过，大多是打得电路跳闸，亦或是烧坏些电视机等电器设备，很少有打中人的。乡下的说法是，被雷打的人是做了天理不容的坏事，通过雷劈来显示上天的惩罚。明亮对这些并不全信，但他骨子里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的羁绊，觉得被雷击总算不得好事，再说，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你即使不信也无法改变。

明亮看看室外已经有了亮光，就从床上坐起来。两手平抬弯曲近胸，来回扭动腰板，活动了十来分钟，顿觉神清气爽。漱洗完毕，他就穿上运动鞋，到屋后的龙王山上跑步。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有时因为急事早晨不能锻炼，晚上一定要补上，除了出差在外，否则一天也不拉下。只是，他平常没有这么早而已，往往会比今天迟上半个钟头。

雨后的天空格外清爽，湿漉漉的气息如同十八岁的少女，到处透着水灵。明亮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就开始向山上跑。刚刚上得山来，碰上局里艺术研究所的钟所长穿着短衣短裤也在跑步。钟所长是明亮从市里一家自办发行的内部刊物挖来的。那时候，钟所长还不是所长，但他已经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并且在那家刊物干得不很顺心。明亮听说了这件事，就向群艺馆的关尚打听，问钟想不想到文化局工作。关尚说，您如果有意，他肯定会来。明亮说，那你就给他带个话。

关尚与钟所长都是从基层上来的，都在下面县里文化馆工作过，而且都是搞文学创作的，二十多年前就熟悉，关系还相当不一般。关尚就找了钟所长，要带他去见一下明亮。钟所长到了明亮办公室，明亮就开门见山，说，听关尚说，你想到文化局来工作？钟所长说，如果局长看重的话，我当然乐意。明亮说，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马上开个党组会通过一下，你也早点跟那边通气。钟所长说，就这么简单？明亮说，难道你想复杂？钟所长说，您真是一个爽快人，跟您这样的领导干着有劲。关尚说，我们局长爱才呀，见了人才眼睛放光！钟所长说，那我们两个要为局长争光！

后来，钟所长真的干出了成绩，三年时间，就在省里冒尖了，成了滨江现时人所公认的文学创作旗手。

钟所长一见明亮，非常客气地打招呼：“明局长，早哇”。

明亮说：“今天是个特例，早晨被雷打醒了。”

钟所长说：“今早这雷是打得邪乎，好像打在我们文化中心那一带呢。”

明亮一听这话，心里格登了一下。他知道老钟住在靠近文化中心的位置，他的话应该不会有错的。

明亮爱单位就像爱自己的家，这在文化系统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他听说单位那儿遭雷击，难

免心怀忐忑。他转过头对钟所长说，那你继续锻炼，我先到单位去看一下。钟所长说，有您这样的领导，是我们的福分哪！

明亮来到文化中心，还未进门，发现原来挂在大门前圆型水泥柱上的半弧型白色不锈钢牌子掉在台阶上。尽管上面“滨江市文化局”几个黑色宋体大字依然在目，但白色的金属牌子上部留下了巴掌大一块焦糊的印记，显然是雷电击过的痕迹。明亮把牌子扶起来，靠在圆形的水泥柱上，抬眼看了一下依然好端端挂在另一根柱子上的群艺馆的牌子，心里一下子空落了。这雷也是怪了，不到四米的距离，怎么就单单把文化局的牌子打下来而另一个却安然无恙呢？

明亮的思绪飞快地奔驰起来。忽然，他想起了历史上曾经在黄州为知府的王禹偁。王在黄州任上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官员，但是，在他任期内黄州出现了几件有悖常理的事。一是当时的州府所在地竟然出现两虎打架，一死一伤；二是有一户人家的母鸡经常打鸣报晓。老虎在黄州辖区内的大山里都不多见，何况闹市？母鸡专司下蛋之职，又怎么会越俎代庖去替公鸡打鸣呢？王禹偁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认定这是他为政失德，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于是，不顾当地百姓挽留，毅然上书皇上，要求降罪于他。皇上念他为官勤政清廉，只是将他调出黄州，改任蕲州知府。那时，蕲州与黄州都为州府，而且，蕲州控吴头，制楚尾，经略江淮，显然，皇上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还把他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足见对其器重。但是，不出半年，王禹偁就病逝在蕲州任上。

明亮想到这里，禁不住内心惶然。虽然他不是唯心主义者，但这事发生在他的身上，心里还是很不舒服。自己当局长这么多年来，虽然不说是一日三省吾身，但也经常要反思一下，可以说没有一事不尽心，没有一件不尽力，整个文化系统出现了政通人和兴旺发达之势。而且，他始终坚守“做官是一张纸，做人是一辈子”的信条，他的为人为政都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像他这样真心热爱文化，精心侍待文化的局长在滨江历史上也不多见。很多人也干事，但干了之后就把它作为升迁或是换个好位子的资本。明亮是正而八经为老百姓干事，也是正而八经为自己干事。他说，如果群众不反对他，领导不换动他，他就愿意当一生的文化局长。有人以当文化局长为苦，他却以之为乐。他对文化的感情，就像一个喜欢酒的人抱着一坛陈年老酒陶醉其中。可是现在，老天爷怎么跟他来这么一下呢？难道也要昭示他什么吗？

明亮还在犹疑之时，关尚骑着摩托车到了。整栋大楼里每天上班最早的不是明亮就是关尚，不过，关尚今天也是担心昨夜的雷电袭击给单位造成损失，提前来查看一下。关尚从摩托车上下来，见明亮有些伤感地站在门前，而且文化局的牌子也掉了下来，心里就明白了几分。他说，明局长，我们文化中心是块旷地，易遭风暴雷电袭击，再说，我们的牌子又是金属的，被雷电击中也属正常，您可不要多想啊。明亮朝他轮了轮几下眼睛说，话虽这么说，但要是把群艺馆的牌子打下来，你心里能舒服吗？

关尚笑了，说，您难道忘了？去年夏天我们刚刚装修布置好时，一场暴风就把我们的玻璃大门吹得粉碎，群艺馆的六七块牌子也被大风掀得无影无踪。

明亮说，但是，你的主牌没受任何影响。

关尚拉了明亮一把，我们还是上去看看吧，这个小插曲不算什么，牌子放这儿，我马上叫人来安装。

楼上楼下巡视了一遍，还好，没有其他损失。

夜里，明亮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明亮平时很少做梦，所以这个梦令他记忆尤其深刻。

早晨，天空弥漫着浓重的雾气，大地笼罩在一片氤氲之中。明亮像平时一样来到文化中心上班，忽然发现原来高耸在门前的两根圆形水泥柱子少了一根。明亮先是以以为雾气浓重看花眼了，擦了一把眼睛走近仔细一瞧，确实少了一根。明亮吃了一惊，就站在那儿纳闷：谁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柱子呢？愣了好长时间后，他就开始四处寻找。找啊找啊，但总也找不着。明亮就有些急了，这可是两根实实在在的顶梁柱啊，少一根那是万万不能的！少一根不要说是有碍观瞻，更重

要的是难保大厦不倾啊。明亮就在那儿喊啦喊，七喊八喊，那柱子凌空飞来，在半空中他手够不着的地方来回晃荡，明亮左冲右突，拼命抓它，但累得筋疲力尽还是枉然。那柱子就像是跟他开玩笑似的，见他不抓了，反倒降低了高度。这时候，明亮一跃而起，一把抱住水泥柱子，想把它拖下来，但是，那柱子就像长了翅膀，腾空而起，呼呼地向前飞去。

明亮一身冷汗醒来，百思不得其解。福兮，祸兮？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底子，本来要去锻炼的，但今天一点兴趣没有，这是非常罕见的，平常雷打不动的铁律，今几个终于还是打破了。

草草吃了几口稀饭，明亮就夹起了公文包，准备上班去。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组织部毛部长打来的，毛部长通知他八点半到市委会议室开会。明亮一听，心中更是惴惴不安。一般的会议不会是部长亲自通知，既然是部长通知的会议那就不一般了。

明亮到达市委会议室，已经有七八个市直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在座了，此时，还三三两两地有人进来。明亮一看，大多是像他这样的老资历的同志，近些年调整上来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有看到。于是，明亮就有了一丝预感，他觉得，市里可能又要调整干部了。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会议主题的时候，文书记和管组织的副书记以及毛部长进了会议室。

毛部长开门见山，果然是干部人事调整。此次调整对象为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八年以上的单位党政一把手。毛部长说，这次调整是大势所趋，希望大家正确对待。调整期间要保证单位的平稳过度，大家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千万不要在这个期间出任何差错。管组织的副书记从思想认识的高度作了一些强调后，请文书记作主题讲话。文书记首先肯定了各位届内的工作成绩，凡是调整涉及到的单位和个人他都一一点到，大家开始有些拔凉的心，这会儿竟有些热乎了。尤其是明亮，文书记更是大加表扬，说他如何甘守清贫热爱文化，说他如何艰苦创业事必亲为。他说，滨江文化这些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就是因为有明亮这样的好同志冲在前头。文书记说这些话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把头扭过来看明亮，眼里满是羡慕。在他们心里，能够得到书记这样的肯定，那前途就是大大的光明！即使不提拔也会调整到一个令人眼热心跳的部门，这是绝大多数身在官场的人最为之向往的事情啊！

文书记扫了大家一眼继续说道，这次是根据上面要求进行调整，不是要大家软着陆，当然更不是硬着陆，所以大家还是把心放宽些！文书记的话引来大家阵阵笑声。

出了市委会议室，一行人都向明亮表示祝贺。有的说，明亮，你这回怕是要鸟枪换炮了！有的说，明局长，书记已经在向你抛绣球哩！还有的说，你个狗日的，这回换了好位子，再那小鼻子小眼的，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明亮苦笑了一下，他一句话也不想回答。

回到文化中心，从一楼到四楼，明亮用了整整两个小时。他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八年，整整八年！他亲眼看着文化中心大楼在一片废墟一片荒草地上一寸寸地长高，然后又是他见证一层层一间间的装修，这些过去那么熟悉的地方，他在心里都能够默念到分寸不差的地方，现在似乎又看不够了。每走过一处，他都能够感受到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仿佛赋予了生命和灵性，与他默默对话，与他无声交流。当他站在大楼顶上，有那么一刻，明亮觉得自己与这整栋大楼溶为了一体，及致这整栋大楼的人都下班回家了，他的灵魂还没有与大楼分离开来。

明亮的目光由院内转到院外，滑过美丽宽广的滨江广场，在一千多米外的广场西南侧圈下的一块空地上停了下来。那是他倾注了多少心血的地方啊！现在，博物馆建设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是他在广泛征求意见的情况下选定了设计方案，是他根据领导的日程安排定下的奠基日期，从今天算起还有三天。三天，那里将进行一场热闹无比的奠基仪式，三天后，那里将有一片气势恢弘的仿古建筑在一天一天地长高。

可是，这一切也许与他无缘了。他再也不能每天见证这座城市的灵魂在他目光中升起了。

明亮忽然想起了前段时间一系列蹊跷的事情，当时只是觉得很塌实，总是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没想到竟应验在今天了。

今天，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名义上不再是滨江文化的主人了！

就是这一刻，明亮的鼻子突然一酸，眼里顷刻盈满了泪水。

（责编：秦万丽）

萋萋芽

王晓强

一

娟子回来啦！

这消息，风儿似地吹遍全村，同她当年出走一样，顿时飘满村间，惊疑众人。

福林听到消息，正吃着晚饭，满嘴饭就再也咽不下去。心里有股劲道，沾着喜沾着悲，又苦又甜地往上顶，直顶得喉头发哽，两眼滚泪。他不顾一切地推开门，猛地喷出口中之物，吐出心中的闷气。他仰天长叹：“为什么走，为什么来？！”

夜色浓重，分不清远山近水，一切都混混沌沌，迷迷朦朦。

三年了，一块石头始终压在福林心间。是那种由爱而生恨的石头，既热又冷，时软时硬。生出许许多多酸甜的回忆，织出千丝万缕的情愁。

二

那年春，天特别反常。春雨毫不吝惜，隔三岔五来一场。气温忽高忽低，冷暖不定，人们早早地穿上夏衣，又匆匆拾掇上冬衣。变化无常的老天，把人们的心绪搅得乱麻似的。

福林例外，他一门心思紧张地筹备着婚礼。两天后，他将娶娟子为妻。新郎的喜悦挂在脸上，心里的甜劲尽使在腿上。这几天，他像上足发条的闹钟，有节奏地嗒嗒响着。他请来厨师，买好菜，通知了亲戚好友，一切都准备得稳稳当当。繁忙的事儿使他无空约见娟子，每想到此，心里就酸溜溜的。

这会儿，毛毛细雨无声无息地飘着，如烟如雾。整个空间湿漉漉，冷飕飕的。人们像罩在硕大的塑料薄膜里，憋闷，压抑，难耐。福林不同，他拿着鲜红的喜联，站着凳子往门上贴。喜联映着他的脸，红润润的。屋檐下的雨珠儿，轻吻着他的面颊，凉凉地怪舒服。他反复哼着“待到日落西山头，让你亲个够。”

“下来，到屋里说话。”老爹不知什么时候到来，他扯扯福林的衣角，压低嗓门，神秘而沮丧地说。

福林随父进屋，搓着手问爹：“爹，啥事？”

“娟子出走了，一家人找遍全村了，没见影儿。”

“什么？”爹的话如同闪电，击得福林倒吸一口凉气，一屁股坐地上，两眼直愣愣的怪吓人。天空滚动第一声春雷，轰轰隆隆，山摇地动。毛毛细雨陡然间变成一场雷雨。

“乖孩子，别犯傻了，说不定被白眼狼叼走了。”父亲的烟锅敲得桌子天响。

“不会的！”福林拳头如铁，在地上砸了个坑。

门外，雨越下越大，白茫茫的，分不清哪是地，哪是天。

三

娟子真的走了。走得出奇。

家人找遍所有应找的地方，也没见个影儿。

听人说，她白天还上班呢。人们见到她高高兴兴地发喜糖，愉愉快快地请人喝喜酒，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福林疯了似的，找遍村前村后各个角落，水井坑塘，田间沟渠，硬见不着影儿。他的心阵阵

抽缩着痛。

福林不相信这是真的。娟子没理由出走，她不会抛弃自己相爱的人，更不可能逃婚。

孩童以后的娟子，从没离开过福林。春天他们一同在田间挖野菜，带刺的萋萋芽青翠欲滴，时常刺痛娟子的小手，福林就抚摸着用嘴吹几口气，娟子就不痛了。初夏时，粉红的萋萋芽花儿格外好看，娟子常常缠着福林，让花儿缀满发间。每到这时，娟子就问福林：福林哥，我像新娘吗？她挽着福林的胳膊，双双跪下拜天地。麦收后，萋萋芽的花儿谢了，花瓣变成绒绒的丝，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浮着。福林和娟子采下几朵，拿在手中边追逐边用嘴吹，无数的丝绒像雪絮一样，飘飘洒洒。晚些时候，萋萋芽的花败了，那儿又结出青嫩的圆圆的果球儿，他们各采一枝，捋去叶儿，像小锤一样，拿在手中互相敲打着脑门。轻轻地敲击，弹出田野一片愉悦的笑声。日月如梭，转眼间，他们上了小学、中学。同来同往，朝夕相处的他们相爱了。中学毕业后，娟子当裁缝，后在本村旺财的服装厂上班，福林在村里教小学。福林爹托出媒人，登门提亲，娟子爹应允了。都说郎才女貌，两小无猜，天生一对。谁想，要结婚的当日却出了岔子。

福林踏着泥泞的黄土地，不断呼唤着娟子，毫无目标地奔走在田野里。无边无际的麦子，齐刷刷展仰着穗头，长而瘪的稻头上，沾满星星点点的白花粉。微风中，它们磨肩相拂、相亲，发出微微地吟唱。此时正是麦子的扬花期，它们将借着天地间的灵气，默默地孕育着厚硕的果实。麦田如海，福林踩着麦垄，搜索着目标，如同大海捞针样的仔细、艰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仍不见娟子的影子。绝望向他袭来，他感到疲惫不堪，头晕得发慌，脚灌了铅似的沉重。猛然间，麦海中现出一个小岛，走近一看，原是一座土坟，福林不禁激凌着打了个冷战。

土坟显得贫瘠而苍老，一堆黄土长满杂乱无章的蒿草，无数鼠洞像幽怨的眼窝深不可测。一束萋萋芽的花儿，蔫蔫地毫无生气。一片黑泥土，分明是雨前烧过的纸灰所染。

娟子真的走了。娟子临行前没忘记来到娘的坟前，烧一把纸，献一束花，诉一片情呀。

福林的眼泪落在萋萋芽花上，心里凄凄楚楚地难受。他知道，坟里亡命人儿死得屈，死得惨，死得烈。

娟子十岁那年的冬天，爹和全村的劳力一样，一直在百里之外挖河的工地上。那时候，冬闲是兴修水利的大好季节，不到年关，是别想休工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队长叫娟子娘开门，说是天亮后到工地去，问有什么事要捎带吗？娟子娘披袄点灯开门，没想到仓促之中，内衣的纽扣没扣严。队长的眼睛紧紧盯在娟娘的乳房上。然后，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娟子娘想喊，怕吓着熟睡的娟子。在一番反抗筋疲力尽的时候，丢掉了恪守一生的贞烈。当娟子醒来的时候，她看到队长在娘的身上揉搓。娘如同死了一样，嘴里喘着粗气，眼里噙着泪花。队长走了，娘一把抱过娟子，嚤嚤的啜泣。后来，竟大放悲声地哭起来。哭声伴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和满天的雪花，回荡在静寂的夜空，久久不愿散去。第二天清晨，娟子从梦中醒来，床上不见娘。只见床头摆着两个干萋萋芽菜窝窝头，那是上学前的早餐。娟子拿过一个窝窝头，边吃边喊娘。找到屋后那棵歪脖子柳树前，才看到一根麻绳悬在树上的娘。娘入土三天圆过坟，娟子将那晚的事告诉爹，爹听后气得直跺脚，头一个劲地往墙上撞。他怕队长，怕人死无证。他忍气吞声，尽心拉扯娟子成人。

福林默默站在坟前，他仿佛从亡人的坟旁看到娟子的影子。娟子很像她娘，聪明，漂亮，倔犟。但娟子不会死，她比她娘有主见。那么，娟子在哪里呢？福林面对土坟发呆。

福林常听娟子说，她经常和娘拉呱。烦闷时拉，委屈时拉，遇大事更要拉。黑夜梦里拉，白天醒着也拉。福林说，别吓人，活人怎能同死人拉呱？他觉得娟子神经兮兮的。娟子说你不了解，娘的魂一直跟着我。

娟子走了，一定会告诉娘。福林坚信。福林跪卧在坟前，反复问道：娟子，你在哪里，娟子，你在哪里？他耳朵贴着土坟，急切等待娟子娘的回答。

四周寂静，只有风吹麦穗发出的低吟。福林不泄气，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一次又一次静心倾听。直到日头偏西，直到筋疲力尽，直到他头枕土坟睡去。

天蒙蒙亮，娟子离开娘的坟。带着无限忧愁和依恋，踏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去。从这里，她想走到一个无人知晓，人地生疏的地方，最好，是一个脱离尘世的清静所在。

小路像一条带子，被人不经意间抛在这里，弯曲而无尽头。路旁的抓抓秧草青绿滴翠，盘根错节，死死抓住这方黄土。丛丛萋萋芽顶着露珠，摇着簇簇花朵，伸直腰杆告别黑夜。娟子太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每个坑坑洼洼。路上留有她和福林二十几年的脚印和情怀。娟子每迈出一步，都觉得撕心裂肺地痛。点点泪水，无声滴落在萋萋芽上，分不清是露珠和泪珠。

娟子几次停下脚步，可是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娟子清楚，这是娘的双手发出的力。娘说，快走，离这里越远越好。娘还说，你不再配嫁福林，留在这里会伤心的。

娟子大步走了。身后留下熟悉的村落和阵阵晨鸡报晓的喧闹。

火车向南方驶去，咣咣当当的车轮声撞击着娟子的心。窗外的山峦，田畴，树木，不由自主地向后飞逝，列车无情地将它们抛弃，一批批一茬茬，永无止境。她似乎觉得，世界变化太快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昨天，她还想着如何当新娘，如何在新娘之夜，将她神圣的一切，奉献给福林。没想到，这一切都成泡影。今天，成了个地地道道背信弃义的逃婚者。

千刀万剐的旺财！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娟子凝视窗外，心里诅咒旺财。

娟子是昨天下班后出事的。

下班前一刻，娟子走进旺财的办公室。旺财跟前一亮，眼角的鱼尾纹顿时抖出笑意，开始谢顶的脑门闪着刺眼的亮光。

“好漂亮，娟子！”旺财的目光在娟子身上扫来扫去。

“厂长，我请一星期婚假。”娟子说明来意，脸上不觉抹上一层红润。

“结婚？”旺财脸露惊疑，眸子里闪出惋惜的神色，阴阳怪气地说：“名花有主，花落谁家呀？”

娟子低下头，她不想看旺财这张脸，那上面的两只眼里，时时闪着令人厌恶的邪光。娟子刚进厂时，没有察觉到。三年后，娟子成了如花似玉丰满成熟的大姑娘，旺财由一个作坊主成了厂长后，这邪光就时不时撞到娟子身上。有几次，旺财站在娟子工作的缝纫机后，嘴里说着技术要求，一只手不停地抚摩着娟子的后背。娟子脸红红的，狠狠瞪他两眼。旺财也就嘿嘿笑笑作罢。旺财的笑声使娟子产生一种强烈的憎恶感，她分明看清，旺财像他当队长的爹一样贪婪、虚伪、淫荡。她仿佛看到娘被队长压在身下的无奈。她恨不得劈面一拳打他个满脸开花。每到这时，娘会不知不觉来到身边，按住她的拳头悄悄说，忍着点，娟子。娟子一直忍着，努力避开旺财的目光。今几个，是不能不见的事。

旺财见娟子不语，眼睛就露出带刺的钩儿。将娟子从头到脚扎个遍。最后，死死盯在娟子的胸前。他仿佛觉得那里有两只红眼睛的小白兔，不安分地起伏着、蠕动着，跃跃欲试想跳出来。一种猎获小兔的欲望，顿时在旺财心里燃烧起来，烤他的脸烧他的心，烧得他躁动不安。他觉得干渴，像久旱的土地般的干渴。他起身倒水时，突然想到猎获小兔的良策。

旺财转过身子背对着娟子，摸索了一会，倒了一杯矿泉水，递给娟子：“坐下，坐下说。”他指着对面的沙发椅。“我以水代酒，祝你新婚愉快。”他端茶杯与娟子碰杯。

娟子本想早早离去，但见旺财诚心实意的样子，就本能地接过茶杯。两只茶杯碰过后，旺财一仰脸喝下半杯。娟子碍着面子，也喝下半杯。

夕阳余辉散尽，屋内蒙上一层暗灰。旺财说了很多娟子的优点，说了很多祝福的言辞，最后很大方地说，只要有有用着我的，不管是钱，是物，是人，我全力支持。

娟子边喝水边听厂长乏味的说教。时间慢慢过去，一种困倦的感觉袭上脑门。她觉得头晕，眼皮涩涩沉沉的，睁都不想睁一下。她想起身告退，腿脚像剔去了骨头抽去了筋，硬是站起身迈不动步。她的脑袋“轰”地一声，眼前一片昏黑，浑身轻飘飘的，仿佛跌向一个无底深渊。

悠忽间，娟子被什么东西托抚着沉入渊底，嘴被一个肉乎乎的东西舔来舔去，两条蛇一样的东西，滑腻腻地钻进胸脯，游走在两个乳峰之巅。其后，又缓缓地伸向那片肥硕、茂密，神秘的处女地。一阵阴风无情地扯去她的衣裙，黑暗如山洪般扑来，将她重重压实。在阵阵猛烈地撞击

下，她发出无可奈何的呻吟。

不知过了多久，娟子被当当的钟声惊醒，她费力睁开眼睛，面前一片漆黑，只有墙壁上的一只猫头鹰，有节奏地眨着眼睛，似乎尽情洞察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钟声发自那只猫头鹰，敲出静夜无限的悲寂和无奈。

这是哪里？娟子摸着昏昏沉沉的脑门，快速在记忆里搜索。幕幕情景重现，带来阵阵恐惧，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无底深渊的窒息和落入陷阱的恐怖，她似乎感到冥冥之中失去了珍贵的东西。她下意识地翻转疲惫的身子，只觉得下身隐隐涨痛，一把无形剑刺痛了她，她悲痛交加，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狠向“猫头鹰”砸去。随着“哗啦”一声响，娟子的眼泪刷地喷出眼眶。

月亮迟迟升起，悄无声息地钻进窗子，室内渐渐明亮了许多。娟子睁开泪眼，突然发现盆架上的水盆，她急忙摸索下床，端下水盆，双腿蹲在上面，用手擦着满盆的清水，急促地清洗下身。哗啦哗啦的水声，重重地砸在娟子的心头，每一声，都扯下她一串泪珠。尽管如此，她仍小心翼翼地洗向深处。她试图洗净那里的污泥浊水，还一个洁净纯美的娟子，试图洗去那里的斑斑迹痕，还一个完美如初的娟子，试图洗去满腔的屈辱，还一个自尊的娟子。

然而，事情不随人愿。下身涨痛阵阵袭来，撕着心扯着肺。事实无情地告诉娟子，她就是用三江水，也洗不清少女失身的羞辱。就是倾尽四海的水，也冲刷不出原汁原味的娟子。

福林呀，福林！我无脸见你，无资格嫁你，我对不起你。娟子无奈地一屁股坐进水盆里。

五

“好狠心的娟子。”

福林绝望之中，生出屡屡恨意。多日寻找，娟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这个世界上，活生生消逝。这对将要成为新郎的福林，无疑是照心窝里捅了一刀，更何况，是不明原因的一刀呀！

福林仰卧在河堤上，和煦的阳光照得他暖洋洋的，身旁的小草碧绿滴翠。野花含着苞儿，尽情摇摆。萋萋芽一丛一丛，叶片厚实，四周的刺儿匀称尖利，像无数小锯齿儿，在福林心里推去拉来，他感到心在滴血，在撕裂。

福林摘一片萋萋芽叶，漫不经心地的手臂上推来推去，手臂立即麻酥酥的微痒。他每次和娟子在这里相会，都要用萋萋芽叶撩拨娟子的手臂和脸蛋，并调皮地问她疼不疼，痒不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娟子会伏上身，用手捏住他的鼻子，另一只手拿着萋萋芽叶儿，在他脸上轻轻划着，随后将滚烫的唇贴上去。然后俩人滚在一起，向坡下滑去。

在这里，福林也有过一时不快。那是一个月明之夜，满河浓浓的月色，满河袅袅的雾气；满河喜悦的蛙鸣，满坡啾叽的虫吟；天地间无处不飘着情，揉着意。福林和娟子并排顺势躺在河坡上，仰望着月亮，窥视月中的桂花树，谈论树下的嫦娥和吴刚，福林说：神仙也有爱和情。娟子说：处处都有爱和情。福林说：天规太严，冷宫太多。娟子说：地上的规矩还少吗？多少有情人难成眷属。福林说：是的，邪恶无处不在，不少人是有缘无分。娟子深情地握住福林的手，福林哥，我永远不离开你。福林紧紧地将娟子拥在怀中。

月亮躲进淡淡的云层，河床笼罩一片神秘的色彩。福林的唇紧紧贴着娟子柔软而光洁的唇，舌尖轻灵地伸入她的口中，不安分地搅动着。他觉得全身都在膨胀，躁动，两腿根间燥热难耐。他的手在娟子胸脯间滑动。由乳谷爬上乳峰，在点击峰巅之后，又滑下谷底，滑下腰间，轻轻解开娟子的腰带扣，顺着小腹，伸向娟子神秘而神圣的禁区。

娟子浑身一颤，由一只温顺的羔羊突然变成雄狮，她猛地坐起，双手按住福林的手，一脸怒容地说，福林，不许这样。福林的手抽出来，一脸窘迫。他像一只发情的公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浑身灼热的像要爆炸，他在坡上来回兜了几个圈子，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娟子的心跟着跳进河里。她知道福林会水，生命无忧。她担心会被水激出病来。她心里开始问自己，这样做对吗。娟子想起娘。娘一生视贞节为生命。娘活着时，就常对她说，女人最不值钱，从来都生活在最底层。女人又最值钱，因为她是女人。女人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就分文不值。娘的话，娟子当时似懂非懂。如今大了，想想有道理。不结婚是闺女，结婚后是媳妇，

闺女和媳妇的区别，就在和男人睡过觉没有。如今在自己爱的男人面前，自重何等重要，新婚之夜，男人拿着开启的钥匙，驾驶崭新的处女车，是何等的光彩和自豪。

福林，快上来！快。娟子在河边随着在水中沉浮的福林呼喊。

福林带着一身水爬上岸，娟子立即紧紧地抱住他，用她温暖的胸膛温暖着他，关切的目光泻在福林脸上，深情地问没事吧，福林。然后，娟子附在福林耳边悄悄说，福林，别猴急，新婚之夜，给你个原汁原味的娟子，让你吃个够，吃疯，吃醉。

娟子一脸坦荡，真诚令福林感动。他知道，她是传统的那种女人，不是随风飘飞的杨花，而是真真实实的一颗萋萋芽，不张扬，不夸张，不做作，而且长满着小刺的萋萋芽。他双手抚摸着娟子的面颊，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行动太冲动，太鲁莽，太轻率，险些强行糟蹋了守身如玉的娟子。

天空飘过一片乌云，一道阴影笼罩福林。他从又酸又甜的回忆中醒来，河水隐去往日的喧闹，四周空荡荡的静寂无声，这里没有冉冉升起的雾气，没有虫吟蛙鸣，没有娟子的身影。一切都深埋在虚幻的阴影中。大有人去楼空，鸡飞蛋打的空虚。

福林生出一丝悔意，他后悔当时没能冲破娟子的防线。他相信，只要坚持，他能顺利冲破防线。他又生出丁点儿疑问，难道娟子是有别的意思？不会的，娟子为啥出走，天大的事情也要说个明白！

太阳躲进云层，天阴下来。福林似乎闻到了雨星儿。

六

在这座南方的都市里，“梦之乡”夜总会很有名气。一流的音响、灯光、设施、服务，像一个名花繁多香气四溢的大花园，引来群群狂蜂浪蝶。一时间，成了游客休闲娱乐的佳境。特别是那位名叫梦儿的小姐，像花中之魁，使这座花园蕴藏着无穷的高贵、鲜活和引力。

这天早晨六点，梦儿下班回到住处。她坐在梳妆台前，久久凝望着。镜中的梦儿淡妆素抹，一种天生的丽质。唯有那双眼睛，被经久的夜色染得红丝如网，人显得疲惫而憔悴，露出难以掩饰的凄楚和忧伤。

梦儿经过痛苦地蜕变，她像埋在地下多年的蝉蛹，在黄昏之后来到这个世界，趁着夜色，艰难地蜕下全身的皮，她爬上树木，站在高枝，迎风吟唱，以愉悦的心情，度过短暂的生命。

梦儿就是娟子。

当南下的列车停在这座城市时，娟子忧心忡忡走出站口。闯入眼帘的一切，都十分现代而文明，新鲜而陌生。到处高楼耸立，车流如水，人流如潮，显得生机勃勃。唯有天空低沉，浑浑的，没有家乡的天高天蓝。城市如同硕大无比的笼子，令人生出压抑、困扰的情绪。

娟子漫无目的地走进这座城市。她将在这里寻觅栖身之处，慢慢疗治她身心的创伤，默默慰藉她伤痛的心灵。半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找到称心的地方。所有称心的工作都与她无缘。囊中日益羞涩，她心里空空的，乱乱的。后来，她绝望地流落街头。

流浪和饥饿像两把万能的雕刻刀，千刀刚过之后，剥去娟子固有的原始野性，剥去内心深处的自信和尊严，使她由传统变得现实，由呆板变得轻灵。她竟然悟出一个神圣的道理，善于发挥长处的人，才是成功者。

娟子是在报摊前看到招聘广告的。她简单整理下容妆，就跑到梦之乡。老板自信的目光只扫了娟子两眼，就决定收留她。

当晚，娟子就住进梦之乡。她和同来的几个小姐妹躺在地毯上，有一种归家的感觉。这里毕竟好过破桥洞，好过街头屋檐下。一天紧张繁琐训练的疲倦，将小姐妹们早早送入梦乡。娟子却久久不能入睡。她正趁着夜色，同娘说话呢。娘说：进了这种地方要小心自己。她说：不碍事，小姐们多呢。娘问，你还念着福林吗？她说：我好想好想他。我对不起他，有机会我会报答他的。娟子泪流满面。娘说：你恨旺财吗？她说：恨之入骨。娘说：娟子，你我毁在他爷俩手里，这是命里注定。认命吧！她说：看他的造化吧！娘闪身走了，屋内一片空寂。莫名的恐惧袭上娟子的

心头。

娟子开始上班的时候，只做送水、水果、点心小吃等事。虽然工钱不多，倒觉得很惬意。尽管顾客常常趁着摆放小吃时扭上一把屁股，摸一把大腿，她也能装作不觉，尽快寻个理由脱身。包间里男男女女的风情事，她见怪不怪，只当没看见。渐渐地她熟悉了这里的灯红酒绿，霓光流彩，打情骂俏，狂拥滥抱，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

那一晚，她发烧没上班，独自睡在地毯上。独在异乡的高烧特别猛，烧得她口干舌燥，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中，她看老板进了房间，脱去衣裤，向她扑来。她本能地双臂掩胸，蜷曲在屋角。嘴里说：老板，你想干什么，你出去！

老板根本不理这一套，他扑了过来，紧紧压住娟子，口里喷出苦辣酒气。我的小乖乖，到了这里，还装什么假正经？

娟子想反抗，但浑身无缚鸡之力。想呼喊，嘴被舌尖堵住。她无助地任其撞击，无奈地承受着深切的苦痛。

当丑剧落下帷幕时，老板翻转娟子的身子，目光由惊奇变得鄙夷。他冷笑着说，我只当是个“红花妹”，享受下“开苞”的味道，不想是个破货，还他妈的假正经。

老板的目光和话语，像蘸水的鞭子，抽在娟子没合的伤口上，那里火辣辣地痛，钻心地疼，疼得她两眼冒火。

老板说，放明白点，只要听话，钱有得挣，否则，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死地？娟子当时想到死。是她娘把她推回来。娘不让她走娘的老路。娘说，只有现在活下去，将来才能死得瞑目。

娟子的自尊崩溃了，现实将她抛向远离福林的彼岸。她曾经深深内疚。后悔不该喝旺财的水，一朵残花如何送给福林。后悔不该走进梦之乡，一枝败柳怎能进福林爱的心里。这一切，都为时晚矣。

娟子最后悔的还不是这些。她恨自己不该对福林守身如玉，使他终身食不得禁果。当初就应该敞开心扉，让他在那片原始的土地上尽情耕作，圆满收获。

渐渐地，娟子习惯了这里的男欢女爱，卿卿我我。她发现，钱来得容易。那些虚情假意的男人，从她身上爬起后，掏出的钱是真的。当她将钞票装进腰包时，她感到自然，满足。她的客人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有政客，有大款，有黑道，有白道。她能眉目传情、舌尖生义，让客人心满意足地躺在她的石榴裙下，喊着心肝宝贝往外掏钱。她懂得在客人中找靠山，懂得哄骗大头。懂得在这座花园里，如何成为至尊的花魁。

太阳升起来了，娟子仍没有睡意。她没有卸妆，梳妆镜里仍是梦儿，是梦之乡的花魁梦儿，是一个风情万种、任人蹂躏的烟花女子。

娟子望着镜中的梦儿，笑得很开心。她开始卸妆，慢慢恢复本来的模样。然后，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一块石碑型的小木牌位，恭恭敬敬地放好，燃着三支香，退后三步，跪倒便拜。

牌位是她娘的，她默默地给娘说话。自从租了房间后，每逢节日或心里有话时，她总是这样做。她说，娘，我已是个坏女人。你知道，我心里不坏，我原来不坏，我将来还不坏。我分得清好和坏。娘说，娘明白，眼下的日子由不得你，知道良心是自己的就行了。她说：我心里装着呢。

香烟袅袅，娟子似乎看见娘慢慢升上天空，微笑着向她招手。娟子躺在床上，仍没睡意。她拿出枕下的影集，首先闯入眼帘的是她和福林的结婚照。这张已褪色的照片，和娘的牌位一样，是牢记在心的两样东西。看着相片，娟子心里的苦水涌上来，溢出眼眶，流向耳边。泪眼模糊中，又看到旺财的阴影。一种强烈的愤恨升腾起来，是他，使我走到这步田地。是他，使我当不了人做不了鬼。娟子感到肺鼓肚涨，压抑难忍，大有不吐不快之势。她突然萌发回乡之意，越想这种情绪越明确，坚定。她决定今天就去银行取出存款，明天回乡。

七

天蒙蒙亮，福林就来到娟子家门口。

昨天听说娟子回来的消息后，福林一夜没合眼。堵在心口的那块石头，上下翻滚，折腾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十分清楚，娟子是爱他的，他至今还等着娟子，就连当年准备结婚送给娟子的手饰，衣服，至今还保存完好，床铺上的被褥也没动一下。他相信娟子会回来，至少会来个信。三个春秋的节假日，他都有事没事的到县城车站去上两趟，巴望着突然看到久别的娟子。农忙时，他搁下自家的活计，先帮娟子的爹收拾好。在他的心目中，娟子的爹就是他的岳父。有时他也恨娟子，逃婚给他带来的物质上的损失和社会上的压力，他都能忍受，唯有一点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不知原因，不辞而别。为此他的确恨过娟子一段时间，时日久了，渐渐淡了。其实，他是原谅和思念娟子的。

福林昨晚就想找娟子，但他没去。他怕娟子累，怕影响娟子父女团聚。还有一点怕，怕娟子真的不理他。到了东方发白的时候，福林苦苦熬了一夜，再也无法等待。他匆匆跑到小河坡，采了束滚动露珠的萋萋芽花，准备送给久别的娟子。他知道娟子是喜欢萋萋芽花的，他们是伴着萋萋芽花长大相爱的。萋萋芽花给他们太多太多的情爱，也留下太多太多的记忆，更寄托深深的思念。

福林抬手拍门。门轻轻开了。原来，门没闩死。院里的大黄狗汪汪几声迎上来，福林只得停住脚步。

“谁呀？”堂屋里传出几声干咳。

“我，福林。”

“进来吧！”一个苍老的声音。

福林太熟悉这个声音，三年来，每逢节日和农忙时光，他总会听到这声音。无论来的早晚，大门都是伴着这个声音敞开的，今天，为何门没闩？福林心生疑惑。

大黄狗似乎明白主人的问话，摇摇尾巴卧到墙边。福林这才看到，堂屋的门敞开着，一股浓浓的烟草味扑面而来，呛的福林直咳嗽。

娟子爹坐在床沿上，吧嗒吧嗒吸着旱烟，玉质烟嘴边，挂着几点口水。老汉一脸木讷，不动声色，眉宇间生出层层忧愁。地上一层烟灰和屋内浓重的烟雾，表示他已经坐在这里很久很久了。这间屋子没有丝毫女儿归家的喜悦气氛，相反充满孤独、悲怆的情绪。他眼皮没翻，只用烟袋指指旁边的凳，算是打了招呼。

“大伯，听说娟子回来了？”福林边坐边问。

“嗯。”娟子爹没点头也没摇头。

“娟子，娟子！”福林对着隔间喊，他心想娟子旅途疲劳，如今定在睡觉。

娟子爹一挥烟袋，“别喊了，就当她死了！”他怨气未消，“我等她一夜了。”

“等一夜？”福林一惊。

“昨晚就找旺财去了。”娟子爹头也没抬，一脸内疚。

福林脑袋嗡地一声，一股火气从心窝顶上来。手中的花束啪地砸在地上，横七竖八地散落那里。妈的，真的被白眼狼叨走了。他转身跑了出去。

八

娟子是昨天早上进家的，一直睡到太阳平西。起床后，梳洗打扮一番，就直奔服装厂。爹问她，她说去找旺财。

五月的风挺爽，麦子抖着穗儿欢笑。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娟子伸开双臂，深吸一口久别的新鲜空气，弯腰摘下一朵粉红色的萋萋芽花，熟练地插在金黄的披肩发上。顿时，一只蝴蝶飞来，紧紧围绕花儿飞舞。

娟子的眼睛湿润了。这条熟悉的乡间小路，这里的一草一木，她和福林不知走过多少回，享受过多少次，每到这个时候，她的头上都被他插满萋萋芽花。她常对福林说，萋萋芽是穷人的花，饿了能充饥，高兴了能欣赏。谁随意采摘它，它还能用满身的刺伤人。她清楚地记得，小路曾载着她一腔悲情伸向南方，将她彻底抛离这片故土，落入异乡风尘。她就像小小的萋萋芽，年年死

年年生，如今又飘了回来，而且，身上长满了硬刺。

娟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旺财的办公室。她的身后有无数双眼睛挖她，有无数张嘴咬她，看看，来了个狐狸精，坑了福林，还不知道缠谁。看那样，准在外面当婊子。娟子不理睬。她要用她浑身的刺，还击所有她要还击的人。

旺财愣了。他看着旋风似进来的娟子，一时语塞：“啊……娟子。”

“怎么，不认识了？”娟子原地转了一圈，一身香气吹醒旺财。

旺财的心提上来，他没有忘掉三年前的事。娟子出走，他如释重负，平平安安过了几年。如今，衣锦还乡的娟子想干什么呢？他惊恐不已，不敢冒然说话。

“旺财，算来你也只是四十多的人，怎么忘性这么大？三年前的事，你不该忘吧？”娟子倒了一杯矿泉水，大大方方坐到沙发椅上。“没，没忘！”旺财毕竟老于世故，他简单作答，等待文来武对。他心想，时过境迁，已无对证，又能如何？

没想到娟子说出的话，令旺财大吃一惊。

娟子说：旺财，我曾经是喜欢你的，我之所以当时不告你，是因为不忍心让福林砸你的锅，我选择走，走的远远的。一女不从二夫，再嫁福林是不可能，我想嫁给你。

“我？”旺财被弄的头大目混，一时不知娟子说的是真是假。仔细瞧瞧娟子，眼睛里闪着泪光。他就顺坡下来，动情地说：“娟子，那事是我的错，其实，我很爱你，不爱也就不做那事。你说的事我求之不得呀！”娟子满脸笑意，甜甜的，酸酸的，还带点冷。她知道旺财轻易不会相信她，就说：“旺财哥，实话说，当时我恨你，恨得入骨。是你破坏了我的一切，使我经受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后来，我想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一定很爱我。我要是驴子马什么的，你保证不理我。爱，能使人发痴发狂发疯。你当时所为我理解，我想通了。再说，这几年出门在外，也见了一点世面，眼界开阔多了。人活在世上，不就是图个吃喝玩乐吗。福林和你比，他有啥？跟着你，那才叫幸福呢！”

娟子嗲声嗲气的动情话儿，慢慢钻进旺财的心里。旺财不由得睁大眼睛看着娟子。真是女大十八变。如今娟子，较三年前相比，质朴之中添了华贵，美丽之中含有娇艳，实属山村出来的洋鸟。相比其他几位相好的女人和自己的黄脸婆娘，是凤凰和鸡的区别。

旺财刚想说什么，没想到，娟子像小鸟一样飞到他怀里，眼波滚动，柔情如蜜地说：“你先占有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旺财本是好色之徒，如今美人坐怀，哪有不动心之理？他色迷心乱，哪管得了许多，就紧紧地拥着娟子，发疯似地吻着、摸着、搓着。

这一夜，娟子没让旺财消停。

黎明时分，旺财睡着了。娟子安静地躺着，脸上写满笑，眼里却流着屈辱的泪水。

九

福林出了娟子家，一溜小跑赶往服装厂。娟子一夜未归，令他十分焦急和不安，他实在想不出娟子急着到服装厂去的理由，更没料到夜不归家。他隐隐觉得，娟子一定和旺财有点说不清的瓜葛。他猛然想起，那年娟子走后，他找到厂里，找到旺财。旺财那张脸，阴一阵阳一阵，一会露出同情，一会儿又很得意。旺财说：“昨天下班前确实来请过假，其后就不得而知了。”他劝福林多保重，别着急。还说，娟子可能不喜欢你，既然逃婚，不要她就是了。福林当时“呸”的一声离开旺财，心想你狗嘴吐不出象牙。他平时就讨厌有几个臭钱的旺财。难道真像旺财说的，娟子真的不爱我了。否则，她为什么不去找我，而首先到服装厂，且在那里过夜。

在厂办公室门口，福林迎面碰上刚从屋里出来的娟子。初升的太阳把娟子镀上一层金红，米色毛料套裙，上衣敞开着，低胸紧身粉红色内衣，裹着丰满的胸脯，流金似的黄发披在肩上，衬托出那张俊俏的脸蛋。那灰暗的眼圈和网满红丝的眼睛，写满楚楚动人的忧伤。

“娟子，”福林抓住娟子的手，“你可回来了。”

“嗯。”娟子应了声，她不冷不热，闪身往前走。

福林这才看到，门里边，站着旺财。神气十足，满脸轻蔑笑意的旺财。福林像久阴天空突见日头，满头雾水顿时豁然明朗。三年多的一个谜，顷刻见了谜底。原来，娟子真的被旺财这只白眼狼叼走了。

福林终于明白，是这只白眼狼害得他苦等娟子三年，害得他人财两空，害得他人前人后不好做人，害得他绿帽子戴在头上而浑然不知。福林满腹苦水，屈辱、恼怒，像山洪暴发，哗地涌上脑门，他眼冒红光，拳头握得咯咯响，大步流星地抢到旺财面前，大骂一声：旺财我日你祖宗八代，随着劈面挥出拳头，打得旺财措手不及，狼嚎一声倒在地下。他又向前一步，用膝盖抵住旺财，雨点般的拳头砸下去，发出呼呼震耳的响声。旺财挣扎着，嘴里直喊，不怨我，是她找我的。福林更为恼火，大吼一声：“妈的，今儿我废了你！”

这会儿，福林想起娟子。他发疯似地跑出门去，直到那条来厂的小路上，才看到娟子。

娟子悠闲地迈着脚步，听到咚咚的脚步声来到身后，才转身停步。见福林像头疯牛，烧红的眼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她刚要说什么，福林就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抓住娟双臂大声骂道：“你这个破货，狐狸精。没良心的东西！”他扬起巴掌，对准娟子的脸颊狠狠挥下去，娟子动也不动，闭目等待，眼角滚出晶莹的泪珠。不知什么原因，福林的手掌离脸颊一寸时突然停住了。他扬着巴掌，红眼睛死死盯住娟子的脸，如突然定格的武打镜头，稍顷，福林才回过神来，用手指着娟子：“你呀你！”他长叹一声，一把推倒娟子，自己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瞎眼，我有眼无珠……”福林边哭边吼，边哭边跺脚。边哭边捶打胸脯。像一个醉汉，蹒跚着渐渐消逝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

娟子没有哭。福林在她的目光中消逝后，她坦然地从地上爬起，掸干净身上的泥土，仿佛了却一件大心事一样，悠闲地走在小路上。

老天反常，高悬的太阳火辣辣的，无情地灼烤大地。娟子深情地看着路旁丛丛萋萋芽，真想采下一朵插在发间，可是，她真切发现，毒毒的日头下，萋萋芽低头耷脑，全都蔫巴巴的。

十

娟子又走了。

有人说。她走之前，在娘的坟前哭了半夜。她为娘烧纸时，燃着干枯的荒草和丛丛飞缨似的萋萋芽，通红通红烧了半宿。把土坟烧得光秃秃的，只落下一层薄薄的灰烬。那夜，村里静得出奇，鸡狗都没叫一声，只有一个女人哭嚎的声音，悠悠传遍村间，带着沉沉哀怨和悲伤。

福林是第一个到娟子家去的。夜半哭声搅得他心神不宁。哭声似乎诉说着一个女人的悲惨遭遇，一个正直女人被邪恶的蹂躏，一个善良女人被人的误解，一个柔弱女子反抗的呼唤。黑暗中，他反复审视自己的巴掌，回忆着娟子当年为何出走，今天为何回来，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把娟子推倒在地。自责在黑暗中吞噬着福林的心，阵阵心痛之中，他向悠悠的哭声寻去。

村鸡报晓，东方发白。晨星冷稀，田原空旷。福林踏着晨露，只觉心里空荡荡的。当他赶到娟子娘坟前时，那里已是一片空寂，只有点点火星痛苦地眨着眼睛，只有刚刚烧过的纸灰，随着阴风翻飞旋转，发出低沉的呜咽。

“晚了。”福林自知已错过与娟子再见一面的机缘。他立即赶去娟子家。

娟子爹依然坐在床沿吸烟，一见福林，就将身边的小提包扔了过来，气哼哼地说：

“娟子留给你的。”

福林的手颤抖了，捧着小包呆呆出神。

小包是粉红的，红如萋萋芽，款式新颖，做工精致。福林十分熟悉这只包。这是他和娟子到县城照结婚照时买的。其后的日子，小包不离娟子，娟子不离小包，福林每次见到娟子，都会看到小包悬在娟子后腰，拍打着她丰满的屁股蛋。

福林哆嗦着手，打开小包。他首先看到一封信。

信是娟子亲笔写的。

福林：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彻底忘掉我吧！包里的钱，一部分请你为我老爹养老送终，

一部分为你娶妻之用。福林，我永远爱你，让我最后喊你一声，福林。

福林心里积蓄的五味洪水，顿时冲破堤岸，带着屈辱，挟着愤怒，怀着同情，负着内疚，藏着深情，滚滚奔驰而下。他的眼泪像豆大的雨点，迅疾打湿了信纸，打湿了小包，打湿了娟子的小院。他在泪雨中奔跑，边跑边用力敲打自己的脑门，“我是猪，是只大蠢猪。”

十一

其后的日子里，村里新闻不断，可信可不信。

旺财得了性病，他的服装厂日渐衰败。后来，不知何故，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服装厂大火冲天，烧得一千二净。

福林出外寻找娟子，大有寻不着誓不回头之势。

娟子呢？有人说在城里开了家美容店，生意红火着哩。也有人说，她做了老板的二奶。还有的人说，又到南方干起老本行。

田野里的萋萋芽从那年起，日见减少，濒临绝迹。

（责编：杨振关）

乡村人物肖像

袁文洪

王老蔫

王老蔫接过工头给的八十块钱，塞进兜儿里，跳上小卡车，蜷蹲在车厢的一角，心就到了家。

这两天，村里有人组织去北京旅游，成了不大不小的新闻。车一开，车里人就开始议论。王老蔫哪都没去过，话头自然就落到王老蔫身上。

“老蔫，你还不去？北京——首都——祖国的心脏；看鸟巢、水立方，还去故宫、八达岭长城呢。一天才八十块钱。”

“八十！”王老蔫脖子一梗，“给我八十都不去。”

“都五十多奔六十的人了，万一哪天手弹弦子腿划圈儿，再像小沈阳说的，眼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连北京都没去过，冤不冤？”

王老蔫“哼”了一声：“花那钱，冤！屋里一坐，遥控一摁，想看哪看哪。”

“那是电视。故宫里一转，皇上坐过的椅子一坐；长城上一站，喊几嗓子；王老蔫到此一游，那多牛！”

蔫人有蔫主意。不管人们怎么敲打，王老蔫就是不上套。

说实在的，谁不愿意出去游山玩水，何况北京就在家门口，又车接车送。甭看王老蔫嘴上说不去，心里也发痒。喇叭喊的时候，他正喝酒，喇叭喊三遍，他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喝得又冲，酒劲儿就上来了，血一个劲儿地往上拱，青筋绽出，满脸通红，掏钱就去报名。可一见了钱，

脑子就乱了：北京、故宫、长城、钱，就像电视里的特写镜头，不断地在他的脑子里交替、重复、放大。结果，他又把钱放回兜儿里。

王老蔫一进家，媳妇就觉得他有点反常，心里猜个八九不离十。想想老蔫这大半辈子不易，哪都没去过，就想让他出去玩玩，于是偷偷给他报了名。

第二天，王老蔫站在街里等车。一见面，人们就问王老蔫到底去不去，还拿话激他，说不是媳妇没点头，就是钱串在肋骨上，舍不得。

王老蔫的心又活了。他爬上小卡车，仍然蜷蹲在车厢的一角，蔫人说：“钱算什么，种地给补贴，看病能报销，打工够花的，往后都是好日子。去！今儿就报名。”

“晚了！”有人说：“昨儿晚喇叭一喊人就齐了，明儿起早就出发了。”

车上人都笑。

王老蔫的眼瞪得跟灯泡似的，上眼皮半天才松下来。

没去成北京，王老蔫有些后悔，打工回家，进屋就抓遥控器，鸟巢、水立方、故宫和长城倒是看见了，可一闪而过，本来想省八十块钱，看看电视得了，没想到倒把瘾给勾上来了。他关了电视，连抽了三根烟。然后，进屋睡觉去了，头一沾枕头，就呼噜呼噜着了。

王老蔫蒙在鼓里，媳妇却心里有数。她把准备好的衣裳，新买的旅游鞋和长带皮挎包拿出来，让王老蔫试，说别让人说咱土，嘱咐老蔫吃完饭去染染头刮刮胡子洗洗澡，回来早睡觉，别误了明儿起早的车，又冲挎包一瞅嘴儿，告诉老蔫钱在包里。

王老蔫懵了。

“傻样儿，”媳妇睨了老蔫一眼：“昨儿晚醉得跟死狗似的，一起早儿人又不见了。”

王老蔫像刚醒过酒来，又惊又喜，胡撸着后脑勺儿嘿嘿乐了。

.....

旅游回来，王老蔫给家里人每人带回来一份纪念品，还破天荒地给自己买了一个印有“北京”字样的旅游帽和一件写着“长城留念”的背心，证明自己确实到过这些地方，也为了留作永久的纪念。

这次旅游，的的确确让王老蔫大饱了眼福，长了见识，享受到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快乐和满足。他像变了个人，见人三句话不离就是旅游，尤其是见了一起打工的那些人，旅游帽一戴，背心一穿，坐在人群中间，不等人问，就憋不住了：“你们知道北京多好，人多多，楼多高，公园多大，马路多宽，故宫、鸟巢、水立方多漂亮，长城多长。这钱花的，值！这辈子不冤了。”老蔫咽了口唾沫，越说越兴奋：“听导游说，北京，六朝古都；故宫，金銮殿，二十四位皇上坐过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丫鬟小姐的故事多着呢。”王老蔫整整说了一道，说得个个目瞪口呆，直咽唾沫。末了，王老蔫还卖了个关子，让大伙猜他看见哪位电影明星了，不等人回答，浑浊的双眼就放出光亮：“许晴！”车上人笑得东倒西歪。

“老蔫，牛！”

老蔫嘿嘿笑。

“花多少钱？”

“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

“诶，老蔫，说说丢了那段。”

“咳，别提了。”王老蔫没说先乐，边乐边说：“咱头一回去北京，哪儿都不认识，一自由活动就傻了，这看看，那瞧瞧，哪都不敢进，就跟在人屁股后头走，一个举小旗的姑娘看着我直纳闷，说咱团里怎么又多了一个人……”

王老蔫笑，人们也笑，车里洒下一路笑声。

老耿

老耿盯着公路占地补偿表，把一个指头伸进大红印台里，对着会计的指尖儿使劲一摁，然后

在褂子里面蹭了几下，笑着接过钱，一边往外挤，一边数。

有人笑着喊他：“老耿，这回不去‘咨询’了吧，政府说话算数吧？”

“老耿，别走，别走，说说找书记、镇长那段儿。”

老耿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一对黑眼珠不停地眨，眉头紧锁，像两个倒立的逗号，窄小的额头浸出了汗。他一边摇头，一边摆手：“不行，不行，这些日子没去瓜地，不知啥样子，天快黑了，我得去看看。”说着，头也不回地挤出了人群。

出了村子不远就是瓜地，紧挨着正在修的高速公路，老耿走得急，不一会儿就到了。公路正在搞测量，这边儿一个年岁大点的师傅对着仪器看，那边儿有个小伙子举着小红旗上下左右的晃。宽宽的路面把两旁的庄稼隔开，像一条小河流向远方。不远处一群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修桥，传来阵阵号子声。几十辆装满土和砂石料的大卡车排成长队来回穿行，带起股股烟尘。几个司机小伙子从驾驶室里探出头，和老耿开着玩笑。

“老耿，什么年代能吃上你的瓜，不去告了吧？”

“老耿，看占你点儿地把你坑的，这回还躺在车轱辘底下玩命吗？”

老耿脸上一阵燥热，笑着说：“不告了，不告了，钱也给了，地也补了，还告什么？政府说了，还要成立公司，路一通，专门帮咱运瓜，省得一筐一筐驮了。听说一顿饭工夫就能到北京了，这回能赚到老外的钱了，这路修得，值！”说着转身走进瓜地。

老耿这辈子就爱种瓜，是远近有名的瓜把式。可今年，瓜秧刚盖严地，蔓儿也疯了，叶子也蔫了，瓜刚跟小茶碗那么大。他后悔当初不该这去那去，人家没去的，瓜都卖了，政府一分钱也没少补。老耿心痛地望着瓜地，两眼湿润了。好在刚下过一场透雨，瓜秧又泛出了新绿，满地蹣着一层嫩芽。他伏下身子，一根儿秧一根儿秧的摆弄，一个蔓儿一个蔓儿地修整。

太阳落下去了，西方的天边上喷射出道道晚霞的余辉，田野被暮霭笼罩着，村子里炊烟袅袅，干活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回家了。老耿蹲下身，掏出烟袋，使劲儿在荷包里舀着，两眼望着东方渐渐升起的月亮发呆。暑气渐渐退去，吹来阵阵凉风，他感到全身一爽，长长地松了口气，迈开大步朝家里走去，准备吃完晚饭，干个通宵。

春桃

宝山和春桃结婚的第二天就跟包工头到城里干小工去了。临走，春桃眼睛红了，说：“晚走几天不行？”

“不行。”宝山有点急，说：“又建设新农村、又迎奥运，忙着哪。”

“你心真狠。”春桃剜了宝山一眼，问：“什么时候回来？”

宝山说：“桃红的时候回来。”

眼看桃子一个比一个地红了，可宝山还没回来。

桃贩心情很急地一步两步进村来。有人冲着桃贩说，买桃的，春桃家的桃又大又甜呢！

桃贩走过来跟春桃坐在桃树下。桃贩先看看体态匀称丰满的春桃，春桃也看看眉清目秀的桃贩。桃贩不敢看春桃了，就看树上的桃子。

春桃说：“都红了呀。”桃贩心里痒痒的，就问“卖不？我全要。”

“卖，得等我家男人回来。”

“你家男人几时回来。”

春桃浅浅地一笑，然后摇摇头。

“桃会烂的。”

“他不心痛，随它烂。”

桃贩看了看桃摇头走了，回头又看了一眼春桃。

春桃仍然在桃树下看树上的桃。树上的麻雀正吻那颗最红的桃子，春桃一笑，心说，我家宝山很长时间没吻过我了呢。

桃子红得飞快，春桃急得坐立不安。当春桃实在耐不住了的一天夜里，宝山回来了。春桃的心就咚咚地跳，背过身去，眼里噙着泪。宝山拥着春桃解释：“工地忙，实在脱不开身呀。”春桃笑了，也像麻雀吻桃子那样吻了男人。

春桃说卖桃的事，宝山一翻身着了。

春桃不高兴，伸手去掐宝山的大腿，看看宝山疲劳的样子，手又抽了回来，独自生气。

天亮了，小两口去摘桃。宝山找来上圆下方的竹筐，春桃搬来细瘦精神的木梯。春桃站在梯子上摘，宝山提了篮儿在下面摘。

宝山喊：“小心！别摔下来！”

春桃就在梯子上站稳，看着宝山幸福地笑，然后问：“你说新农村到底啥样儿？”

宝山想了想，笑着说：“反正越来越好，跟城里差不多吧。”说完又补了一句：“我看比城里还好，蓝天、白云、绿水……”

春桃说：“那我得先做新型农民。卖了桃，我买电脑，往后用途可大哩！”

宝山说：“依你。”然后话锋一转，用手指着桃园的尽头：“不过，这路秋后就修过来了，得占咱点桃地。”说着，两眼盯着春桃。

春桃一怔，脸上掠过一丝不高兴，但马上又乐了，两个酒窝儿在浅浅的蠕动：“那可好了，这路一修，连了高速公路，这桃可以往北京打，说不定还能赚外国人的钱呢。”

桃园里，小两口儿叽哩格嚙地小声说笑，麻雀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摘了桃，春桃出去找来桃贩卖了。太阳还老高，宝山说要走，春桃立刻沉下脸。

“明儿起早儿走不行？”

“不行，会误工的。”

“就一天？”

“就一天。”

春桃不说话了，走进桃园深处，抱住宝山，一头扎进怀里。太阳看见了，羞得落下山去。

……

瘪嘴儿三娘

瘪嘴儿三娘的院子里，一棵大枣树从墙头探出来，树杈儿斜伸到东街房小老婶的西房山上，遮住了正午的日头，地下便洒满了斑斑点点的碎荫。

树荫下，胖奶奶半眯着眼，慢悠悠地晃着扇子，驱赶着身前身后的花脚蚊子。

小老婶几岁的孙子夏夏蹲在地上，仰着脸儿，头一点一点地数树上的枣。然后，一蹲一跳地背童谣：“小黄花儿，大黄花儿，一棵大树牵着它。它用什么谢大树？看，大红枣儿树上挂。”

胖奶奶睁开眼，用一只手扶地，支起身子，这一个，那一个，捡起地上的几个枣儿，递给夏夏。

“吃吧，树上掉的，没事。”胖奶奶说。

夏夏把一个手指头含进嘴里，俩黑葡萄似的小眼珠儿盯着胖奶奶手里的枣儿，头摇得像拨浪鼓。

“甬怕，不是要的，也不是偷的，你奶奶不打你。”胖奶奶一个劲儿地把枣儿往夏夏手里塞。

夏夏把小手倒背过去，往后退着脚步，依旧摇头：“奶奶说，有毒，吃了，会死的。”

胖奶奶站在那，摇了摇头，冲西院点着：“唉，就这个死瘪嘴儿抠老婆子。”

没想到，话音刚落瘪嘴儿三娘从院儿里搭话了。

“哟，是胖奶奶呀。大晌午头子的，怎么不歇会儿？”

“睡不着。你怎么也没睡？”

“我也是。”

“又捡那烂枣儿呢不是？仔细点儿，别落下，今年这枣儿可贵着呢。”

门开了。瘪嘴儿三娘从院子里走出来，胳膊上挎了一篮子枣儿，站在胖奶奶跟前，笑着说：“看看看看，这枣儿又大又甜，又红又亮，一个个上手挑的呢！”说着，往胖奶奶跟前凑了凑：“您看东院儿那半膘子小毛驴儿……”

没等瘪嘴儿三娘把话说完，胖奶奶把手往外一推：“什么事得先从自身找毛病。不是我说你，你这老毛病又犯了。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因那几个破枣儿，你追到人家里，生从人家孩子手里夺回来你就对？”说完，点着瘪嘴儿三娘的头，又补了一句：“我看你这脑筋还什么时候换。”

瘪嘴儿三娘脸红了：“那天，是我不对。可她就对？倒背手跳着脚地骂我抠老婆子，非要把这树杈砍了，又打孩子，又说三七，陈谷子烂芝麻一大堆，要不是您在当场，说不定闹出人命来。当时我是没给她好听的。可您说这对门住着，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老姐们儿了，往后要真是谁见谁一扭脖子，还不别扭死人。”

“你还不知道，她就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要不人都管她叫半膘子小毛驴儿。”胖奶奶不紧不慢地说，“这人跟人谁也别总想占上风头儿，何况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然后话锋一转：“什么事过去就过去了。西街老王家婆媳打架打到大街上，现在多好；南街老赵和老李家多少年不说话这回都和了。其实，不就是一句话么。谁跟谁先说句话矮不了哪去。骡子大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

瘪嘴儿三娘低下头，脸复杂地变化着：“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不，这篮子枣儿我是想送给您的。要不，咱先送给夏夏，可人家再不理咱……”

“她要是再犯那驴脾气，就叫大伙给评这个理儿，这唾沫也能淹死人。”胖奶奶说着，拿过篮子，冲夏夏摆手：“来，拿着，听胖奶奶话，我看谁敢打你。”说着，往夏夏跟前走。

夏夏看了看胖奶奶和瘪嘴儿三娘，又看了看篮子里的枣儿，转身往院里跑去。

胖奶奶晃着身子乍乍着两只脚就追。

刚进院儿，与正从屋里迎出来的小老婢儿撞了个满怀。胖奶奶连呼哧带喘，冲着躲在小老婢儿身后的夏夏喊：“呵，你这个臭小子，连胖奶奶的话都不听了。来，拿着，这是瘪嘴儿三娘送给你的。”

小老婢儿一怔，脸腾地红了。但立刻又笑了，接过篮子，递给夏夏，说：“咱东街谁敢惹胖奶奶，拿着拿着，快谢谢奶奶。”

夏夏接过篮子，冲胖奶奶一点头：“谢谢奶奶。”然后跑进屋去了。

小老婢儿哈哈笑了：“来来来，看我还给咱这几个老家伙留着什么呢。”说着，跑进屋抱出几个“金香炉”面甜瓜，快言快语：“看看，又大又甜，又香又面，尝尝尝尝。”边说边递给胖奶奶俩，见瘪嘴儿三娘站在院外没动，举着瓜走过去，：“呵，还非得给你们家送炕头上不行？说实话，当时我真想这辈子不理你，可不行，这几天没跟你这瘪嘴儿叭叭，别扭得我没怎么吃饭。”

瘪嘴儿三娘噗哧笑了，接过瓜，红着脸儿说：“我也是，这几天没出院儿，跟得了场重病似的。”

“该！这回我看你这瘪嘴儿还抠不抠？”小老婢发着狠儿地说，然后就笑。

“不抠了，不抠了。这回这枣儿往后不卖了，就留着给大伙吃。瘪嘴儿三娘也笑，又摇头又摆手。

“那我不叫你瘪嘴儿抠老婆子了，叫你……”小老婢眨了眨眼，接着说：“就叫你大红枣儿吧，哈哈哈哈哈……”小老婢笑得前仰后合。

“那我也不叫你半膘子小毛驴了，叫你，叫你什么呢。就叫你小个子、倒背手、蹦蹦脚吧。”瘪嘴儿三娘捂住嘴，笑声从指缝里流出来。

“得了得了，这回，我可不蹦脚了，白斗气。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参加村里花会扭秧儿，给大伙儿逗乐呢。”说着扭了几下屁股。

俩人都笑。胖奶奶把瓜放在鼻子跟前闻着，笑得没了眼；小夏夏坐在屋里，守着篮子咯嘣咯嘣吃枣呢。

菜根

天黑魆魆的，有雾。

爹在大棚里割，娘跟着装，边装边嘱咐。菜根还没醒过盹来，打哈欠，伸懒腰，嫌娘唠叨，撅着嘴。装完了两大筐芹菜，系牢，抹了把汗，又提了提裤子，硬着头皮推车上路。

娘在后边推，菜根借劲儿上了车。车子开始扭动，菜根使劲儿摁住车把，车子拐了几道弯儿，稳住了，出了村。

娘还是不放心，追到村口，冲菜根招手：“根儿呀，雾大，慢点儿骑。记住，好货也得会吆喝，嘴儿得甜。”

菜根没考上大学，怕人看不起，一心想挣大钱，下过几天地，当过小工，进过厂子，跑过城里，什么都没干长，钱自然也没赚着。爹的大棚菜正缺人手，娘担心整天瞎跑学不着好，就让菜根跟着卖菜。菜根打小就口闷，见人说话脸都红，又头一回做买卖，嫌寒碜，尤其是怵头吆喝，正跟爹娘赌气呢，听娘没完没了，烦，心里嘟囔了一句，一声没吭，隐进雾中。

村头，进城的人正在等候汽车。小公园里，一群老年人正在晨练，有的弯腰拉胯，有的伸胳膊踢腿儿，有的咿咿呀呀地练声。菜根怕看见人，像做了件不光彩的事，头也不抬，逃进雾里。

东方的天边儿上，太阳像个大火球发出橙亮的光。雾气渐渐淡了，看得见村庄了，菜根紧张起来。村边儿有一片小树木，他停下车，把筐倚在树上，撒了泡尿，看看四周没人，就想先练练吆喝。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甬看平时瞎咧咧行，一到动真格的就张不开口了。菜根绷了半天劲，音儿才像难产一样从嗓子眼里挤出来。

“哎——称芹菜哩——”

这一口不要紧，菜根自己扑哧乐了。怎么琢磨怎么难听，尤其是那个“哎”和“哩”，说唱不像唱，说喊不像喊，说吆喝不像吆喝。菜根像被点了笑穴，越琢磨越乐，而且怎么也止不住了，直笑得肚子疼，弯了腰，岔了气，掉了眼泪。树上的几只花喜鹊仿佛也在笑他，喳喳喳地叫个不停。

菜根控制住自己，从烟盒里弹出根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稳了稳神儿，接着练，重点练那个“哎”和“哩”。他模仿着别人吆喝的声音，又跟唱歌之前找调儿似的，“哎哎哎，哩哩哩”地小声练，可越拿腔作调越难听，音儿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不是长了就是短了。菜根还笑，笑着笑着就笑不起来了。渐渐地，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菜根像霜打了的茄子——蔫了。他没有勇气进村，又没脸儿回去，老从小树林里又怕被人看见，就对着这两筐芹菜连抽了三支烟。

太阳升起来了，雾气完全退去，一切清晰起来。这时候，有人来了，菜根慌了，汗也跟着下来了。他不知所措，急得直转圈儿。这一急，好像那根拧着的筋突然通了：这菜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怕什么。再说，吆喝好坏跟菜也没什么大关系。他干脆把心一横，使劲儿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推车进村。进了村，眼一闭，脖子一梗，吆喝起来。

“哎——称芹菜哩，又鲜又嫩的芹菜哩——”

这回菜根忍住了，没乐，但把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们都逗乐了，都说这小伙子脸都红了，准是头一回做买卖，一看就实在，菜也确实又鲜又嫩，于是争着来买。人越聚越多，手等工夫，两大筐芹菜一抢而空。还有很多人没买着。

菜根怎么也没想到这么痛快，压在心里头的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笑着数钱，心里“哼”了一声：甬看不起卖菜，一年怎么也得落两万，要是把村里种大棚的联合起来，建成一个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往城市打，准能挣大钱，自己也是个“小老板”了。菜根笑出了两颗小虎牙。

“傻样儿，还愣着干啥？”一个姑娘催他回家取菜。

菜根一抬头，立即被“电”了回来，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骑车就走。一路上，菜根蹬得飞快，车轮在阳光的照射下转成两朵花。

（责编：杨振关）

先来老爹

张坤第

—

金秋十月，正是江南小阳春。

吃过早饭，石头叫上蓉蓉，两个小青年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向大佬山林场出发了。石头拉着蓉蓉的手，摇摇晃晃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跟。

“石头哥，你们具体啥时走啊？”蓉蓉甜脆脆的声音。

“可能就三两天的事，听镇里的王部长讲，估摸着十一月初我们就得往部队去了。”石头说话时总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

“石头哥……”蓉蓉摇了摇拉着石头的手，看了一眼石头身上肥大、不合体的新军装，还没等话说出嘴，泪珠儿就在眼眶眶里头打起了圈。

“你这人咋这样，以前在学校里，你不是爱跟我们男生比高低么，这哪高哪低你还不清楚啊！等会儿见了老爹，你可千万别像这样，听见没？”石头扭转身就势调皮地拿手指在蓉蓉的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

“你坏……”蓉蓉脸上立马阴天转晴，甩开石头拉她的手，就势一巴掌向石头打过去。石头“咯咯”笑着，向前跑的比兔子还快。

大佬山林场坐落在大佬山主峰半山腰处，林场不大，是个一字排开的三大间青砖灰瓦房屋。房屋右侧有一间小偏房用作食堂，左侧靠山根一片较为平坦的地方是打禾堆垛的稻场。整排房屋在茂密的松竹环抱中若隐若现。石头和蓉蓉来到林场时，先来老爹正一个人弯腰在稻场上铺晒黄豆禾。

“老爹！打场呢？”石头和蓉蓉同声跟先来老爹打招呼。

“嗨！是什么风把你们这对玉人儿给吹来啦！”先来老爹直起身子看见石头和蓉蓉，布满皱纹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秋菊，脸上夸张的表情一下子把石头和蓉蓉给逗乐了。

先来老爹是个五十五六岁左右中等身材的老人，因为一辈子爱好打猎，从小练就了一副十分硬朗的身子骨。别看他年纪一大把，孤孤单单一个人过活，平素常爱跟年轻人说些俏皮话，好玩玩笑，十足的老顽童一个，村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听人说他年青时媳妇同他呕气跟别人走了，就是因为他那个长不大的脾气和改不了的嗜好给闹的。

“老爹，我要到部队当兵去了。”石头和蓉蓉一前一后跟在先来老爹屁股后头，往稻场旁的一丛茂密的竹林边走，石头说。

竹林边一块石头台面上摆放着一把白色的陶瓷茶壶，几个小花边瓷碗，地面胡乱地散落着三个用板头拼做的简易板凳。蓉蓉趁老爹和石头刚坐下，赶紧沏了两碗茶水送到他们面前。

“什么，当兵去？”先来老爹侧过身子看看石头，仿佛这才看见石头穿在身上十分抢眼的新军装。他回过头又看了看正往碗里沏茶水的蓉蓉，突然放声笑了起来：“呵呵呵……难怪一大早上喜鹊喳喳叫个不停哩，原来是这样的好事。好好好，年青人到山外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好事，我赞成。可你走了，那我们的蓉蓉怎么办？”

“老爹！”蓉蓉满脸羞赧地转头向竹林看去，竹林里的鸟儿跳来跳去，像是少女活跃而灵动的心。蓉蓉拿茶壶的手一阵哆嗦，茶壶盖子发出一阵碰瓷的声响。

“老爹，我们下个月初走。”石头蔫蔫地说。

“怎么这么快就走？”先来老爹收起笑容，表情严肃凝重起来。他从怀里摸出一包“游泳牌”香烟抽出一支，右手的两个指头将烟轻轻搓捏一会，划根火柴点着。“那我拿点什么东西送给你呢？”这话他像是说给石头和蓉蓉听的又好像是自言自语，突然他眼睛一亮“石伢子，快去把我房间的猎枪取来！”

“取枪干啥？”石头迷惑不解。

“快去啊！”先来老爹有点不耐烦了。

石头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场屋门口，刚要进门，门后一个壮实的中年男人身影一闪，不见了。石头心想这一定是林场还没外出的职工，没太在意，径直奔先来老爹的房间，将挂在房间墙上一支乌黑发亮的长管猎枪取了出来。

先来老爹接过石头双手恭恭敬敬递过来的猎枪，抹了抹枪上因长时间未动而沾上的灰尘，粗大有力的手掌在猎枪上下好一阵摩挲。

“石伢子，这管猎枪跟随老爹已经几十年了，这几年我一直舍不得动它，它可是个宝贝啊！你要当兵去了，我就把它送给你，希望你将来有用得上它的时候。”先来老爹郑重地将猎枪交给石头，抬头望着大佬山远远近近绵延起伏的山峰和那青碧如海的苍松翠柏，昏花的老眼里像涌起一层薄薄的云翳，禁不住浑身打了个激凌。

“老爹，这可使不得。谁不知道猎枪是您老的命根子啊！再说了，我到部队去也用不上它。”

“胡说，哪有当兵的不要枪的，猎枪还不是枪啊？来，趁你还没走，老爹教你几手使枪的绝活。”

就在先来老爹用各种姿势摆弄着猎枪，对石头比比划划，边摆弄边讲着枪的事时，突然从林场场屋门口探出一个满脸胡子身材敦实的中年男人来。他手里握一根粗大的木棒，飞一样冲到先来老爹身后，举棒就朝老爹头上狠砸下去。只此一棒，先来老爹应声倒地，头上鲜血迸流。石头和蓉蓉还没来得及弄清眼前发生了什么，只见那人迅速丢下木棒，飞似的冲进竹林深处不见了。

蓉蓉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哭了起来：“石头哥，老爹他……”

“别哭！快拿块布来把老爹的头先包扎起来！”石头像个男孩子样儿，一阵惊慌过后，很快便恢复了理智。他抱起倒在血泊里的先来老爹，大声吩咐着蓉蓉。

“快，送老爹去医院。”蓉蓉话都有些说不清楚。

石头背起先来老爹，顾不得山路崎岖不平，朝十几里外的镇卫生院一路狂奔，蓉蓉跟在后面一溜小跑紧紧相随。

二

先来老爹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是镇卫生院病房里雪白的天花板。再一细看，发现自己竟躺在病床上，床两边的石头和蓉蓉焦急不安地立着。

“老爹醒了！”蓉蓉惊喜地叫了一声。

“这是哪儿呀，我怎么到这里来了？”先来老爹欠了欠身子想要坐起来，硬被石头和蓉蓉伸手给按住了。

“别动，老爹，你受伤了，是石头哥把你背到镇卫生院来的。”蓉蓉给老爹递过一杯温开水。

先来老爹想了想，终于明白了。

“唉！木柱这个狗日的又发病了。蓉蓉，你木柱叔怎么样了？”先来老爹欠身靠着病床架子半倚半躺坐了起来。

“木柱叔打了您一棒子后就跑进竹林不见了。老爹，木柱叔为啥恨您呀？”石头疑惑地问先来老爹。

“唉，冰冻三尺，寒非一日。一言难尽啊……”先来老爹叹口气，两眼望向窗外，表情沮丧，目光显得有些呆滞。几十年来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潮水般一下子全涌进先来老爹的脑海里。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天。

刚过晌午，大佬山连绵起伏的丛林中酷热难耐，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年轻的先来穿一身草绿色衣褂，背着支油光发亮的长管猎枪，应好友李大山邀请，正穿过林海前往大山家去相亲。大山说，要给他介绍的那个女子是大山姨妈的闺女，长得跟个下凡的仙女似的。想到此，先来心里就美滋滋的。

七八月的天气，林子里不时涌起阵阵热浪，野草都蔫蔫的低下了头。先来穿行在林子里，一

边走，一边留意着林子里的动静。他想趁这个机会逮一只野兽，哪怕只是一只兔子也行。这样到大山家时，当着未来新媳妇的面，向主人奉上一只猎物，在众人面前会很有面子。先来正这样想着，突然，他眼前一亮，前方十多米远处，一棵长在土坎坎边的大树上，缠绕的许多葛藤中有几片藤叶轻轻地抖动了几下。他断定藤下有兔子在吃扯草叶，于是迅速举起猎枪，猫下腰，叉开两腿稳稳立定马步，待那藤叶再次抖动时，右手食指轻扣扳机，随即发出“嘭”的一声闷响。

“啊！救命啊……”几乎是在枪响的同时，大树底下传来一个女子凄厉的呼救声。“啊——”先来身体本能地一阵颤栗，接着冒出一身冷汗。他急忙扔掉猎枪向前冲过去，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土坎下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瘫坐地上，头上的大辫子像根马尾似的垂在后背，姑娘捏着自己的左手在痛苦地呻吟着，身体周围野莓子撒了一地。先来纵身跳下土坎，颤抖着双手扶住坐在地上的姑娘，关切地问道：“姑娘，伤着哪儿没？”

“你这人是个疯子啊，没长眼！你是打人还是打猎啊？”正在痛苦地呻吟着的姑娘见跳下土坎的先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先来一边小心赔着不是，一边忙着察看姑娘的伤势。姑娘左手掌被猎枪散弹击中，血直往下淌。幸亏平常身上总带着止血草药，先来急忙将草药粉小心敷在姑娘的手掌上，从衬衣上扯下一片布将姑娘的伤处轻轻包扎好。待一切做妥，先来再细看那姑娘时，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正寻思该问还是不该问，那姑娘倒先开了口。

“哟，这不是先来哥吗？”

“你是？”

“我哥叫大山。”

“啊，你是大山的妹妹呀！怪不得我总感觉在哪见过呢。你一个人跑这林子里来干吗？”

“我哥说，今天他要给我表姐介绍个对象，等会儿我表姐和那个男的都要到我家来。这不，我到山上采点野果子回家好招待他们啊！”

“啊呀，真不好意思。我这下可误了你的事了。我们还是先去找个郎中瞧瞧你的伤吧，免得将来伤口发炎化脓不好治。”

“没事，回家让我们村的胡郎中看看就行了，这老头可神了，专治跌打损伤，老远的人都来找他看病呢！”

“是吗？那我们就赶紧走吧。”

先来扶着姑娘回家，穿林趟水，爬山过桥，一路小心翼翼。

寨子里的胡郎中瞧了姑娘手上的伤，说这散弹子长着眼哩，不伤筋不伤骨只伤皮肉。几粒铁沙弹子已经透出，只需上点药水消消炎，好生休养几日，料无大碍。

大山给先来介绍的那个女子因为反悔了没来，先来就当没那档子事，也没太在意。只是大山的妹妹小红因为相亲这事挨了他一枪，左手中了枪子，心里就丢不下那个愧疚。于是，先来再捕获了兔子、狐狸、獾子什么的，隔三岔五就往大山家送去，一来算是给小红赔不是，二来也是真心实意想给小红点补偿。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已有些时日了。小红的父母见先来这小伙子人不懒，心眼儿也实诚，有心想要他做个女婿。小红也是日久生情，心想先来虽说伤了自己，但那纯属是误伤么，账不能算在他一个人的头上。再说人家还是自己哥哥的朋友呢……心里头也有了那个想法。大山见自己的父母和妹妹都挺喜欢先来，自己也早存了份心思没说出，只是明里暗里多给妹妹和先来提供些相互接触的机会罢了。其实先来也不是榆木疙瘩一个，小伙子早已从小红家人的眼棱眉梢上看出了一些变化，只不过仍假装不知，言行举止间越发表现得殷勤和诚恳。

这天，先来又像往日一样，手里提着只兔子进了小红家的院门，还没等他将兔子放下，小红的父亲就过来招呼他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去坐坐。小红的父亲拐弯抹角地说了他们家人对先来的好印象，顺带漫不经心地问了些先来的家庭情况，末了还嘱咐先来以后不要老是送猎物来，别误了他的正经事之类的话。大山倒好，有一天干脆把先来叫到僻静处，开玩笑似的对他说我妹对你印象不错，你就娶我妹吧。先来求之不得，傻笑着一口应承了下来。

先来打小就是个孤儿，是大婶把他拉扯长大。虽说二十三四的大小伙子，这相亲、娶亲三媒六聘的事还得大叔大婶替他算计、操持。里亲外亲若干人等忙忙碌碌了一段日子，隔年的正二月总算帮先来将新媳妇娶到了家。

媳妇进了门，一个完整的家就算立起来了。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先来过去一人过惯了，扛着杆猎枪满山转悠，赶哪吃哪，有什么吃什么，从来没计划过什么，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今可不同，媳妇在家里等米下锅，每天开门七件事，件件不能落人后。你即使上山走的再远，到了吃饭的当口，也得赶回家来，因为家里还有一个人在等你回家。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生活的烦恼也在这平淡的日子里渐渐的多了起来。

刚开始时，媳妇小红只是反感先来那个游荡习性，屁股像坐不住似的，人整天不落家。有时实在烦了就骂他几句：你娶个媳妇干啥哩，当花瓶摆家里好看还是咋的？你不如跟你的枪过日子，省人家多少事啊……到后来，媳妇小红见先来回家总摆弄着他那杆猎枪，家里的大小事跟他没关系，于是就经常摔盆子打碗，使起了性子。然而，媳妇越是闹腾，先来在家里呆的时间就越少，最后索性一连几天不着家，人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再后来，媳妇常常眼泡哭得红红的一个人拎着个包裹回娘家住去了。

渐渐的村子里闲话四起。有人说小红嫌弃先来了，要跟先来打离婚不想跟他过了。也有人说先来在山里头有个相好的，那女人很厉害，逼着先来跟她结婚。闲言碎语在村子里传来传去，越传越悬乎。后来传到了先来的耳里，他只是笑笑一言不发。传到小红的耳里时，小红跟先来不依不饶，撕破脸皮打打闹闹了好几天。

婚姻终归是夫妻两个人的事，尽管姻亲层层环护，也总不能确保两个人之间的婚姻是幸福的，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插手夫妻二人间的那些细事。终于生活的琐碎将先来和小红两口子彻底压垮，他们各自再也无法容忍对方，末了离婚成了最好的选择。

离婚后，先来跟着一伙人到江西和福建交界的武夷山打猎去了。小红却没出村，事情还没等她想好要怎么办，村里的大叔大婶就窜掇她和同村的光棍汉大柱子到一块过。自打与先来结婚后，小红就认识了先来的这个发小大柱子。平常，先来打猎回来，都要把大柱子叫家来一块吃喝，有时先来上山打猎去了人不在家，田地里的庄稼需要人打理时，小红也会叫大柱子过来帮忙。大柱子打小没了爹，是瞎眼老娘把他一手拉扯长大，老实巴交人品没得说，只是背上的罗锅子和口吃的毛病成了他的拖累。村子里大叔大婶的劝慰，小红不是没听，她心里头寻思，女子生来不就是嫁汉吃饭嘛，大柱子守着瞎眼老娘不离不弃，有情有义又孝顺，嫁这样的男人不比那不着家的强……心里头有这个想法了，再有大婶大妈过来劝慰时，就顺水推舟地应承了下来。乡村里再嫁的女人是不会大操大办的。隔了些时日，一群婆婆妈妈们簇拥着小红，男人们帮衬着将小红的几样简单行头一块儿搬到大柱子家里。大柱的瞎眼老娘安排大伙聚到院里吃了顿便饭，一切就都妥当了。

先来他们一伙人打完猎再从武夷山兴冲冲回到村子里，时间一晃已过去了两三月。小红这时已是腆着个大肚子的孕妇，在大柱子家里伴着瞎眼老娘进进出出。先来红着脸进了大柱子家，憋着面皮管大柱子的瞎眼老娘叫了一声婶，将一包孢子肉干放在桌上，一双新解放牌胶鞋递到大柱子手里，出门头也不回就走了。大柱留他吃完饭再走，先来拿还有事搪塞，不肯留下。小红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先来，一言未发。

再后来，小红生了个胖小子，大柱给孩子取名叫木柱。木柱长到七八岁时，村里人越看越像是先来小时候的样子，就都说这孩子是先来的。为这事大柱子私下问过小红，小红心里清楚，就是不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很快，怀里的孩子长大上初中了。这天木柱放学回家，路上几个小子打赌比赛爬树，看谁爬得高爬得快，结果没想到木柱从高高的大树上摔了下来，把原本聪明的脑瓜子摔出了毛病。书没法读，家里的农活也干不了，后来大柱子和小红再三跟大队干部求情，总算让木柱到大队林场当了一个护林员……

三

“抬抬身子。”护士又拿来一瓶打点滴的药水，手脚麻利地换下了空瓶子，却见老爹将输液管压在身子下面没反映，于是轻轻地叫了一声。

“老爹，您想啥呐？”蓉蓉和石头正小声地聊着什么，见老爹半天没反映，石头着急地叫了

起来。

“啊，啥？”先来老爹突然醒来似的，用手抹了把眼角，猛地在病床上挣扎着坐了起来。

“躺下，没事。”护士捉住老爹的手臂，顺势轻轻抽出压在身子下面的输液管后，轻手轻脚地走了。

“唉！几十年了，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屁事。”先来老爹叹口气，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什么几十年的事啊？”正在一边闲聊的蓉蓉和石头听老爹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蓉蓉拿眼望了下石头，那意思是问石头知道不。

“你木柱叔打小脑瓜子就出了毛病，疯疯颠颠时好时坏。自进了林场，闹了不少的事。那次在林子里差点没把一个过路人给打成残疾。还有一年秋天，你山外开饭馆的新禾叔进山来，想跟我要点山货回去好做买卖。因为此前我们好久没见面，那天见面后，我们聊得十分投缘。可谁曾想，我们的话匣子才刚刚打开，你木柱叔不知从什么地方就冲了过来，一棒子打在新禾的面门上，当时就打掉了新禾的两颗门牙，吓得新禾连饭都没吃连滚带爬地跑下了山。”说到这儿先来老爹叹了口气。“唉！不知是什么时候，他看上了我那管猎枪了，天天跟我要。只要我背着枪出了门，他就跟在我后面不依不饶，我不答应就跟 me 急，几次三番都差点要动手打我，被我给喝住了。”先来老爹无奈地摊开手掌，说话的腔调明显带气。

“老爹，现在政府不是封山育林不让人打猎了吗？你把猎枪给处理了不就行了嘛，何苦让木柱叔老惦记着呐！”石头坐在床边，轻声地安抚着老爹。

“你小子说的倒轻巧，这枪可是跟我几十年的老伙计，我可舍不得它。自从封山后我已封枪好几年了，今天若不是你要去当兵，我是不会动它的。再说了，枪虽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也不动它，可有人每天要偷偷去看它好几回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喜欢它啊？”先来老爹说话时满脸的苦笑。

“老爹，听我爸说木柱叔是您老的儿子，您何不给他留下点将来值得他念想的东西呢！”石头小心地讨着老爹的欢心说。站一边的蓉蓉，拿眼白了石头一下。

“唉，几十年了，实际上我就是把你木柱叔当儿子待的，我心里处处护着他呢！我不是不想把枪给他，就他那个疯疯傻傻的病，万一他拿枪伤着了人怎么办？我如何向人家交待！再说就算他拿猎枪去打野兽，我也是放心不下的。动物都有灵性，我与它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了解它们。为什么我年轻时，你木柱叔他娘都劝不住我打猎的心，而现在政府贴一个告示我就主动封了枪？其实，动物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大山里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它们，我们就孤单啰……”先来老爹说着说着，用衣袖揉了揉眼睛。

四

十一月初，穿一身肥大新军装的石头跟着镇上王部长他们一起去部队了。石头从村里走的那天，先来老爹紧紧拉着石头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一路上老爹告诉石头说：木柱叔已经被村干部们强制送镇上卫生院治病去了，自己也打算明天到政府去交枪去，今后要一心一意看护大佬山的林木和山里的动物，不让再有人伤害到它们。蓉蓉一个人偷偷爬到大佬山山顶，站在一块又高又大的山石上，望着石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

（责编：朱新民）

掌鞋摊

李春燕

大楼下，街拐角，一排遮阳伞笼着掌鞋摊儿。天热得要命，不掌鞋的人也站在遮阳伞下乘凉。掌鞋的师傅们活儿不多，聚在一起乒乒乓乓地杀棋，一些看棋的人争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像毛毛雨一样落在了下棋人的光脑门儿上。

“喂，师傅，修一下鞋跟儿。”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到了棋摊儿上，所有下棋的师傅们都抬起了头。

下岗后摆摊儿掌鞋的安老奎见一个姑娘坐在了自己掌鞋摊儿的马扎上，便放下棋走了过来。他把一块油布铺在屈起的膝盖上，凉帽下发红的眯眯眼看着接过来的长脚尖皮鞋。

“师傅”姑娘的赤脚不穿那双不知多少人穿过的备用拖鞋，而是翘在另一条腿上。她说：“鞋跟掉了，帮我重配一个。”她的大披肩发遮着半张脸，牛仔超短裙下的膝盖上搁着一只握着钱包的秀手。微风吹来，浑身散发着香味儿。

“哎，是，是。”安老奎戴起老花镜，老花镜的腿子用线绳系在了光头的脑后。他习惯地把两枚秋皮钉含在干裂发灰的双唇间，用铲刀修理着鞋跟儿。他说：“也怪了，现在女同志穿的鞋尖又瘦又长，舒服吗？过去是三寸金莲，现在是一尺火箭，中国女人就爱在脚上做文章，女同志的脚总没有好日子过。”

“什么呀，什么呀，”姑娘用摩托车钥匙磕答着翘起来的赤脚，樱桃红唇一抿，笑着又说，“过去是强迫，现在是自愿。那会儿男尊女卑，现在男酷女秀。生活讲质量，花钱不问价。”

一说花钱，安老奎激灵了一下，他抬起头瞟了瞟姑娘，黑里透红的脸上浮起了阴云。他连忙把姑娘皮鞋里的鞋垫儿抽出，看看鞋垫儿，又瞧瞧鞋窝儿，然后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说：“姑娘，你们身上的零用钱一般情况下习惯怎么带？”他挥着小锤，钉得很响亮。

姑娘翻白眼盯着安老奎，一时没理解安老奎的话意，秀眉一挑一挑的，半晌才说：“我习惯装在手袋里，当然因人而异，各有所好。您问这干啥？”

“哦，”安老奎接过姑娘的另一只皮鞋后说，“装在手袋里的钱不安全吧？”

“那……还有安全裤衩，可以装在裤衩的小袋里。”姑娘又翘起了赤脚。

“那也不安全吧。”安老奎说，“要是小偷用刀片儿一划，那还有个深浅？”

“讨厌！”姑娘甩了一下披肩发说，“您究竟想说什么？装钱和掌鞋有瓜葛吗？”

安老奎不慌不忙地掌鞋，慢条斯理地说：“你说这鞋除了塞脚还能塞什么？”

姑娘想了想说：“您说还能塞什么？”她搓着赤脚，有点不耐烦。

“在大街上弯腰抽鞋，人们会注意吗？”安老奎又细心地看着这只皮鞋里的鞋垫儿。

“哦，我明白了，”姑娘说，“您是说为安全起见，把钱塞在鞋窝里或袜腰里？我可不这么做，把脚气传播出去，让别人在指头蘸着唾沫点钱后舌头得鸡眼病？”

“可我遇到过，”安老奎为了闲聊，故意放慢了手中的活儿，说，“前不久，是16号还是17号，记不清了，有个姑娘来掌鞋，那姑娘也很秀，跟你差不多。她走后我收拾鞋摊儿时，发现那姑娘扔下不用的鞋垫上粘着两张百元票子，是脚汗粘住了吧。怪我老眼花红，也怪她毛毛草草，她也许是个读书人，二百块钱是半个月的饭钱；也许是个看病的人，二百块钱能做个透视B超什么的……我等呀等，等到天黑也不见有人来问，等了十几天还是不见有人来问。我下岗了，没了固定收入，这二百块钱我买几袋特精粉，老两口能吃半年……可我……”

“哎呀，谢天谢地。”姑娘没等安老奎说完，伸出一双玉手，紧紧地攥住安老奎树皮一样粗糙的双手说，“大爷，您说的那个丢钱的姑娘正是我妹妹，她正在上大学，是来您这掌过鞋。后来她来找过，但记不起在哪个鞋摊儿，我可替她代领……”

“真的吗？”安老奎双眼闪光，从姑娘手中抽出手，从怀里掏出了二百块钱。

“谢谢了！”姑娘拿着钱说，“咱们有缘，我叫妹妹给您送面锦旗致谢，祝您财运亨通，日

进斗金。再见！”说完，骑着摩托远去了。

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姑娘，正是那天掌鞋丢钱的姑娘，她对安老奎说：“大爷，那天我在您这丢了二百块钱，您看见没有？”

“噢，是丢过，”安老奎说，“不过刚才你姐领走了。”

“什么？”姑娘脸红了，“我哪有什么姐呀？”

（责编：朱新民）

改 嫁

蒋秀娣

锦苑社区退休干部胡若诚的妻子不幸患病去世，撇下他孤独一人。子女们都已成家，在料理完丧事后，为老胡找了个钟点工小苗，含泪告辞。老胡的日常生活虽然有小苗照料，可他感到寂寞凄凉，他想找一个老来伴，两人相携共度有生之年，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于是，每天晨练时，老胡的目光有意识地在那些大妈们的身上盘旋，不动声色地寻找着自己的目标。

事有凑巧，老胡很快发现晨练的队伍中新增加了一位大妈，她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眉宇间藏着几分幽怨。老胡对她很有好感，旁敲侧击地打听了一下，得知她名叫许芳，也是孤身一人，心里暗喜。于是，老胡把自己晨练的位置调换到许芳旁边，开始走近许芳。几番对话后，决定向许芳发出“黄昏恋”的信号，在一次晨练结束时，他把一张纸条悄悄塞给许芳，上面写着：“许女士，明天下午2时，我请你在雅美茶馆喝茶，届时恭候光临。”

老胡把纸条给了许芳后，一颗心忐忑不安，他嘲笑自己：“我怎么变成恋爱中的年轻人了？”第二天晨练时，他用视线寻找许芳，不一会，许芳来了，与老胡耳语：“去茶馆不如去肯德基，可以吗？”

老胡开口笑了，想不到许芳的口味竟然与小孩子相同，喜欢吃肯德基，他当然乐意听从。老胡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小苗已经把住处清扫得窗明几净，老胡让她把自己的西装熨平，皮鞋擦亮，小苗见每天闷闷不乐的老胡忽然神清气爽，猜想到他遇到了喜事，也为主人感到高兴。

下午2时，老胡准时来到肯德基，刚找了个位置坐下，许芳来了，还带着个男孩子，对老胡说：“这是我的孙子康康。”老胡见康康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很可爱，常言道：爱屋及乌，不由对康康大献殷勤，点了一桌子吃的，让康康品尝，康康美美地吃了起来，老胡问他：“你妈妈呢？”许芳连忙回答：“她妈妈上班去了。”老胡见许芳脸色黯然，便不再多问。

自那以后，老胡和许芳几乎天天见面，在聊天中，老胡明白了许芳的不幸遭遇：几年前丈夫病故，极度的悲伤使她大病了一场，谁知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今年春天，惟一的儿子又命丧车祸。老胡的内心对许芳充满了同情，既然如此，两个孤独的人何不尽快变成一家人呢，也好彼此有个照应。于是，在一个秋风瑟瑟的午后，老胡郑重其事地把想法告诉了许芳。

许芳听后，先是沉默，忽然，泪水盈满了眼眶，她说：“老胡，你真的愿意娶我为妻？”“当然。”“我可不是一个人，康康必须跟着我一起住到你家去。”

老胡感觉有点突然，从古到今，妈妈带着孩子改嫁是平常之事，奶奶带着孙子改嫁却是稀有之举，虽然康康的爸爸死了，但是，康康有妈妈呀，他问许芳：“康康的妈妈会同意吗？”许芳的眼泪成串地往下掉，她哽咽着说：“老胡你不要提康康的妈，只当她死了，康康没有妈。”接

着，她告诉老胡，当初儿子惨遭车祸，尸骨未寒，媳妇就闪电般地找好了对象，准备重披婚纱，把年幼的康康交给奶奶，离开了这个家。她抱着康康痛哭了一场后，发誓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从那以后，媳妇除了每月一次把儿子的抚恤金送来，就形同陌路人了。接着，她对老胡申明：如果老胡不能接纳康康，那么，她也不能与老胡结为老来伴，她是绝不会置康康于不顾的。

听了许芳的倾诉，老胡对她祖孙两人满怀同情，他迅速盘算了一下，自己有退休金，还有多年的积蓄，一起抚养康康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他告诉许芳，他很喜欢康康，希望尽快组建新的三口之家，和许芳一起悉心抚养孩子。许芳眉宇间的几分幽怨不见了，她庆幸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后，终于找到了晚年的幸福。老胡的孤独感也一扫而光。这天，他请许芳和康康来吃晚饭，熟悉一下新家的环境。他让小苗煲一锅靓汤，多炒几个好菜。

夜幕降临时，许芳带着康康来了。老胡让小苗送上茶水，可奇怪的是，小苗却迟迟没有露面。康康早已经里里外外跑了一圈，然后大喊一声：“奶奶，妈妈在这里！”许芳一惊，随即问老胡：“康康的妈妈怎么会在你家？这是怎么回事？”老胡说：“我家除了钟点工小苗，没有别人……”猛然，他如梦初醒，看来这小苗就是许芳的儿媳妇！许芳脸色铁青，说：“原来是她！她没脸见我和康康，当然不敢出来！”然后，拉起康康的手说：“走，康康，我们回家去。”老胡拉住许芳：“别生气，不是说好在这里吃晚饭的吗？”“今天即使是龙肝凤肉，我也咽不下去！”老胡又劝又拉，许芳执意要走，正在不可开交时，小苗出来了，她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她说：“妈，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你听我说！”

小苗说，当初公公去世，婆婆悲痛得大病一场，谁知不久又是雪上加霜，又痛失惟一的儿子，婆婆是心如死灰，几次三番想结束生命。万般无奈之下，小苗想：婆婆最爱康康，只有康康才能分散她的注意力，淡化她的痛苦，而自己如果不离开这个家，婆婆就不会接受康康。于是，小苗谎称自己有了意中人准备结婚，离开婆婆家后，做钟点工挣钱，每月把工钱交给婆婆，只说是上头发的抚恤金。她原打算把真相还要隐瞒一段时间，然而现在婆婆有美满的归宿，她才忍不住吐出真情。

真相大白，许芳与小苗抱头痛哭，一旁的老胡也唏嘘不已。好个小康康，早已对着一桌佳肴，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

（责编：朱新民）

舌尖上的故乡

谢祺相

一、香椿的气质

香椿的味道最有特点，喜欢的人都说，香椿的香味浓郁芬芳而且独特，是世间无可替代的美味。不喜欢的人认为香椿的味道实在是怪，怪得人忍受不了，即使只吃一口，那味道留在嘴里，三五天祛除不净。其实，这就是香椿的气质，独特而不谦卑，热烈却又缱绻。

香椿的香味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我曾经试过用比喻、拟人甚至夸张等多种手法，都无法写出形象的香椿香味。最终，那些众多的文字堆砌在一起，就像没有生命力的一盘散沙，在真正的香椿面前轰然倒塌。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象，假如我是一只鸟，定要把巢筑在高高的香椿树上，便可日日夜夜嗅着香椿的气息，白天怡然自得，夜晚轻松入梦。假如我是一只昆虫，也要在香椿树上过完短短一生，我可以吮吸香椿的汁液，啃啮香椿的枝叶，尽管我知道这样做对不住我所钟爱的香椿，但无法抗拒其诱惑。

要是把香椿看成一位女性，它有着如此鲜明独特的气质，前世定是一位饱尝爱情艰辛的女子。她生在官宦巨贾之家，在父母亲人呵护下长大，她无忧无虑不愁吃穿，没有受过一丁点的委屈，她善女红、读诗书、弹琴瑟、喜歌舞。就这么一位端庄贤淑温柔可人的女子，在懂得人间情爱之时，巧遇了一位粗壮长工或者落魄书生。这是很多古代爱情故事中出现过的情节，她们遭到家人的反对，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勇敢的香椿跟着心爱的男子私奔了。他们躲在乡村过着粗茶淡饭却极其幸福的普通生活，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到得生命终结之时，变化成一棵香椿树。没有这些刻骨的爱情，怎么能有今日的浓郁芬芳？

要是把香椿看成一位男子，它的味道曲折盘旋历久不散，肯定有着非比寻常的生活艰辛。他可能生在贫穷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吃的是千家饭，穿的是百衲衣，不幸的他却聪明过人，喜读诗书，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在乡人资助下进京赶考，最后博得功名。功成名就的香椿，依旧有着乡民的纯洁与朴实，他耿直不阿的脾性、感恩社会的德行，注定只能是一个异类，在尔虞我诈的官场里最后成为牺牲品。好在还能全身而退，回到生他养他的乡村，后来可能成为勤劳的农夫，也可能是教书先生，但在其死后，还是变成一棵树，一棵与众不同能令人产生思考与想象的香椿树。

这就是香椿，和其他树木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吮吸着同样的雨水，脚踩着同样的泥土，头顶着同样的蓝天，却有着不同的气质。说一棵树的气质似乎有点矫情，而一旦你爱上香椿，就会爱其一生，这却是真的，就像不离不弃的爱情。

二、荸荠的食相

能把自己长得如此难看却又如此美味的，非荸荠莫属了！

刚从田里刨出的荸荠，粘着很多潮湿的泥巴，黑黑的外表像铁，像锈迹斑斑的陈年古物。荸荠圆形，却又不规则的圆，仿佛一个刚学画画的孩子，由于笔力不够，怎么努力也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圆，不是这儿缺了一点，就是那儿鼓出一块。扁扁的荸荠有点像奔马的蹄子，因此又有个俗名叫“马蹄”，不过，却比真正的马蹄丑了许多，既看不出可以凌空飞跃的气势，更没有落地有声的韵律。荸荠应该是很胆小的植物，绿色的茎比葱和韭还要纤细，想让人将之混淆于野草来保全土下这一坨套着黑衣的果实。但怎么能斗得过人类呢？冬春之际，人们梳理完枯黄的荸荠的茎叶，将之挖掘出来，洗净粘附的泥土，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

吃荸荠必须去皮，连皮吃荸荠小时候馋极了曾尝试过，嚼在嘴里很多渣子，尽管也还有甜甜的汁水，但更多了些泥土的腥与糙，让荸荠的清甜大打折扣。记得上学时学习不用功，经常被老

师批评，比喻成“水牛吃荸荠，食而不知其味”。水牛吃荸荠，想来是无意中在耕田里得到的，也算是一份意外之喜了，印象中水牛吃东西都是细嚼慢咽的，为何会食而不知其味呢？大概是水牛不会削皮的缘故，真是浪费了美味的荸荠。

如今春天的菜场，经常有很多卖荸荠的妇人，她们一边出售荸荠，一边在削皮，赚些辛苦钱。不削皮的荸荠几乎是没有人买的，人们珍惜自己的时间，都买现成削好皮的荸荠，虽说人们没有水牛勤劳，但要比水牛聪明得多。销售荸荠的大嫂或者大婶们，是值得尊敬的，她们做得久了，每个人都成了削皮的高手，看她们削皮也是一种享受。小小的荸荠在她们左手里旋转着，右手拿着一把小小的水果刀，或者刨子，也不见怎么动，难看的荸荠就脱去了黑色的外衣，露出里面雪白的果肉。她们的劳动，说起来也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只是春天的荸荠价廉，想来收入也不会高，但凡日子好过一些的人家，谁愿意整天削荸荠，让手指染成令人心疼的深褐色呢？

荸荠口感清脆，营养丰富，还能止咳祛火，因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吃荸荠的人，只在乎它是否好吃，而不会想到它曾经难看的外表。荸荠吃法很多，生吃、切片炒肉、剁碎炸圆子、烧汤、煮粥、包饺子等等，已经被人们发挥到了极致。荸荠果菜两用，但身份也极其尴尬，既不属于光鲜亮丽的水果，也不属于水灵养眼的蔬菜。其实，这或许正是荸荠的聪明之处，不管你如何动脑筋，如何对它表现出热情和喜爱，荸荠总不改自己的初衷，还是长得很难看，尽力躲在土里面，不想成为人们的口腹之物。

三、槐花纯朴似村姑

我又闻到家乡槐花的香味，那淡雅馨甜的芬芳直沁我心脾。虽说我居住的城市离家乡小村有一百多里，但母亲说我鼻子尖，每年都能闻着槐花香味回去。

同样鼻子尖的还有放蜂人，这些天南地北的外乡人仿佛更性急，每年油菜花开之前，用货车运来满满一车的蜂箱，在田头地边搭起帐篷便算安了家。不几日，油菜花竞相开放，蜜蜂到处飞舞忙碌，可是等油菜花开完，这些人还呆着不走，由原来的性急变成了慢性子，莫非是贪恋我们乡村新鲜的空气和淳朴的民风？其实不止这些，他们是在等待槐花开，据说槐花蜜是最上等的花蜜，他们岂可错过这个绝佳时机。

四月底五月初，槐花终于开了，而我也会闻到越来越浓的槐花香味，像那些放蜂人一样，赶到槐花香气包裹着的小村。墙院里，放着淘洗干净的竹篮，旁边竖着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绑着树枝锯成的天然小钩，那是父亲早就为我准备好的采摘槐花的工具。采摘的时候，轻轻勾住槐花，然后用劲一拽，那一大串槐花便从天而降，飘落在我的竹篮里，仿佛还带着微微笑意。

家乡的槐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槐，又称为本槐，国槐的槐花小而密实，未开时有点像米粒，因此又称槐米，采摘下来以后是舍不得吃的，尽数卖到收购站作为药材。而另一种槐树就是刺槐，家乡人都称之为德国槐，据说很多年前是由德国人带过来的，但在中国栽培一个多世纪，早已入乡随俗，成了春日枝头美丽一景了。这种槐花更加硕大奔放，一串串若隐若现在翠绿的枝头，既像洁白无瑕的仙子，又像羞涩怕人的村姑。德国槐花收购站是不收的，正好便宜了贪吃的我们。槐花做法很多，凉拌、烧汤、槐花饼、槐花糕都香甜可口，而把槐花在开水里过一下，然后晒成槐花干，用来炒菜、包包子、包饺子，则风味更佳，也是我的最爱。

曾经读过一首写槐花的诗歌，“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这首诗同槐花一样沁人心脾，令人沉醉，然而在扬州见过真正的琼花以后，我倒是觉得还不如槐花的美和香。虽说槐花总是半掩半藏，让人不易欣赏到她的全貌，但其羞怯的样子却更令人动容。在我看来，槐花就是家乡朴实美丽的乡村姐妹，就是纯洁善良的天然村姑。

采摘完槐花，饱过口福之后，告别父母，我又要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里。而那浓郁亲切的槐花香，带着家乡特有的气息，一直挟裹着我，久久不散，仿佛真的浮香一路到天涯。

四、红薯飘香时节

日本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公布20种抗癌蔬菜“排行榜”，将红薯列为冠军。经常食用红薯有预防便秘、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细腻、延缓衰老等作用。

红薯最简单的食用方法是生吃，把红薯洗净、削皮，即可食用。红薯在入冬以后，酥脆多汁，生吃的口感最好。如果将红薯切成条状或块状，再将苹果、黄瓜、荸荠等切成相同的形状，加以白糖、麻油，一起拌匀装盘，则是清爽可口的凉菜，喝酒时食用，有解酒生津的功效。

相信很多人被街头传来的烤红薯香味吸引，寒冷的冬天，买上一个烤红薯，热热地剥开来吃，既暖手又暖心。只是街头烤红薯多以废弃油桶改成的碳炉烤制，健康方面令人担忧。如果在家里把红薯洗净，放进烤箱里烤，那么就卫生得多。没有烤箱，也可以将红薯切成薄片，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吃起来口味依旧，并且无健康方面的担忧。

蒸红薯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将红薯洗净，放进蒸锅里蒸，就像蒸馒头一样，熟了以后端上桌，红薯就真像是天然的馒头，无怪欧美人称之为“第二面包”。在做米饭时，把红薯片放到饭煲里，等米饭蒸熟的时候，红薯也就熟了，此时的红薯加上米饭的香味，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而米饭有了红薯的甘甜，也更加可口。如果想吃红薯米饭，则把生红薯切成小丁，和米下锅拌匀，做出来的红薯米饭格外松软香甜，营养更加丰富。把蒸熟后的红薯搅拌成糊状，糅合进面粉里做馒头，做出来的馒头香甜松软，在我们家乡称之为红薯糕，也很有特色。

煮红薯也是常用的方法，在乡村红薯丰收时节，家家户户都会食用。红薯切成块，放在稀饭里煮熟，边吃红薯边喝稀饭，红薯饱人，稀饭解渴，且都香甜无比。如果不想喝稀饭，可以把红薯切成条，放在清水里煮，俗称红薯茶，这样吃起来就爽口得多。还可以把红薯条放在锅里加油盐酱醋爆炒，然后放水煮熟，这样的红薯咸中带甜，滋味独特。

红薯还可以做菜，可煎可炸可炒。煎时将红薯切成片或条，放进热油锅里煎到色泽金黄，出锅冷却以后，红薯片酥脆香甜，比买回来的那种土豆薯片更加味美香甜。炸红薯是将红薯片放到油锅里炸，炸之前裹上一层用水调好的面粉或者淀粉，外面酥软，里面香甜，口感极佳。而且做好的红薯条红薯片还可以再和肉丝、腰片爆炒，做出来的菜不仅色泽动人，口感更佳，佐饭下酒，都很适宜。

红薯好吃，但不适宜多吃。在吃法上下点功夫，不但可以提高生活品质，更可以添加生活乐趣。

五、青青马齿苋

每年五六月间，正是农村最繁忙的时候，人们把精力都放在田里。等到田里农活忙完，各家小菜园里野草野菜肆虐，这些野菜当中，长得最旺盛的就数马齿苋了，人们把这些嫩汪汪的马齿苋割回家，用开水焯过，在阳光下晒干，密封收好，当是意外的收获。

马齿苋因为形如马齿而得名，人们又通俗地称其为马牙菜。马齿苋茎干粗实、叶片肥厚，在田埂边地缝间都可生长，对水肥要求不高，尤其是高温干旱季节，别的植物都蔫巴巴的，而独有马齿苋不怕阳光暴晒而生长旺盛。这个特性还有一个优美的传说，据说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晒得大地如火烤一般。为了拯救万民，后羿用弓箭射掉天上九个太阳，最后一个太阳为了逃生，躲藏在马齿苋的叶片之下，才逃过一劫。为了报答马齿苋的救命之恩，无论天气多么炎热，太阳都不会晒死马齿苋，因而马齿苋还有一个别称为“晒不死”。

马齿苋有很好的药用效果，记得我七八岁那年夏天，整天和小伙伴们在外面捉知了、掏鸟窝等疯玩。由于天气太热，经常一身臭汗跳到小河里洗澡，口渴难耐之际，也不管河水是否干净，张口就喝。几天下来，我突然肚子疼痛难忍，然后拉肚拉得人都变了形，不仅如此，脖颈肩膀上还出痱子，密密扎扎的小疙瘩，又痛又痒，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吃了几天药也不见好，后来奶奶到田里割了一把马齿苋，放在锅里熬汤让我喝，还用毛巾蘸着汤水擦洗痱子，说来也是奇怪，两天一过，我的肚子就不疼了，身上的痱子也慢慢消失。马齿苋不但救过太阳，还救过我，真是一种深情厚谊的野菜。

杜甫作过一首《园官送菜》的诗：“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意实数，略有其名存。

苦芭刺如针，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国。”由此可见，马齿苋在我国有很久的种植和食用历史。从初夏到深秋，采割茂盛幼嫩的马齿苋，洗后用开水烫软，挤汁切段，拌以食盐、米醋、酱油、蒜泥、麻油等调料，做成凉菜，味道鲜美，润滑可口。当然，马齿苋作为食药并用的野菜，食用的方法多种多样，马齿苋粳米粥、马齿苋鸡丝粥、马齿苋绿豆汤、马齿苋冰糖粥等等，都各具风味，且对人体大有益处。在所有的做法中，马齿苋包子是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可以一年四季常吃。把干马齿苋用水泡软，切成碎末，拌上葱花油盐，再加些猪肉丁，荤素搭配，那么味道就更好了，上笼子一蒸，香气飘出很远，闻着口水就要掉下来。

六、桑枣之味

天渐热，桑树阔大的枝叶间慢慢长出果实，起先是淡红色，硬硬的。随着时间推移，果实越长越大，颜色也越来越深，到得最后，变成深紫色，果实上每个小粒都很饱满，油光闪亮，仿佛新鲜的汁液要从中迸出来。这时候，最高兴的要数那些自由飞翔的鸟雀了，它们一边叽叽喳喳地叫唤着，一边享用酸甜美味的桑果。而田间劳作的人们，正是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候，擦去汗水休憩的间隙，摘几粒放进嘴里，则满口生津，既止渴又解乏。

桑果名曰桑椹，因其味美，在我的家乡，人们都亲切地称之为桑枣。一般成熟后有指头大小，味甜多汁，营养丰富，具有利五脏、关节，通血气、滋阴养血、安魂镇神等功效。清代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中曾有记载：“桑椹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由此可见，食用桑枣，好处多多。

桑枣虽有诸般好处，但由于桑树的更主要功能是养蚕，因而卑微的桑枣得不到人们重视，没人将它作为真正的水果来对待。熟透的桑枣，用手一摸，会手指乌黑，吃得几粒，嘴唇也被污得发黑，不小心还会弄脏衣服。孩子们难抵桑枣的美味，偷偷采摘来吃时，经常招来大人的呵斥，在我小时候，就被告诫过桑枣吃多了，肚子里会长出桑树来，弄得我们偷偷流口水。后来乡间有人设点收购桑枣回去培育桑苗，虽说只有两分钱一斤，但这个喜讯让我们整日忙碌在桑树底下，攒几块钱零用钱是没有问题的。

离开乡间多年，竟无缘再尝桑枣的滋味，城市里难觅桑树的影子。前些时候参加农家乐旅游，午饭间有一道烧鸡块的菜。鸡是农村的草鸡，鲜美自不用说，辅料是一种带些酸味的小枣，席间众人都不识是何物，待问过主人，才知道竟然是尚未成熟的桑枣。佩服主人精明的同时，心中感慨，怎么也没想到，桑枣也能堂而皇之地上得餐桌。

闲来读欧阳修的诗，“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那些熟悉的景致，不由得勾起我思乡的心情，更有一番想尝尝桑枣的冲动。妻子见我情痴，从超市购来两袋真空包装的食品，打开以后，竟然就是桑枣，忙不迭丢两粒到嘴里，再看包装上的文字，产地竟然就是我魂牵梦萦的家乡。原来，桑枣离我如此之近，家乡的滋味触手可及。

（责编：李善成）

随园半轮清月下的美女作家们

李 琦

又到金陵，从熙熙攘攘的秦淮河桥头，到闹哄哄的乌衣巷，再到冷冷清清的媚香楼，行走在被市场经济熏染的色彩绚烂的文化色彩中，试图找寻古色古香的随园曾经的踪迹，明知道随园早已在这片土地上遁声匿迹了，如今的南京师范大学就是从前袁枚的私家园林，今天的这种找寻毫无意义，却执著地用脚步丈量着历史，在已经生长出高楼大厦的随园的遗址上遥想二百年前袁枚经营的那座美丽园林，想曾经活跃在其中的那些清代美女作家。

随园在南京的土地上的确了无痕迹了，但名字还在，以随园命名的诸多经营场所红红火火地在营业，随意走进路边一家随园饭馆，雕梁画柱，竹影婆娑，古雅的环境似有随园古韵，但毕竟空间太小了，三五步就走到了尽头，这哪能和袁枚建造的真正的随园相比呢。

不想在这里对袁枚这个人过多评价，他怎么发的家怎么建的私家园林怎么娶的一大群大小老婆怎么爱好女色男色闹绯闻都不去管他，这个倜傥不羁的风流才子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创新意识，他的经营理念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过时，他的吃喝玩乐的水平是一般官员豪绅望尘莫及的，放着好好的官不做辞职下海搞文化产业，不怕别人说闲话收罗大批美女弟子做研究生，游山玩水赏花弄月讲究饮食，一部《随园食单》把天下南北菜点烹饪技术研究了个透，主张张扬个性，倡导诗歌“性灵说”……这就是袁枚，把好色、好吃、好诗做成了自己的一块品牌，把自己策划成了清代最闷骚的知识分子，这种耽于性情的闷骚男人在今天很受小资女子青睐，清朝的女人好像对这样率真的男人也不排斥。

袁枚惜玉怜香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女人，他的好色在中央都是挂了名的，他在随园中活得很真实很滋润，他喜欢女孩子，也就不藏着掖着，明目张胆地喜欢着，红袖不管是添香还是添乱，总之有红袖左右相伴心里舒坦，身边围着一群不怎么漂亮的老婆和一群比老婆漂亮许多的女学生，他娶老婆的标准是：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老婆丑些是怕红杏出墙被别人挖了墙角，如果再招收一群恐龙似的女学生满眼都是丑兮兮的女人就亏大发了。据说袁枚的女弟子们个个出类拔萃，都是才女美女淑女型的贵族红颜，有钱有闲有才貌，袁枚能把教育这些女子写诗撰文折腾成时尚，能让躲在闺阁绣楼上的大家闺秀们婷婷袅袅走进他的随园接受再教育，这个事件本身就非常不得了。

袁枚公开招录女弟子授诗，在当时的南京城，在当时的江南，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一件具有轰动意义的大事，男人们都没想到会有无数深藏闺阁识几个大字的少女少妇勇敢地报名拜师，刚走出家门她们或许还有些羞涩，她们拿出自己在孤独寂寥中写出的文字让袁枚批评指正，中国女子压抑已久的激情一旦迸发那股子劲儿谁都拦不住。或许热爱女人的袁枚本来是想给自己寻找一批经常陪伴左右的红颜知己，没想到这群红颜非同一般，她们的才情文笔正契合了他的性灵说，沾上了随园的文气和灵气，才女们的诗文细腻隽秀灵动真挚，隐在其中的阴柔秀媚任何男子都写不出来，男人们不得不折服。

美丽的随园究竟走进过多少个女文学爱好者，恐怕袁枚自己也没个准数，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袁枚的女弟子中能考证出姓名的就有几十人，有人说是四十多名，四十多人正好凑够一个班，鹤发童颜的袁枚招了四十多个江南红颜做学生，天下男人能不嫉妒他吗，能不说三道四吗，好在这些美女平时不集中上课，不过也搞过两次大型活动，那两次闺阁诗人诗会都是在随园召开的，几十个清代美女作家欢聚一堂燕语莺声争奇斗艳，脂粉气和着墨香，那一刻随园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的柔曼情愫。这些女子写的诗好坏且不说，清朝那年月能把这么多才女集合到一块搞大型文化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场面也不多见。袁枚被江南文化女精英围在中间，白发和皱纹中都重新泛上青春的喜悦，这些才女与其说是他的学生，还不如说是他的粉丝，一个男人被这般多的女粉丝簇拥着，明星大腕的感觉让他陶醉得有些忘乎所以。“若道风情老无份，夕阳不合照桃花！”这是袁枚自己说的，说的就是他自己。

不管袁枚招收女学生的本意是什么，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随园对才女的开放无异于一股春风，使孤寂落寞有些小才气的江浙一带的才女在黑暗中找到一扇小窗户，这些纵有千种才情，更与何人说的小女子，迅速一致地走进随园的，随园成为她们和老师进行探讨交流的一个平台，从这一点上来看，袁枚应当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袁枚的才女门生也不是个个都优秀，许多女子其实就是来追赶时尚的，和今天一些有钱有闲的女人学瑜伽，练跆拳道是一个概念。当然这里面也有真正的才女，席佩兰、严蕊珠、金逸、汪玉轸、钱孟钿、孙云凤的诗文都写得不错，老袁家的女子中也有几个有才的女子，袁机、袁杼、袁杰、袁棠都才华横溢，搁到今天个个都是硕士博士。

这些女子中最欣赏席佩兰的从容大气，一边相夫教子一边吟咏风花雪月，在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女诗人的同时还把丈夫培养成了一个政府官员，“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这是她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男人枯燥的晚自习有美丽柔情的女生相伴，不时有一双纤纤素手端茶倒水，捧砚添香，该是怎样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无论做老婆还是做诗人都很棒的，她做事作文处处显示出一个闺阁女子的远见卓识。严蕊珠的才气很适合做诗人，“粘天芳草翠平铺，三月江南似画图。小立溪边春被褥，水中人影万花扶。”诗中把江南美好春景写得活灵活现，这个顾影自怜的女孩子应当是瘦瘦弱弱，是风扶杨柳的那种娇弱，可惜刚刚二十岁就香销玉殒。金逸一生孱弱不堪，命运比严蕊珠强不了多少，二十五岁的美丽时节就告别人世，她写的诗也都是悲悲切切的，文笔很美但是字里行间都是凄美的文字，“西风瘦柳柳无绵，病思愁魔负少年。输与伶俜小蝴蝶，一庭凉露抱花眠。”这样的诗满含悲凉幽怨之情，读着让人心里沉甸甸冷嗖嗖的，没有一丝暖意。汪玉轸和金逸是好朋友，说不定她们是约好了一起来拜的师，她嫁得不好丈夫爱喝点小酒不怎么管家不知道疼人，这个天生感情细腻的女子只得把情感寄托在文字之间。钱孟钿是高干子女，老爸是省部级领导，所以写的诗文占位比较高，政治大局意识比较强，这样的文字无形中就少了些许灵气。孙云凤也是干部子女，但是一辈子没找到真正的爱情，写出“夜半断崖霜雪后，一枝疏影落蓬窗。”这样伤感的诗句也就很正常了。

这些江南小女子美丽聪颖充满灵性，随园是她们的课堂，也是她们找寻自我的唯一领地，这些柔弱女子以独有的细腻情怀感受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写出哀伤的，忧愁的，美丽的，激荡的诗文。这些钟灵毓秀的才女以落落素心寻找着自己的坐标系，她们的美丽和才情，她们那一缕馥郁的馨香穿越数百年的时空余香袅袅，我们回望随园，尽管已经找不到通往那个奇特秀美园林的道路，但是总似乎能看到二百多年前一群手捧书卷的闺秀安静地坐在那个时空下，探询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在那个年月有些另类显得矫情，她们话语的力量很弱小，娇媚的姿态很脆弱，我们重新打量这群书卷气超浓厚的清朝江南的才女，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感谢随园，两百多年后，我们还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些女子，随园不在了，女子们美妙飘逸的诗句还在，让我们记住了随园，记住历史时空下曾走过这样一些江南才女。

（责编：周淑艳）

登山在傍晚

朱新民

山东半岛有一个叫山前店的地方，前两年我去那里办事时，滞留了几天。一天下午我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信步踱出街口。村的南面有条小溪，山泉水在鹅卵石间穿过，若隐若现地闪烁晶莹。抬眼看，正南方不远处有几座百米高的小山横亘于前，一字儿排开显得单薄而突兀。那山说不上巍峨，却是这里唯一的风景，我俯身向上走去。

山路弯弯，凸凹不平的地面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石子儿，石子儿磨平了棱角。路漫长而略显陡峭，我的身躯弯成了弓字形。半山上我回头鸟瞰山前店的街衢房屋，此时已变得很是渺小，连溪边浣衣的妇女，也成了色彩各异的小点儿，我觉得这山还有些韵致。我继续向上攀登，谁知一辆独轱辘小车从上方滚动下来，倒把我吓了一跳，再看车上是鲜艳欲滴的几筐桃子。扶车的是一个和桃子一样鲜艳的姑娘。她细眉秀目，脸庞粉红，黑长的发辫围绕在脖颈上显出一派飒爽。她的腰身随着小车的下滑在左右轻摆着，优美的线条颇透着力和美交织的魅力。我暗自自叹，假若是在平地，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可是这是山路啊，略一疏忽，就有车毁人伤的可能。那姑娘见了我这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睁大眸子略一发愣，立即又扭正脸儿稳稳将车把好，仰着丰腴的胸脯儿，让小车好像把她牵了下去地下山了。我赞叹大山孕育出的精华，更钦佩大山里的矫健和朴实。

我很快立在了山顶上，这使我吃惊不小。在下面，我原以为只这三四座山而已，谁知现在才发现往南全都是山，它们连绵起伏无际无边，每一座山都围满了长长短短的梯田。梯田上摇曳着谷物，伸展着果枝，绿莹莹的碧浪轻拍着蓝天。就是我脚下这座山，也处处充满了生机，田垄枝杈间闪动着男男女女的身影。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真是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精神境界的拓展和知识领域的求索，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夕阳红彤彤还没有落去，在西天喷吐出深红的霞辉，山上的葱翠透着一片凝重。我欲归去，但来路又不愿重蹈，便折身斜刺里顺西边一条蜿蜒的缓坡走下去。青草萋萋，半途但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正在啃草，我喜欢这种温驯善良的动物，驻足观赏，那“咯嘣咯嘣”的嚼草声，让我感到小时故乡的宁静和温馨。我无意中抬头儿瞄了一眼站在一边的牛的主人，谁知他正以好奇的眼神眯眯笑着观察着我呢。我和他搭讪起来。他是一个年近六旬脸膛黑里泛红的老人。他的嘴边挂着宽慈的笑意，特别是那两只大而厚的耳朵，很有佛祖之像。他向我介绍了这里的情况，表情很是欣慰，溢于言表的是满足和庆幸。我问他家有几口人，他“老娘、老父、闺女、儿子”地说了个齐全，唯独没提他的妻子。“您老伴儿呢？”我问。他嘴唇蠕动了一下，语调很平静：“死了。”“啥时？”我又问。“是在‘四人帮’那阵儿。那天，她说肚子疼，还没来得及找大夫，就没气儿了……”他还是那样平和地呆笑着，表情看不出有一丝惆怅。他指了指对面坡下几个馒头样的坟茔：“她就在那儿，已经二十多年了……”我的心一阵紧缩，对于“死”的概念，犹如一片黑云遮住了我思绪的明亮。我惊异于这位老兄对于结发妻子的淡漠，死意味着永别。“死了也好。”他喃喃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迟早要死的。万物循环，日月轮回，谁也难逃此劫……”他的话有些禅机，这让我觉得有点儿吃惊，看他那“大智若愚”的样子，还真有些神秘。

我还要与他攀谈一些当地民风民俗方面的事情，这时从山下走上来一位苗条且清秀的姑娘，定睛一看，却正是往山下运桃子的姑娘。她轻声唤了一声“爹”，把一件原本在臂弯上搭着的上衣，给放牛人披上。然后又流霞顾盼诧异地向我看了几眼。

“回家吧，爹。”她说，“您回家砸些纸钱儿吧，爹，明天是俺娘的忌日……”

当爹的没有应声，那老兄呆呆地向着坟的方向站立着。须臾，两颗泪珠从睫缝里涌出，并迅速划过脸颊，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着哀戚的光。

（责编：李蔚兰）

南园幽梦

张春常

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

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

——李贺《南园十三首·花枝草蔓眼中开》

春回大地，南园百花竞放，艳丽多姿。

辞去奉礼朗后，李贺由长安返回昌谷（今河南宜阳）家中，过起了失意后的闲居生活，一门心思研究诗歌，寻求创作灵感，以其独特的方式--骑着瘦驴，背着古囊，到郊外野游，成就了焕发着独特异彩，奇峭冷艳的李贺风格。

清晨，他沿着昌谷南园幽曲的小道去散步。

最令他赏心悦目的是，日中花开，南园里那些高昂怒放的花以及葱茏柔婉的小草，姹紫嫣红，碧绿成片，参差错落，旖旎无限，涨满了整个春天。

这满园的鲜花，粉白红润，摇曳生姿，风情玉露，娇艳无比，宛如西施故乡的美女。

一切美得恰到好处。

他觉得心旷神怡。

素来，读书人都是爱花的，看到花红易落，顿生无限感叹，面前这些光鲜美丽的生命，终究会伴随春萌冬萎，转瞬凋零。

春归何处？因何总要决然远离？

他叹，叹今生，谁舍谁收？

“可怜日暮嫣香落”世上最是好景不长久，到了“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

他怜，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

当时，他不过二十来岁，正当年轻有为时，却不为当局所重用，犹如花盛开时无人赏。想到红颜难驻，容华易谢，不免悲从中来。

“落花不再春”，岁月任蹉跎，眼睁睁看它花残人老，沧桑荒芜。

不如委身于春风，不须媒人作合，没有任何阻拦，权凭两厢情愿。

其实，花何尝愿意离开本枝，随风飘零，只为盛时已过，无力撑持，春风过处，便不由自主地坠落而已。

直白隽永，点破世道人心。

如今，面对花草繁秀，春光易老的景象，怎不令人触目惊心啊。

忘不掉，七岁那年，就以长短歌而名动京师。

忘不掉十五岁携《雁门太守行》拜谒韩愈，倍受赏识，结为忘年交。

忘不掉十九岁参加河南府试，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应进士举。因父名中的晋与进同音，而受到攻击，导致终生未能入仕途。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些征服自然的理想，不难看出他宏伟的抱负。

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进取心的人。

追宗溯源，他父亲李晋肃也算得上皇室后裔，却未沾上多少祖上遗泽，但他却有着挽回颓势，中兴大唐的非凡之志。然而，朝廷已日渐衰败，肌体腐烂，凭他一介书生，岂有回天之力。

也许，悲剧的开始往往毫无征兆地向命运伸出手来，把种子悄然埋下，等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他虽没有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但有了一场幸福美满的婚姻。

十八岁那年，新婚燕尔的他，春风满面，文坛得意，挥笔写下《美人梳头歌》。

西施晓梦销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

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
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
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
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
春风烂熳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
髻鬟妆成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
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

通篇虽没有一个“爱”字，但字里行间，美人对镜梳妆，慵懒惊艳之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夫妻恩爱，琴瑟和鸣，岁月静好，引人遐想。

人生的际遇往往也是如此，也许当时是年轻气盛，元稹前来拜访，他不屑接待，结果遭到后来成为文学泰斗元稹的报复，从而在以后的科考中没有实现进士及第的宏愿。

用时下的话说，他是一个酸文人，他升不了官，不会利用一下人脉资源，厚着脸皮跑跑后门，文章写得行云流水，却不能科举及第，是痴；一生苦吟，虽有万丈豪情却平生不得志，是痴。

也许，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本来就让人还来不及享受，就遁于无形，消失殆尽。

也许，死亡如同一场盛宴，你我都将赴约，只是她比你先行，所以挽留不住。

似水流年，如花美眷，十八岁那年，因病香消玉殒，先他而去。

总说爱坚不可摧，但有时恰似一池碧水，一树春花，一帘月光，一陌杨柳，也会干涸，萎谢，褪色，苍老。

妻子早逝，对他来说打击之大。

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弦声浅。

情若何？苟奉倩。城头日，长向城头住；

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

一首酣畅民歌笔调写成的《后因凿井歌》，充满了他对佳人的期待和依恋。

天人遥隔，佳期如梦，上天过早地夺去了他心爱之人，他的世界里从此春光不再，一切的一切，如衣上酒痕诗里意，点滴皆是凄凉意。

在韩愈的举荐下，他来到长安，谋得“奉礼郎”的九品芝麻官，一向伟傲清高的他，期间倍受煎熬，忍受不了充当宗庙祭祀的小官之辱，于是，带着失望和悲哀愤然辞官，回到河南老家昌谷。

“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自此，他理想不再，壮志已老。

才二十出头的他，便已发白如霜、枯瘦如柴，就像池塘边老了春心的杨柳，再也舞不动了。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可抒不平之怨，可达社会之用，可寄山水之情。从长安回到家中，家人的关怀让他有了些许暖意，他终日苦吟，与诗为伴。

《唐文粹·李贺小传》载，“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李贺的执著，令活在当下的我们也钦佩有加。

他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短促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中唐德、顺、宪三朝。从出生的那一刻始，社会环境就逼着他一步步走向诗人之旅。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生落魄的他，用冷艳低沉、阴郁险怪的诗风概括了他坎坷的人生。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对李贺的诗歌，有着精辟的概述：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侈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作为时代文人的他，读书无用，怀才见弃。盛唐时期的昂扬之气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对命运前途的担忧，昔日辉煌盛世已成为永远的怀念和向往，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他对主观心灵的追求。

时局阴晴翻覆，唐代强藩交战不止，宦官飞扬跋扈，内部倾轧不断，致使政治气压升高，弄得人人惶恐不安，文人只是政客手中的棋子。他有才，但他始终是挣扎在浊世漩涡里的筹码，漂泊沉浮，不得救赎。

“边让今朝忆蔡邕，无心裁曲卧春风。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他何尝不希望做一个用苇笛去吹响生命歌声的人，他还希望老了去做一个悠闲自在的钓翁呢？但现实却让他心疼得把这根苇笛折断。

因为人有时真的很脆弱，脆弱到用逃离去感知世界的邪恶。

当他拿不起这个苇笛，终于把它交还给了未知的世界，拂袖而去。

二十七岁那年，他的泪水终于流干，年轻的生命正如冬日的南园，凋零荒芜，随风陨落。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

对他来说，恰恰如此。

（责编：李蔚兰）

若你安好，便是春天

孙红果

1

舒爽的阳光，舒爽的心情，划过寂静的立春后天空，真正聆听春的声音，那几只叽叽的麻雀的叫声，很动听，很动听。

远望那片山，远望那片海，丝丝点点的，点点丝丝的，那春情都已满了，都已溢了，都已醉了。轻轻走过那光亮的青石板，好像在一片青草之间划过我的小船。船桨荡起来了，碧水悠悠，歌儿悠悠，流徙着绽放水岸之畔的油菜花的芳香；春袖飘飘，柳笛声儿飘飘，回荡着放飞蓝天之上的红绿风筝的梦想。

掬一瓣香。红透了我的脸颊。若隐若现的香气浮在空中，不沉淀。倘若有你，这香气便真的直扑扑地掉落，深深地浸入我的骨髓。

几乎要望眼欲穿的燕子终于飞回来了，翘首仰望着你那高高飞翔的样子，在薄薄的阳光下，吸引着我的眼球的是你那上下翻飞的影子。爱着你的呢喃。爱着你的不变的承诺：春暖花开，梦会再来。禁不住的思想一下子释放开来，无论是花，还是草，无论是天，还是地，总是那样的新奇，总是那样的迷人。

2

傍晚的天空有些阴沉沉的。眼中的早春，还是有些冷的，褪不去的还是冬天的单调。但是我喜欢你此时的寂静，仿佛淡若秋水一样。

这里快是三月的春天了。你那里呢？这里天空湛蓝湛蓝的。你那里呢？一时间，我喜欢上了二月末尾的寂静了。花儿寂静得还未开放，绝对不会张扬。草儿寂静得还未泛绿，一定不会坚挺。这种寂静恍若一个香香的甜甜的吻，封缄了春花烂漫的嘴唇呀。发自内心的，喜欢你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你的低调，不易被察觉的，来的不露声色，却是最可贵的。

北方的早春，最先开放的当然要数迎春花了。寒风未止步，冰雪未消融，迎春花却像在闺房中藏了一个冬的妙龄少女，一个劲儿地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竞相开放了。“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凭君语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这是白居易对迎春花的极美的赞誉了。

此时此刻定是迎春花开的最好时节，黄灿灿的记忆里，你傲然盛开。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似有若无的清香。那嫩黄的花瓣，金灿灿的，娇艳艳的，三五成朵的，围绕着毛茸茸洁白的花蕊啊。便在朦胧的阳光里，朵朵纤小俏丽的鸭黄的朵儿，顺着垂落披散的枝条错落有致地一溜排开了。盛开的花朵，舒展开的花瓣，几乎要把那绿色的枝条覆盖上了。

多么隽妙，多么洁净，多么妖娆，隽妙得让人生出诸多轻逸的思绪，洁净得使我的灵魂没有了半点的瑕污，妖娆得让我情不自禁、浮想联翩了。风儿过，枝儿摇，瓣儿飞，粉儿扬，这光和色，风和舞，醉了吗？迷离了吗？回首一瞥时，不见了起初的青涩害羞，只是留恋在关于爱情的诗行里了……热闹于此，热恋于此，目之所及的，是不一样的女孩的脸上荡开了花一般的笑容。

梦里的春天往往比现实里的春天来得早一些。谁说春天的气息不是从梦里的一点嫩绿、一枚鹅黄开始慢慢弥漫延伸的呢？

3

梦中的景儿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清晰了。不敢触碰的，轻轻地挪移着自己欣喜的脚步，恐怕惊扰了你来临的计划。就只那么轻轻一吹，暖暖的，柔柔的，我的整个心中的森林便活了起来。

近了，若明若暗的；更近了，每转过一道山梁，心就向纯净靠近一分；靠近了，到处都是鲜亮的。心儿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了，莫非一时间就来到了梦幻中的世外桃源了吗？

大片的桃林，疏密错落着，层层叠叠地铺展着。柔软的枝条旁逸斜出着，桃花灼灼地开着，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心，如云似霞的，沉醉得几乎忘了自己。粉白细小的花瓣拥簇着那小束纤若发丝的花蕊，在透明的清风中若翩翩起舞的小仙女一般，美极了。花朵一小簇一小簇地站立在青褐色的枝条上，烂漫热闹得很啊！

我像一只翩翩的蝶儿尝试着和你友好，在花海穿梭，一会儿吻着瓣儿，一会儿嗅着花香，任花丛把甜美的芳香传到我的全身。我静静地端详着，静静地思琢着，任念想在每片花萼上升华着。细细地咀嚼，小心地品味，清清的，淡淡的。

春天太挤，请你们先开。三月里的桃花虽然有谄媚的嫌疑，但我是喜欢至极的。怡人自得的花香，清淡的，并不浓烈。即使没有娇艳成殇的痕迹，也完美得如同在童话中游荡。就这个桃园圣地宠溺着自己的独自，暗自庆幸兀自沉落在一片桃花红运的桃花林中了。

桃花纷飞的日子里徜徉着最自然的状态，最难得的自由，释放着淤积了一个冬天的热情，释放了全部的幸福。碰撞着久违的激情，难以形容了，也不必形容了……

4

暖人的季节，总是盼望着天亮。清清凉凉的春风，用薄薄的略带杏花香的嘴唇贪婪地吻着这儿，吻着那儿。就在这个冰皲乍融的时节里，就在这个淡烟疏影的地方，含情脉脉地等待着心中的小情人，望眼欲穿地，怀揣着点点纯纯的羞涩。蓦然回首时，却是迎来了情芽萌发的一场春雨了。

就在这个潇潇春雨洒落的清晨里，心底的念想泛起了层层涟漪，自问：究竟跳跃着谁的牵挂？忆当时，和你当初的美丽邂逅，如梨花一样美好。只一眼，澄澈如水的眸子，仿佛绚烂一春的丁香花只为了这一秒的等待。

春天是最适合追忆的季节，年华流逝，青春却留在了春天。冬天景色荒芜，好像回忆早已等在一个陌生的地点，或许只是一片长着白芒草的斜坡，冬已过去，寒冷已过去，我真怕不会忘记那个时候的经历。我是渺小的，没有人知道我的软弱，洞悉我的悲喜。我不想拥有广阔的蓝天。我只想成为春天中一隅风景，把自己酿成混着青草味的瘦黄花，只想咀嚼出它的温柔和清纯来。亲，从此我就爱上了你油菜花一样热烈。不发那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宏愿，只求个可亲则亲能爱便爱的安然。

我一直感觉春的生命仿佛刚刚还是粉红色的花蕾，转眼就又欣喜怒放了，步入了一个梨花白桃花红的田园仙境了。记不得从何时起，天空的小鸟曾经留下一串忧伤的残声，如今，放眼望去，无尽的耀眼的活绿鲜红取代了深褐色和灰黑色，那些寂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扎根在心头的，除了欢喜，还是欢喜。荒芜了好久的心田，被铺满了热闹的代名词，荒凉了许久许久的心头，被染上了燕子归来的愉悦与舒畅，或许是在无意间，可对于我，却是无尽的温暖了……

5

没有看见满地的花红，却很欣慰。因为我十分在意进入立春后的每一个清晨的阳光。每每与打开窗户的一刹那，我都会亲切切地默念着：来了吗？真的来了吗？我会毫不吝啬地深呼吸，仿佛春花的香气、春草的新鲜全都沁透了全身。一股温暖从心底姿容绰绰涌了上来。一季花事了，点燃了荼蘼花开的妖娆。不再彷徨着冬的踟蹰，不再徘徊着冬的寂寞，蓦然融化了一地油菜花黄的温柔。

惬意里，我最喜爱吟咏欧阳炯的《清平乐》了：“春来街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缿，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撩乱，非干春梦无凭。”那醉人的春意便缓缓地飘来，浅浅地洇开，绵绵萦绕在青绿蓝白之间，恰似碧莹着一朵清醇的温情，临摹着水

晶般纯洁的浪漫。舒服。舒服极了。我的思绪总是溢出这个念想：春天始终都在我的心里，心里有春天、心里就有花开、心里就有期盼、心里就有欣喜、心里就有发现，生命就会含春色、有春光的。春来了，暖依旧，看花开……

如此地行走于春天里，我蓦地发现，若你安好，便是春天……

（责编：孙玉茹）

打辘轳 浇菜园

孙 锐

小时候，我家有一套辘轳。父亲曾指着它告诉过我，你看，这是辘轳的人字木架儿和辘轳轴，那带着木把儿的圆滚筒是辘轳头，缠在它上面的粗麻绳是井绳，井绳的一头连着的这个大圆铁罐叫辘轳罐。

我到了12岁的时候，便开始跟着父亲到我家菜园的砖井上打辘轳浇菜园了。当然，我的主要任务是看畦口。这时，父亲先在井口边上架上那个人字架，再把辘轳轴的一头架在人字架之上（要让辘轳轴正对着井口），另一头捆绑在距井口一米多远的木头桩子上。然后，抄起辘轳头便插在辘轳轴上。

父亲用右手先把摇把儿往上一摇，辘轳罐就被吊起正对着井口的中央，紧接着用左手轻轻地按着辘轳头，辘轳头便飞快地转起来，缠绕在辘轳头上的井绳也随之飞速地放了下去，发出“嘎啦啦啦”的响声。当辘轳罐临着水面时，由于上口重下底轻，自然一侧棱，“咕咚”一声，辘轳罐立马儿就汲满了水。然后，再用右手把摇把儿往上一圈圈儿地摇，直到把水罐摇到井口上边为止。这时，一伸左手，拎住水罐横梁的铁环儿，水罐向外一倾斜，满罐的水一下子倒进了井旁的砖簸箕里。就这样，一罐水一罐水地被父亲摇上来倒出去，循环往复，通过小垄沟，形成水流，连续不断，注入畦口，灌溉着饥渴的菜苗。

记得父亲曾问我：“孩子，你知道我们祖先发明的这个辘轳用的是什么原理吗？”我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父亲微笑着提醒我：“在你学过的自然课上，讲了杠杆后又讲了什么原理？”我猛然想起来了，是“轮轴”，书上还举了辘轳、纺车等例子呢！“爸，是轮轴！”我惊喜地说。父亲满意地笑了。

到了我17岁的时候，父亲把打辘轳浇菜园的活计郑重地交给了我。那一刻，我知道，我长大了。

在我多半生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打辘轳浇菜园是件最惬意的事。尤其到金秋，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碧绿的菜园里，一个身着红背心的青年，在一口砖井上娴熟地打着辘轳。你听，嘎啦啦啦，是辘轳头唱着旋转的歌儿；哗啦啦啦，是辘轳罐吟着倒水的曲儿。渴了，弓腰喝上几口刚打上来的井拔凉，真痛快；累了，坐在井台旁，观赏着雏菊花间追逐的彩蝶，真幸福；浑身的劲儿还没用完，打辘轳的瘾还没过够，那半亩大的菜园就浇完了，真知足！

岁月蹉跎，世事沧桑。一晃40多年过去了，父亲和我曾经用过的那套辘轳，经历多年的风雨剥蚀之后，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而打辘轳浇菜园的往事，却是一段闪光的记忆，任凭时间流逝、岁月磨砺，永远不会忘却……

（责编：周淑艳）

南运河畔的往事

赵学俭

姥姥家门前就是南运河。小时候，隔不多日子我就缠着娘非要到姥姥家住几天不可。姥姥那里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我一直珍藏在心里。

姥姥家住在南运河的北岸，隔河斜对着二中心医院的后门。那是一套两进院的宅子，住着七户人家，院子洼洼的、土房矮矮的。大门前只有四五尺宽的土坡，上去就是河埝。河埝弯弯曲曲坑洼不平，宽处也不过三四尺的样子，窄处只容得下两只脚。每次走到狭窄处，吓得我非要抱住大人的腿慢慢蹭过去，要不就让大人抱过去。南运河的堤埝远远望去犹如一条黄色的长蛇，从堤的里侧探出来的老树，蝉儿吱啦吱啦高唱，堤下滚滚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鳞光，一群群鸭子呱呱地叫，鹅儿哦哦地呼唤，扑棱着翅膀扭动着肥臀自由自在地嬉戏，别有一番乡土气息。

那时，南运河的水会随着大海的潮汐涨落。涨潮时我爱蹲在姥姥家门前的河埝上，托着下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过往的满载货物的大木船，望着那好高好大的船帆，望着一串串的斜挎着纤绳赤胸裸腿的纤夫猫着腰，身子倾斜得两只胳膊几乎摸到了堤埝，嗨哟嗨哟地一步一步艰难地拉着纤绳，几乎是爬行着。

我痴迷夏日里南运河的黄昏。太阳火红火红的渐渐西落，映出一片火烧云，映得河水金光闪闪，像散碎的金子撒得无边无际。河面上荡着一叶渔舟，男人站在船舷撒网，女人蹲在灶前添柴煮饭，袅袅炊烟带着柴禾的青涩香气弥漫着，那如诗如画的景致让我陶醉，久久不能醒来……

岸上不时有人朝船上喊：“有‘撅嘴鲢子’吗？”“有哇，活着呢！”女人停下手，用围裙擦着，高声说。“约二斤，家里等着贴饽饽熬鱼呢！”岸上的人使劲伸着胳膊，手里支着小瓷盆儿等着靠近的船儿。

南运河畔是天津手工业的发祥地。沿着南运河北岸一间间土房傍着堤埝而建。一片片的家庭作坊，屋顶或高出堤埝，或后檐与堤埝平齐，借着河风屋顶就是晒场，铺着苇席晒药的，星罗棋布摆着圆竹筛晾鬃毛的，成架成架的风干制作灯笼用的彩纱的，那里有药材庄，麻袋庄，星秤的，张罗的，做笔的，制刷的，砸吊钱儿，扎灯笼的，攒绢花的……五行八作的手艺人操着四面八方的乡音，像运河的水一样从遥远的地方汇聚而来，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却孕育了津沽一方风情。

南运河的水属雨季最丰满，雨后更壮观。然而在姥姥家度过的那个雨夜也最叫人胆战心惊。那是我上小学的一个暑假里，一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电也停了屋里一片漆黑。我吓得依偎在姥姥怀里，借着一个个亮如白昼的闪电，只见院子里不一会儿就积满了水。老姨小舅也吓得和我们抱在了一起。渐渐地屋里也闪出了亮光。“娘，咱屋里进水啦！”老姨怯怯地小声说。姥姥没吭声，摸瞎从炕柜上拿一个挺大的丫葫芦栓我肩上。“轰隆，轰隆”，前院传来巨响震得炕都直动，老姨吓哭了，姥姥却长长地出了口气，轻松地说：“准是前院安大爷家那段土墙倒了，没事儿了，没事儿了，院子里的水一会儿就退了……”

果然，天刚蒙蒙亮就听前院安大爷扯着嗓子喊：“孙奶奶，咱今儿吃捞面呐！要不是我家那段土墙朝坡子下倒掉，水流不出去，咱院里的土坯房全得泡倒！……”

后来姥姥搬离了南运河畔的家，而南运河畔的往事却永久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责编：李克山）

萦绕心头的航母梦

武保水

2011年8月10日，中国的第一艘航母——经过改造的“瓦良格”成功进行了航海试验。听到这一消息，我这个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老兵，不禁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激动得难以入眠。

拥有自己的航母，壮我军威、国威，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周恩来总理曾心急如焚地讲道：“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啊。”首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撰文指出：“没有航空母舰，就没有制空权，就没有远海作战的胜利和保证。”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出发，心系航母的殷殷之情，代表了13亿中国人民的热切期望。对此，我有着深切体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外国势力凭借武力侵占了我西沙群岛，迫害我渔民。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奉中央军委命令，我所在部队于1974年春奋起反击，一举夺回了永乐岛等所有岛屿、沙礁。给了觊觎我领海、领土的外国势力以严正打击和警告。但由于当时我们海军的力量还有限，既没有航母编队，岸基飞机又作战半径小，空中停留时间短，因此对距离海南岛仅180海里（约330多公里）的西沙群岛的解放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试想，如果我们拥有强大的航空母舰编队，我们就会拥有优越的海上制空权和远海作战实力，那些对我领海领土跃跃欲试的外国势力还敢胆大妄为吗？因此，拥有强大的航母编队，就会有利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有利于维护我钓鱼岛、西沙、南沙及南海诸岛的主权。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1年，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的椰子树下，海航政委与我们这些刚刚入伍的新兵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的情景。他望着海上升起的明月，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道：航空母舰是我们的流动机场。我们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就是凭借航母这个平台实施海上进攻和防御。你们作为新一代的海航战士，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过硬的专业本领。将来有一天，乘载我们自己的航母，像郑和一样闯荡大洋，周游世界。首长的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从那时起，学好本领上航母，就成为萦绕我心头的美好梦想。

新兵集训结束后，我们立即转入教导队学习航空专业。我和战友们怀着保卫祖国、驰骋海疆的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到学习中。我被分配到无线电学员队。面对从未接触过的深奥复杂的航空无线电专业，感到既激动又紧张。我克服自己文化水平低、知识面窄的诸多困难，反复向教员请教，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努力，终于初步学懂和掌握了收、发报机、罗盘、高度表、航速表、护尾器等航空无线电设备的原理和操作技术。登机实习那一天，我们都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分到战斗部队不久，恰逢新型战机改装，我们又增加了雷达、导弹等设备的原理学习和安装操作。为进一步提高专业理论水平，部队又选送一批优秀战士进海军航空学校深造。3年的航校生活，学员们的思想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更加热爱崇高而光荣的海军事业。同学们满怀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奔赴祖国海防的各个战斗岗位。我乘坐客轮行驶在东海海面，站在甲板上遥望喷薄欲出的红日，心潮滚滚，浮想联翩。想象着我忙碌在十几层楼高、足球场般大的航母上，亲手放飞心爱的战鹰翱翔在蔚蓝的海天，我们该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啊！

从新兵到老兵，从服役到退役，几十年过去了，但我心底里的航母梦一直没有泯灭。我多么地渴望着，我国的航母早日建造起来，彻底改变我们没有海上制空权的现状，彻底结束海上受外侮的屈辱历史。这一天，我们终于盼来了——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下水试验了！这是几代中国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早在1987年，中央军委就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了“飞行员舰长班”从海军航空兵万千飞行员中严格考核，挑选出数名学员培训，先期培养航空母舰及其编队指挥人才。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及秦基伟、丁衡高、李绪鄂、张序三、李景等许许多多国家、军队、国防科工委领导人为航母的研究、发展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今天，虽然我们的航母才从零开始，刚刚试验，但我坚信，一花引来百花开。中国拥有强大的航空母舰编队、具有强大的远海作战能力的春天已

经为期不远了！

（责编：李克山）

来自大自然的罚单

秦万丽

北方近几个月来的大范围干旱和连日来的闷热天气让每个人都盼望着一场清凉透彻的雨水。天随人愿，这场暴雨于7月21日夜間高调登场了。电闪雷鸣，携风带雨，雨势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令人生畏。然而这场暴雨带给我们的不是清凉透彻，而是一场六十年不遇的内涝灾害。武清城区多处路段、居民小区积水半米以上。虽然是周末许多人不用工作，但仍有众多车辆被淹、城区部分老旧小区积水甚至没过了床沿、临街商铺的商品被雨水浸泡、田地被淹、养鱼池里的鱼游上了公路……经济损失不可估量，甚至因暴雨还引发了人身伤亡事件。

天还没有亮，各家的窗口已纷纷亮起了灯光，被暴雨惊醒的人们站在窗前“望雨兴叹”，临街的商铺主人开始动手清淘已漫进屋内的雨水，偶尔有汽车驶过，没过半个车轮的雨水排开一片水花，像河中游过的船……

在人们无奈地调侃着“水上威尼斯”，“陪你去看海”的同时，曾一度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家乡城市和我们的心同样遭受着严重的伤害。闪电雷鸣像上天为我们奏响的警钟；如注的暴雨洗去了新城华丽的外衣，让城市生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张来自大自然的罚单铺天盖地地张贴下来，掩埋了以往全部的骄傲。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一句时下使用频率极高的话“与世界接轨”。的确，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经济发展，甚至我们的生活习惯无不一路朝着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大步迈进。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个商业区、产业园、游乐场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然而，在这些外表上看来光鲜亮丽，足以赶超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躯壳下又隐藏着多少看不见的脆弱的城市神经和血管，隐藏着多少足以致命的城市“梗阻”和“栓塞”。

当我们在浑浊腥臭的污水中审视城市的虚荣和浮华时，当我们在冰冷无情的雨水中触摸到城市建设畸形的骨骼时，我们又能在拼搏与劳碌中打捞上来什么呢？

记得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雨果曾经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在我们全民高呼“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诚信与执著；我们地表地下的完美统一；我们对待自然与生命的严谨与尊重，为什么却不能做到“与世界接轨”？是我们的聪明才智不够，还是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够发达？“神九”上天、“蛟龙”入海、“百年奥运”、五千年历史……一个个铁证告诉我们，我们差的决不是这些，我们差的是长远的发展眼光和对待事物的强烈的责任心。

如果说与世界接轨很难的话，我们就回归国内。首都北京连续多次经历城市内涝的尴尬与危机，但建于600年前的故宫紫禁城却从未被淹过；我国南方诸省暴雨成灾之际，江西赣州古城却同样没有城市内涝的烦恼。原因很简单，故宫有着明清两代完善的排水系统，而赣州古城同样有一套被誉为“世界建筑史上奇迹”的北宋年间的“古城排水系统”。为什么几百上千年前的排水设施至今仍能发挥其作用？为什么现代化、高科技的城市设计规划建设却比不上老祖先们手提肩扛的工艺和技术？

如果说一场暴雨为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敲响了警钟的话，那么雨过天晴后，我们是否也应该晾晒和拷问一下我们的内心？是否应该对我们从前的盲目与疯狂做一个深刻的反思？我们走出

了暴雨引发的泥泞与艰险后，如何也能尽快走出城市规划建设上的缺陷与尴尬，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者们怀揣一颗打造百年城市、千年城市的责任心，用与城市地上建设同样的智慧和理念，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未来。

相信，在我们每一个拥有着爱国爱家热情，肩负着国家与人民重任与使命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一定会早日实现！

（责编：朱新民）

大雨之后……

孙玉茹

“看，楼道的台阶都看不见了，一楼准进水了。”

“哟，我们楼变成水中的威尼斯了！”

凌晨5点多，我就被人们的喊声惊醒。我赶紧起床，从阳台往外看，只见团结路上汪洋一片，各门脸前的台阶都被水淹没了。我们楼下更是水波荡漾。从南阳台看，一排小平房的门都被淹了尺许深，树下邻居的电动三轮车大半个车轮都泡在水里，老两口子正卷起裤腿使劲往外推。东边，有一群人帮着往外推水中的一辆红色的汽车，车的四周留下了片片油污，股股汽油味不时飘进屋来。楼上的一些人都纷纷起来看水，有的从窗口伸出头，有的干脆穿着拖鞋趟着水查看。7月21日夜间的这场大雨，又让我们经历了住楼房仍被水淹的灾难。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这些年不止一次被淹，每到夏天大雨或暴雨过后，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说是“灾难”，是因为雨后出门困难，老年不用说，上班的必须要趟水，更不用说屋内进水给人们造成更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水不是很快退去，而是如抽丝一样难，有时半天，有时要一两天。我曾向有关负责人提议给换个粗些的输水管道。领导说，院内和马路是平的，马路上的水下不去，院内的管道再粗也不管用。我曾仔细查看过，还真是这样，因为，我清楚地看到水大时马路的水不是往下走，而是从井盖的洞里汩汩地向上冒，像是“豹突泉”。从那时开始我的心里便有了这样的阴影：“看来我们这些旧楼没治了。”

不过，21日的大雨，也让我产生了一些困惑。那就是当我又听到“百年不遇”“几十年不遇”的词时，心里不舒服，好像一切都是老天爷的罪过。还有就是我们旧楼被淹有情可原，可一些新建的小区、新建的城市甚至我们首都的某些地方怎么也逃不过此劫呢？地上建设日新月异，怎么地下改造就难于上青天呢？

大雨过后的当天，我去大连旅游，听天气预报说，那里这两天也有大暴雨。我心想，这回倒霉了，在家是趟着水，扛着旅行箱出来的，到了那里还得继续趟水。可到了那我一问司机和导游，他们都告诉我说，每年夏天都有大雨暴雨，可他们那里从没有被淹过，下大雨也不会影响生活和你们旅游。他们的话让我眼前一亮，我想，看来，不管多少年“一遇”，只要用心打造，就会减少大雨之灾。于是我脑海里便有一个愿景：暴雨从天而降，可下得大，流得也快，学生再也不用趟水上学，工人不用趟水上班，大雨过后，老人照常上街买菜，小贩照样做生意……我相信我的愿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因为我在今年的雨后见到了阳光和彩虹。

编者按：

近日,78岁的乡友王蕴华先生,从鄂尔多斯寄来其母杨艺兰女士(1911~1986)所撰二十九首诗歌。读后心情为之一振。艺兰女士是本区石各庄镇敖东村人,出身于殷实的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尤喜诗词。15岁在天津《益世报》发表诗作,17岁被《益世报》聘为专栏撰稿人。正当她准备报考保定女子师范学堂之时,因兵荒马乱,家境衰落。22岁被迫出嫁,婚后家境每况愈下,但仍笔耕不辍。至日伪时期方停墨辍笔。

我们精选艺兰女士诗作十二首,予以发表,供诗友品评。

艺兰馆诗选

杨艺兰

园中杂咏(1926~1929)摘录

之一

麦苗嫩绿寸余长,不敢频来怕踏伤。
只是探身园外立,贪看一片好春光。

之二

闷时园里自徘徊,缓步轻轻踏绿苔。
最爱一双小蝴蝶,翩翩飞去又回来。

之三

手携四妹(1)入丛林,一片苍茫绿树荫。
细雨花前懒归去,回看红日已西沉。

之四

柳梢苍翠麦初黄,布谷声声唤晚凉。
叔母笑言诸姊妹,芙蓉花比凤仙香。

(1930年~1932年)摘录

之一 五律秋夜

露冷罗衫温,清宵亦有情。
人随秋色瘦,灯借月光明。
此际山斋(2)里,谁弹琴瑟声。
倚栏酣睡去,梦醒觉三更。

之二 秋夜五律叠前韵

今宵不见月,黑暗太无情。
雨过闺房冷,灯来户牖明。
花摇看影动,叶响听风声。
笔砚寒窗下,独吟在五更。

之三 七绝读冰心女士《南归》有感

廊前把卷去来频，每读斯文泪满襟。
非但才华世无比，古今少此至情人。

之四 七绝题轶伦兄（3）所辑《经训读本》
偶得鱼书（4）喜自生，看罢《读本》更怡情。
他时社会皆传诵，道德昌明谢阿兄。

（1935～1940年）摘录

之一 七绝夏日寄外

昏昏终日坐纱窗，眠睡牺牲为尔（5）忙。
况是自身常带病，容颜以作半枯黄。

之二 七绝勸（xù）爱华儿

书中蕴意要求知，终日谆谆勸（6）阿儿。
莫说童年无老日，瞬间便是白头时。

之三 七绝哭固华儿（7）

紧拥轻躯不忍离，今宵撒手念无期。
伤心屡抚胸相嘱，梦里归来莫要迟。

之四 七绝寄武清城内吴夫人

知音踪影且挥毫，北望茫茫叹路遥。
虽是平生不相识，清才（8）总觉较依高。

注释

（1）四妹：诗人堂妹；（2）山斋：宅院；（3）轶伦：诗人胞兄，天津女中高中语文教师；（4）鱼书：泛指书信；（5）尔：你，指儿；（6）勸：（xù）勉励；（7）固华：诗人二子，幼年夭折；（8）清才：才华出众。

（责编：李善成）

健如风诗三首

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夜色漫过来
我们收割完一生的庄稼
安然睡下
尘埃落定，大地一片沉寂
那些时间与空间交织的阡陌
已然平复
山谷中野菊花摇曳，湖面的风
还在吹

此时我们在命运的垄道里
梳理散乱的方向
像不倦的鸟儿，将日月光芒
筑成巢
风经过我，又经过你
它正赶赴春天
没有停留

风来时

风来时，格桑花小小的门扉
还未开启
她其实不知，山谷中
一千树桃花，已劫持了春天

她兀自做梦
兀自将纤柔的蕊，沾满糖粉
风低下头去，嗅到她高高举起的掌心
洁净，甜

她要一个小木屋

她要一个小木屋
她种下槐树
一棵、又一棵
四十一棵槐树的小小林子
开月光的花朵，未曾

结出果实

小小木屋飘在月光的水上
她是自己的桨
风起时她泊进长夜
无眠，但可以做梦

黄河清波诗二首

目光

秋风一起，太阳就瘦了
还有月光下的洛河和剩余的日子
都像经霜的柳丝一样瘦骨嶙峋
相思瘫倒在一堆肥胖的寂寞上
渐枯渐萎，却不肯瞑目

我知道——
那不息的目光旋舞在空中，其实
只是想抓住一个喊疼了的名字
未合的眼帘炯炯地睁着，也只为
要噙住一件失落的往事

我已无诗

翻遍所有的囊篋我已无诗
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破洞使我
在追寻你的旅途中漏净了所有青春
天涯的路上丢落了黑发
海角的驿站失却了颜玉

黎明前的暗夜相思
铺排成一道道乐谱再纠结起
一堆堆音符爬满整个额头
潮湿的雨季写给你的每一首诗行
都在邮寄的道途淋满泞泥

沙漠炙烤着我艰涩的呼吸
风霜冰冻着我纤弱的期冀
多想采起一束轻盈走进你的晨光呵
一次次在梦中把思念

氤氲进你七彩的辉耀里栖息

岁月的獠牙啃穿了脚底时光
也在少林寺练就了一双禅指专拔我
脸颌下一根根黑须，可就在此时呵
是谁搬弄起这一缕鲜活的是非
让我们于霞光里不期而遇

恐慌擦着欣喜站在夜的对面
我仔细地打量自己
而搜遍所有的囊篋呵除却
两汪已经挂起拐杖的泪再也寻不出
一把可以洒脱的诗句

回乡偶书(古风)

观辽龙湾运河村中段

一

寂寂渔村一水分，
泽绵百纪裕后昆。
曾传肖后巡游憩，
还听父老匍匐身。
侧畔市廛鱼蟹贱，
贡赋商通江海滨。
古河如今成平道，
云水帆樯梦里寻。

二

运粮河畔千丝柳，
风光旖旎画中仙。
一道烟水弥新野，
两岸人家送客船。
古刹钟声传远径，
九桥帆影映农田。
沧海桑田犹一梦，
古镇长留万世间。

忆恩师曹巨瀛先生

一

绛帐馨香泽绵长，
无何命运太堪伤。
英才培育无穷数，
谈起于今齿亦香。

二

谆谆教诲时时现，
拼将金针度与人。
默默无私培桃李，
惟将清气满全村。

三

黄土一堆起墓茔，
盖掩在世愤难平。
熬煎多载无人问，
我为先生写世名。

四

香烟烈酒呈君墓，
受业孺子是日来。
洒向学生都是爱，
堪为后辈仰钦怀。

青龙湾十字港大桥

一

书言桥建年光绪，
一道石穹卧水中。
津围公路穿堤过，
连接宝坻与武清。

二

此处石桥变木桥，
而今水泥彩虹飘。
马如龙兮车如水，
两岸人民乐陶陶。

（责编：李善成）

观雨抒怀

李善成

昨夜惊雷震耳鸣，
梦回急起立前厅。
天公发怒黑云裂，
河汉溃堤暴雨倾。
数载津门甘露少，
今朝潞水碧波盈。
何忧田垄禾苗嫩，
万缕阳光送温情。

诗二首

郭景生

雍城大雨

倾盆大雨洗新城，
一片汪洋到北京。
大运河中新浪涌，
杨村街内巨龙腾。
雍阳醉倚燕山险，
潞水争流北国溟。
最是令人欢喜处，
莲花初绽雨初晴。

雨后观景

车轮驱动起波澜，
临道街前似海边。
十里新城无旱路，
百层楼下水连天。

词三首·运河情

张艺珊

浣溪沙·运河春

纤柳画桥弄晚柔，
霞惊暖棹动归舟。
熏风飞燕两悠悠。

不问春光几时老，
直教流水万年酬。
从容弦上说风流！

蝶恋花·运河情

醉倚雕桥香若缕，
落日长河，
缱绻随风舞。
欲与桃花共春语，
柳抛金线将拦否？

又见流云芳足驻，
似我多情暗把兰舟渡？
借问清流南下去，
涛声可寄天涯路？

唐多令·大运河

南北奏华章，
千年润月阳。
恰苍龙笑吟五江。
多少风沙淘尽了，
情依旧，
不沧桑？

不道雨飙狂，
晴波红复苍。
泛轻舟直向沧浪。
千里滔滔皆是酒，
欲醉我，
必琼浆？

（责编：朱新民）

雪域之巅的心灵跨越

——李宝全的援藏之路

木 子

用不着把目光拔高，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一只鹰朝着太阳奔去。风在它的身后，用敬仰的目光，抖落浮尘和迷茫，在圣洁的晨曦中，完成一次洗礼。

——题记

引言

蓝天之下，高原之上，有这样一个群体，因为庄严的一声号令，他们辞别至亲好友，远离都市繁华，克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挑战，前赴后继地来到人文、自然环境与内地截然不同的西藏，以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足踏藏东大地，挥洒三江流域，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和安定，贡献智慧、热血甚至生命，当地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们“阿达啦”（藏语，很亲很亲的人）。他们就是天津市派往昌都的一批批援藏干部。而本文将要记述的主人公，就是本市第四批援藏干部中的一位——李宝全。

昌都三年，一千多个日子，她竟成了他的梦里故乡。在日里夜里，浅吟低唱：雪域高原，归去来兮！

心与身一同出发

2004年6月22日清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正是初夏好时节，明朗的阳光，清朗的风，空气中氤氲着一种细腻而悠长的情意，温暖而舒适。此时，候机大厅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周边悬挂的“热烈欢送天津第四批援藏干部”、“向援藏干部学习、向援藏干部致敬”的大幅横标格外醒目。天津市选派的第四批32名援藏干部，在这里整装待发。

市委副书记房凤友、组织部长史莲喜到登机口与他们一一握手话别，殷殷之情溢于言表。8点45分，他们乘坐的客机准时起飞。激动、鲜花、掌声，随着飞机的升空都留在了机场，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全新的未来。作为第四批32名援藏干部之一，李宝全的心情一直处于极度亢奋之中。望着机身下翻腾的巨涛云海，是梦？不是梦！一个月前，担任着武清区科协副主席的他，正带领一支科技团队送科技下乡，突然接到组织部门关于援藏报名的电话，他当时连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其实早在两年前，时任东马圈党委副书记的他，听到有援疆的任务也曾争先报了名，并且闯进了前三名，遗憾是因为体检不合格，故而未能成行。此时刚刚过去两年，且年龄已超过援藏规定要求的40岁，说真的，西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的，对个人身体素质要求更高。这一次是否能过关，他心里也没个底。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体检各项指标均正常，竟然达到了援藏标准。

西藏在世人的想象中一直都是山高路远、地广人稀、低温缺氧的蛮荒之地，你一定会想到雪崩的狂飙，想到泥石流的怒吼，想到呼啸的风沙，想到彻骨的沼泽，想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极限反应，甚至想到面目狰狞的怪兽，还有特殊地域所面临的特殊冲突……在常人眼中，41岁，正值男人最优质的年华，潇洒俊朗的他，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更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工作与生活完美得让人嫉妒。熟悉他的人对他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抛家离舍去援藏的举动，有支持，有反对，更多的是不解。眼看着“出征”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几个同学朋友听说了，赶忙张罗着为他送行。记得当时我就问过他，为什么去西藏、到西藏怕不怕？面对我如此发问，他一时语塞。是西藏的神秘吸引了他，还是西藏的奇特风光使他作出了决定？我穷追不舍，但我终究没有得到

这个看似简单却又让人费思量的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我以记者的身份，他作为我的采访对象，我才最终找到了答案。采访中他这样对我说：援藏，是组织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援藏，能让生命得到升华。

是啊，“西藏是中国人的西藏，建设好西藏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责任”。原来，他就是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登上了飞往高原的飞机，开始了他人生中一段平凡而不平常的援藏之旅。这对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言，肯定是一个事先无法料想其深刻程度的精神起点。今天，坐在他的对面，我试图寻着他所有的情愫与梦想，在“使命与责任”的诠释中找到最初的那一抹底色。

“到了西藏，才知道援藏意味着什么。”

昌都地处西藏自治区的最东端，藏语意为“两水汇合之地”，扎曲河与昂曲河分别从北方的雪山丛中奔流而来，一东一西环护着昌都县城，在城南汇流成著名的澜沧江，若从高处俯瞰，两河一江恰成“Y”形格局。

昌都县以山高路险闻名全区，含氧量只有内地的70%，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称为“康巴”。由于山高谷深、平地很少，昌都的建筑大多依山而建，它不仅是川滇公路的入藏门户，也是自唐代就开始兴盛的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康巴文化造就了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在这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广袤地域，居住着藏、汉、回、纳西等21个民族，藏族人口占95%。昌都县辖3镇12乡，总人口近10万，境域面积1.08万平方公里，是昌都地区行政公署等机关单位及县委、县政府、县直机关单位所在地。

从个位数海拔的天津一下子来到海拔4600米的昌都邦达机场，一下飞机，强烈的高原反应立即如影随形。头痛、心慌、全身乏力等症状一一袭来，在平原上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在这里变得异常艰难。即使吃方便面、煮饺子也必须用高压锅，走路要慢、说话声音要小，尽量不洗澡。初到高原的李宝全，面临的第一关，就是这严峻的自然环境。当天晚上，伴随着高原反应带来的失眠，李宝全开始翻阅有关昌都的资料，他想尽快地了解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特点和民族风俗，以便迅速进入角色。

按照地委行署的安排，李宝全担任昌都县副县长（正县级）兼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管办公室、四大机关后勤、安全生产、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天津援藏项目的落实、小城镇建设等工作。

没来西藏之前，只听说西藏工作条件艰苦，尽管对这个自己将要工作至少三年的地方进行过种种想象，但当身处昌都的他，现实环境还是让他吃了一惊：眼前，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以及25个委局全都挤在一栋不足900平方米的三层结构的矮旧小楼里办公，他分管的国土局只有一间半办公室，12个人挤在一起，有的工作人员连个办公桌都没有。即使是作为副县长兼办公室主任的他，也要两人共用一小间办公室。李宝全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政府机关的办公环境尚且如此，其他会是怎样的情况？尽管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与恶心不断袭来，但到昌都的第二天，他还是一头扎了下去，跑基层，访群众，做调研。他要抓紧时间熟悉和掌握自己分管工作的情况。

在西藏高原，有一种迎着太阳盛开的普通花朵，看上去弱不禁风，可风愈狂，它身愈挺；雨愈打，它叶愈翠，太阳愈晒，它开得愈灿烂。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藏语名字——格桑花。它可能是整个青藏高原上知名度最高的一种植物，因为被视为天赐祥瑞，千百年来，它的芳名一直就在传唱，正可谓是流芳百世了。此时，正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格桑花美得如诗如画。因为有吉祥的花朵相伴相随，身心的愉悦无以言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便跑遍了全县15个乡镇，行程3600多公里，重点调查了32个村，11所学校，收集90条有利于昌都发展的建议。

那一日，赶了50里的山路，来到位于昌都北部如意乡琼卡小学，学校没有院墙，他竟直走了进去，几间低矮破旧的平房教室，由于年久失修，多半已经漏雨，雨水冲刷泥制“天花板”，变成混黄泥水漏到桌子上……教室俨然成了半露天营地。屋顶上长着一丛丛的大蘑菇，上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女教师的宿舍全部暴露在外，毫无私密性和安全感。尽管与内地一样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但这里的学龄入学率却极低。严峻的现状并没有吓倒李宝全，反而激发了他

一定要为这里做些实事的决心和信心。

根据津昌两地协议，第四批援藏干部在藏期间，天津财政无私援助昌都4500万元。作为项目落实人，项目选择是第一道关。为了切实把每一份援藏资金都花在刀刃上，使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李宝全对每一个援藏项目都进行了反复论证，同时，将拟定的援建项目报请天津市援藏领导小组研究论证，还专程到兄弟市、县考察调研援藏情况。随着调研的逐步深入，他的工作思路也渐渐明晰。

他曾经深情地说：“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内地的温饱富足是多么奢侈，才会撞击出沉睡在你内心深处的火花，才会自然而然地生出我要为藏族同胞做点什么的想法。”一句话：“只有到了西藏，才真正知道援藏意味着什么。”

此心可以慰高原

“既然踏上了这片土地，不但要把人交给昌都，更要把心交给这片热土。”援藏三年，他一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记得我在2007年《天津日报》一篇题为“情洒高原诠释忠诚——天津第四批援藏干部工作纪实”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李宝全同志日夜奔波在天津市琼卡希望小学的建设上，奔波在投资800万援藏资金建设的农牧民科技培训中心和昌都县行政办公中心，奔波在俄洛镇小城镇建设的工地里。”

让我寻着这篇报道的点滴线索，把日历重新翻回到2004年7月。

李宝全到昌都还不满一个月，就遇见了当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天地震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时都有可能受到严重威胁。此时他还没有正式接手工作，但险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重于泰山。面对危急形势，他当机立断，深夜召开紧急工作会议，成立防灾减灾领导小组，他亲自担任负责人。没有初识的客套，简单自我介绍后，知情人介绍险情，分析险情可能的发展趋势，最后做出应急处置意见。二十几个昼夜，从汛期值班制度、险情巡视制度和灾情快报制度的制定出台，从地质灾害区的巡视、检测、抢险救灾，他都亲自安排部署。其间，几个乡镇相继出现险情报告，抢险工作异常艰辛。他一次次冒着雨，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安危，踏着泥泞的山路，到险情最危急的乡镇现场指挥，昼夜奋战。高原反应严重时，他就偷偷吞几片药，吸几口氧气。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县城边上一处山体撕开了一道拳头大小、700多米长的裂缝，附近山上住着十几户人家，山下就是澜沧江，由于雨流量大、流速快，随时可能诱发滑坡、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决定即刻安排住户转移，谁知工作却做不下去，他一边稳定好他们的情绪，一边想方设法找来一个铜锣，就地搭个窝铺，24小时留人坚守，观测降雨量，如有异常，立刻鸣锣，迅速向可能受到威胁的居民传递消息，确保第一时间转移群众。他对跟随他的司机说：“你先回县城吧，我要留在这里，万一再出现山洪或出现泥石流，我不放心，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在李宝全不辞辛劳、不顾个人安危的现场指挥下，昌都此次抗击山洪地质灾害取得了全面胜利，未发生一例人员伤亡！确保了人民群众财产的安全……

“这次突发事件成为我工作的起点，也让我开始领略到援藏工作的不同寻常。”他深有感触地说。

援藏三年是艰苦的，就连一个普通的感冒都会有生命危险，这在内地简直不可想象，但在昌都，并非危言耸听，却是历历在目的事实。2006年4月20日。正值俄洛镇小城镇建设的关键时期，此时由他牵头负责投资800万援藏资金建设的农牧民科技培训中心和昌都县行政办公中心建设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为了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完成修路、下水道管道铺设、安装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他常常在工地上待到凌晨2、3点，有时通宵驻守在施工一线，协调施工用工的价格、协调运输中产生的纠纷，做好相关工作。

高原反应让刚来一年多的他就瘦了一大圈。头疼、胸闷、失眠、手脚麻木、嘴角干裂、吃不下饭等症状一直困扰着他，那几日，由于连日奔波，体力透支，加上过度劳累，患上了感冒，咳

嗽不止，他简单服了几片感冒药硬撑着，同事们看他难受的样子，都劝他回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坚决不肯。直到晚上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突然晕倒在现场，被人抬回宿舍。没有输液架，当地的医生，就地取材，在工地上找了块木板，钉个钉子，当作输液架，他就这样一边输液，一边指挥工作。直到次日早晨，回到县城医院，经检查发现已发展成肺感染。参与现诊治的医生说：“再晚几个小时，就非常危险了！”

或许这只是对李宝全生存耐力的考验，而生命的考验接踵而至。“路如朽绳，命似秋叶”，泥石流、塌方、雪崩是家常便饭，在昌都下乡，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没有经历过天路历程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懂得这句话所包含的沉重。2007年3月，妥巴乡康巴村发生地震，他与地震局的同志一行骑马前去了解情况。昌都行路难是全区出了名的，山路崎岖，道路奇险，下乡的路难走，去村庄的路更是考验人，有的乡根本没有公路，骑马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部分村之间只有蛇形小道。恶劣的路况环境，危险也就时常光顾。康巴村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上，从县城到康巴村100多公里全是山路，九九八十一道胳膊肘弯，崎岖蜿蜒，狭窄的道路在山间凿出，一边是斧劈刀削似的悬崖，一边是奔腾咆哮的江水，每年掉下悬崖的马匹和物资不计其数。此时，他们遇到山间沟壑，要下马牵着马儿越过；遇到林间小溪，又要下马卷起裤腿趟水；遇到林间荆棘，来不及下马，只能任凭尖刺在脚上、腿上、手上、脸上迎面划过。记不清是在哪个拐弯处，他下意识地牵紧缰绳时，马忽然纵身一跃、前蹄腾空、后腿直立，一下子把他从马背上甩了下来，幸好是甩在了右边山坡上，而左边便是刀削般的崖壁，“好险呀，好险！”他定了定神，长长地吐了口气。

哪知生命的考验还在继续。时隔不久，柴维乡森林发生大火，作为安委会主任的他心急如焚地带领100多名森林武警消防队员赶往现场。柴维乡平均海拔4200多米，而且大部分属于原始森林，山上除了几户放牧的草棚，没有人家。因为不通车辆，上山除了走路，唯一代步的工具就是骑马。从山下到观察点，如果徒步上山大约需要近3个小时，而如果骑马加步行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为了抓紧时间赶到，了解和处理情况，他决定和支队长一道骑马上山。在山梁上蜿蜒前行，小路只有不到两尺宽，山梁的坡度接近60度。山路的左边散布着高山的矮树荆棘，右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骑在马上，胆小点的人根本不敢从右边往下看。牲口登落的滑石，时不时哗哗地向山谷中滑落，溅起一溜的尘灰。正当翻过一个山梁时，险象再一次发生了。幸好这一次他又幸运被手疾眼快的支队长一把拽住。这着实让人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心悬一线。

“我们无法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是李宝全常说的一句话。“苦并快乐着。”就是李宝全对援藏“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理解。身体的不适煎熬着他的身心，生命的考验挑战着他的意志，但作为援藏干部并没有让他有半点退缩，想法只有一个，为当地的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2005年6月22日，昌都又迎来了一年中最璀璨的好季节，山水环绕中，风姿绰约的格桑花儿如约绽放。

这一天，是李宝全援藏一周年的纪念日，也是琼卡希望小学援建工程奠基的日子。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坐落在青山环抱中的琼卡镇有着节日般的热闹，对于接受捐建设项目的百余名师生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他们深情款款地捧上哈达，备上青稞酒，欢乐洋溢在所有人的脸上。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大早，越来越多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各族干部群众都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已经有人放起了藏族音乐，接着，大家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随着音乐，跳起了热情的“锅庄”舞。工地上一下子沸腾起来。

锅庄舞，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在西藏，昌都锅庄广为流传。遇节日、庆典、婚嫁喜庆之时，广场上、庭院里男女相聚，围成圆圈，按顺时针方向边歌边舞。男性穿着肥大筒裤，女子脱开右臂袍袖披于身后，男女各站一边，拉手成圈，分班唱和。通常由男性带头起唱，女性随后唱和，歌声嘹亮，穿透力很强，舞者和着歌曲“甩手颤踏步”沿圈走动。当唱词告一段落后，众人一齐“呀”（拟声）地一声呼叫，顿时加快速度，撒开双臂侧身拧腰大踏步跳起，挥舞双袖载歌载舞，奔跑跳跃变换动作。男性动作幅度很大，伸展双臂犹如雄鹰盘旋奋飞；女性动作幅度较小，点步转圈有如凤凰摇翅飞舞，舞圈中央通常置青稞酒、哈达，舞毕由长

者或组织者敬献美酒、哈达，情谊藉此得到升华。置身其中，他被现场浓烈的气氛所震撼，不管自己的舞步、舞姿是否合乎标准，情不自禁地融入他们中间，兴致勃勃地与他们手拉手一起跳了起来。在欢乐的人群中，他仿佛看到一朵朵艳丽的格桑花在竞相开放，一个个铁骨铮铮的康巴汉子在茁壮成长，也看到了藏汉间的友谊在日益加深，感情在不断升华。

入夜，天边的弦月如钩。躺在工地的帐篷内，李宝全依然沉浸在掌声与欢呼之中，毫无倦意。他一遍遍盘点着自己的工作：想所分管的办公室是不是开拓创新的；所主管的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是否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所主抓的安全生产是否卓有成效；所负责的援藏项目、小城镇建设是否到点到位。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的一方天空，繁星点点仿佛就在他触手可及之处，他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注视着……

贫瘠的土地上，荒僻的山野里，他将一把饱满的种子漫天撒下去。种子长出了小苗，小苗刹那间绿满山涯，转眼间果实累累。人们唱呀，跳呀，泪花从他的眼角滑落……

当李宝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晨光熹微。翻身起床，撩开门帘，一股凉风迎面撞来，脑子里顿时清醒了许多，于是，他又开始勾勒他的新思路……

这是李宝全交出的一张漂亮的援藏“成绩单”：

三年中，通过他和其他援藏干部的努力，共协调资金1900余万元，新建了昌都县行政办公中心、如意乡琼卡天津希望小学、城关镇达野小学生活用房，为县直机关及15个乡镇配备了29辆汽车、近百台电脑等办公设备，2005年至2006年他分管工作，历史上第一次连续两年安全生产指标控制在地区下达之内，跨入全地区先进行列，第一次实现全年没有新增一户违法建筑，他任指挥长的俄洛镇小城镇建设2006年完成竣工，通过验收。

他清正廉洁，铁面无私，对援藏项目的建设，严把质量关。他常讲：援藏三年，质量终生，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招投标，为国家节省了50余万元资金。并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写到这里的时候，望着自己那一行行苍白无力的文字，我写了改，改了毁，几次推翻写作计划，但怎么也无法使自己满意，真恨自己笔力不足，力难从心，无法提纲挈领地记录下他援藏期间一幕幕感动人心的场景，又时时撩拨我的思绪，于是我只好大海捞针地采撷以上几个珍贵的镜头，以飨家乡父老的期待。

怀赤诚，大爱无疆

每个援藏干部的坚守，都是一曲用奉献和无悔谱写的赞歌；每个援藏干部的背后，也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家庭在守候。

40多岁的人，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与社会责任集于一身的阶段，谁能没有丝毫牵挂呢？事实上，李宝全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

说起家人，仿佛触碰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李宝全的话语明显慢了下来。“对他们，我亏得太多，愧得太多，想起来心里就充满了负罪感。”

2004年赴藏前，他的母亲患脑出血，刚刚出院，并且落下了老年痴呆的后遗症，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那天，李宝全轻轻地告诉卧病在床的母亲：“妈，我要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他怕母亲担心，没多说。

母亲不知道西藏在哪儿，更不知道那里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只知道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不能经常见到了。

回忆起这段，李宝全眼眶忍不住泛着潮湿。而另外让他倍感内疚的两个人，则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古人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2005年中秋节，他连续三天下村入户检查牦牛防疫情况，等到嘎玛乡政府后手机才有信号，他赶紧给妻子打电话：“家里情况怎样？三位老人还好吧，女儿考得怎样？”一连串的怎么样，电话的另一端，妻子并没有回答，沉默了好一会，妻子低沉的声音一字一字地传过来“我只想问问你怎么样？”同为人父母，我特别理解他现在呵护妻女的无微不至，特别感动他在孩子中考、高考的非常阶段、在妻子最需要丈夫的关键时刻，

毅然选择了援藏之路，把爱洒向雪域高原。

作为儿子，他没能尽到那份孝心；作为丈夫他没有担当起家庭的顶梁，作为父亲他更缺少对女儿的抚爱。但作为援藏干部，在昌都百姓眼里，他真正是播撒大爱于雪域藏原的使者，他是他们心目中的“活佛”。

从进藏的第一天起，李宝全就把自己当成了昌都人，进牧区、住帐篷、学藏语、唱藏歌、喝青稞酒、品酥油茶。贫困农牧民家中，有他关切的身影；羸弱的孤老身边，有他真情的问候。无论是包乡还是下乡，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定要到村子里最贫困的人家去。2005年7月5日，李宝全在芒达下乡时了解到，村里有一名年逾七旬的老阿妈，儿子出车祸去世，年幼的孙子身体残疾，祖孙二人住在低矮破旧的帐篷中。李宝全二话没说，把身上所有的钱全掏出了来送与老人，老人感激地双手合十，口中不停地叨念着“您是我神圣的佛”。告别老阿妈，走了很远，李宝全回头望去，老阿妈还在那里挥手。其实，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三年中，李宝全不止一次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并帮助他们购买生产生活物资，为贫困藏民捐款5000余元。

“2004年5月20日报名援藏，26日体验，28日确定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6月22日，就是他出发的日子……”。对于这些时间节点，李宝全的爱人孟晓花至今难忘。“一切太快了！报名时他没和我商量，我也没想到组织上真的会信任他、选中他。名单很快下来，马上就要出发，家里人好像还在梦中。”

从他爱人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里，不难想象，在李宝全不在家的日子里，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而每次碰到问题，她都偷偷地瞒着李宝全自己解决，只有在事后才会说起。2006年10月，自己的母亲患上脑血栓被送去医院抢救，之后便卧床不起；在一中读书的女儿，离家仅500米距离主动要求住校。一下子双方老人都需要照顾，她又不能耽误工作。家里的状况可想而知。

“家里有事时，心里真的很埋怨，但仔细想想，远隔万里也指望不上，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对于自己受的苦，当老师的她总不愿多说，淡淡一笑，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如果时光倒转，你还会同意丈夫援藏吗？”当我突兀地抛出这个问题，电话那边的孟老师稍有沉默，然后轻轻地说：“当然希望他在自己身边”，不过她又马上接着道：“最后应该还会尊重他的选择，还会支持他吧，不是有首歌唱到‘放手也是爱吗’，特别是看到他真正为当地的发展建设出了力，与当地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我也就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

尽管对家人有亏欠，对自己太“残忍”，可组织的关怀、亲人的支持，也成为李宝全在西藏努力工作的坚实后盾。援藏期间，他的家庭被评为第六届全国五好家庭、天津市文明家庭标兵。他说，感谢市、区两级领导对我们的关心，从2004年起，天津市委、市政府为援藏干部们修建了公寓楼，生活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市、区领导亲自到昌都慰问。每逢中秋、春节，区里的领导都会去家中走访、慰问，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得知瘫痪在床的老人需要照顾，组织上还帮助妻子调到了离家很近的单位工作。每每谈及此，他常常心怀感激，即便是多年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回忆那一幕时，我发现他的眸子里仍泪光莹莹。

雪域高原，归去来兮！

三年援藏史，不了高原情。他把西藏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坐满天空的石头渐渐进入他的身体，冰雪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他浑身长满了“胆结石”，西藏最终成为他的精神家园。

告别，梦萦西藏。作别西藏的土地，心依依。

时间定格在2007年7月5日。李宝全结束了他三年的援藏生活，即将离开昌都，凯旋回津。

那一刻，云静风止，长空浩荡。站在即将交班的门槛上，双颊印着高原红的他，在人群中悄悄地蹲了下来，擦去泪水。泪珠滚动中，在西藏经历的一切，如一条白练飞舞而过。还是来时那条路，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要走了，道不尽三年昌都情，要走了，没做的事情还很多。

在昌都，天津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地方，这儿的藏族同胞对天津充满了感情。那天，说好的不搞离别欢送会，没想到自发从各地赶来数百名藏族同胞，挤满了整个政府大院，以至高无上的礼

节向援藏干部献哈达、敬青稞酒、奉酥油茶，为他们唱藏歌，把他们称作“阿达啦”（藏语，很亲很亲的人）。内心的感动、难舍的眼泪，深情的拥抱，还有更多的惊喜、厚重的情谊……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那一刻，他深深读懂了雪域高原。

在离别的时刻，那颠簸、那艰辛、那失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付出与收获，已经和雪域的灿烂阳光一起，融入了李宝全的光阴。

关于这一千多个日夜，李宝全饱含深情地发表了如下长篇感言：

西藏的天空和大地是如此的博大开阔，一望无际，藏族同胞是如此的淳朴善良，“老西藏”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样的工作环境，拓宽了我生命的宽度，增强了我生命的韧性，洗涤了我的物质欲望，我心存感激。

能够在西藏学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使自己的思想素质得到提高，我心存感激。

能够在昌都学到抗缺氧、抗干燥、抗烈日的本领，吃藏餐、喝酥油茶、学藏语、跳藏舞、跑野外、攀险山、冒雨雪，使自己生活素质得到提高，我心存感激。

能够在援藏的战友身上学到激情、责任、目标、快乐和可持续；学到沉稳、执著和谦逊；学到游刃有余的大气、从容不迫的成熟、目光远大的扬弃，我心存感激。

回想起自己一次次带着氧气、装着药片，跋山涉水、骑马走路、泥石流塌方、森林大火、地震及数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等种种情景还历历在目、心有余悸，但我经受住了考验，我心灵升华。

独处西藏的生活是寂寞难耐的，经过了两地分居的磨砺，经历了缺氧失眠、两次感冒肺感染的磨练，我心灵升华。

三年援藏，受益终生，援藏生涯使自己思想有了进步，意志得到磨练，心灵得以升华，执政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也使自己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如何应对困难复杂场面，以乐观顽强的精神迎接各种挑战。“有志而来，有为而归”是我的信念，明天向党和人民递交的答卷会比今天更好，是我永远追求的目标。

在三年的援藏岁月里，在以分秒堆积的情感里，我已深深地爱上雪峰，爱上三江，爱上那片高天厚土，爱上那浓烈的藏情。我也将永远记住第二故乡，关注第二故乡，祝福第二故乡。

巍峨雄浑的高原是冶炼精神的熔炉，奔腾不息的三江是涤荡心灵的试验场。经过三年的历练，李宝全在奉献中收获了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实现了自我超越。

结束语

带着高原的风尘，载着荣归的喜悦，李宝全顺利回到家乡。当然，路还在延续。李宝全回到武清后，组织部门安排他到武清区物价局工作至今。

结束采访时我说，人生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你应该没什么遗憾的了。李宝全笑着坦言道：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援藏的时间过得太快，有太多想做的事情还来不及去做。如今，回到武清的我有了新的工作岗位，也有了新的目标和追求，我要把“老西藏精神”带回工作岗位并发扬光大。

因为有梦，所以执著；因为懂得，所以选择；

因为眷恋，所以珍惜；因为付出，所以满足……

笔者衷心地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以新的思路、新的业绩、新的风貌，再谱新的篇章！

（责编：孙玉茹）

忆慈父

席炳田

常言道“严父慈母”。古人与别人谈及自己的父母时，称父亲为“家严”，母亲为“家慈”，可见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父亲多严厉，而母亲皆慈祥。

我却有幸遇到了一位非常慈祥的父亲。记忆里，父亲从未打骂过子女，也从未与外人吵过架。这在农村是很少见的。别看父亲对子女不打不骂，我们兄弟姐妹6人对父亲却非常敬畏。父亲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父亲一生没上过学堂，但多年坚持利用空闲时间读书看报。尤其是进入古稀之年后，读书看报看电视更成为父亲的主要精神寄托。每遇生字生词必要找人问个究竟。到晚年时老人家的识字水平已能与中学生比肩。在书报上找到的生字常将中学生难住。父亲时常将孔孟之道的格言挂在嘴边，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吾日三省吾身”等。我们都听得烂熟于心了。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在人生路上都顺利成长。6人中有4人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2人成长为副处级干部，2人曾参军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父亲生于1905年，在旧社会度过了前半生，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父亲总是乐于助人，全国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父亲在天津市里当建筑工人，长期住在一个叫“薛家店”的简陋小旅馆里，那里常年住着一群乞丐。他们都是父亲的朋友。每年春天换季时，父亲将换下的棉衣送给乞丐朋友，入冬穿棉衣时，父亲又将单衣送给他们，为此父亲没少受母亲的责怪。毕竟我家那时生活也很拮据，一身衣服一般都要穿几年的。尽管被母亲责怪，父亲却依然故我、乐此不疲。记得我小时和四叔去看父亲时，“薛家店”那些乞丐叔叔争相给我买小食品并哄我玩儿。

土地改革时，在我们村每人能分6亩地，为了这6亩地，父亲将户口落在村里，虽然前后在市里当了多年建筑工人，但也就像时下在城里的农民工。假如当时不回村分地，父亲就是端“铁饭碗”的建筑工人了。

父亲身教重于言教，他老人家从来不说让我们做什么，而总是以身作则。比如挑水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村里没有自来水，村民吃水都要到水井去挑，我家离水井有半里地之遥，每当见能盛5担水的水缸空了一半儿，年届古稀的父亲担起水桶就去挑水。这时不论我如何劝，怎么抢水桶，都拗不过父亲。他老人家说：“居家过日子，要穷锅台，富水缸”，意思是锅台前不要有剩余柴草，水缸则要保持常满状态，这可能是古人最早的消防经验吧。后来我养成习惯，只要缸里能盛下一担水，我就尽量及时去挑水。老兄弟炳辉在卫校上学到留校工作期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水缸挑满水，直至村里自来水入户。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和我发过一次脾气，那是30年前的事。一天下午我骑摩托车带老伴儿去老米店村一个朋友家串门儿，吃过饭摆上麻将桌，一直玩到夜里12点钟，也忘记给独自在家的老爸打电话了，当我们推开大门进院时，父亲像一尊雕塑般站在院里。我说您怎么还不睡觉呀？父亲大发雷霆：“我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也不打个电话，骑个摩托车半夜不回家，我能睡得着吗？”

我忽然被这伟大的父爱深深感动了！即使我已不惑之年，还有一个老爸时刻牵挂着我，我真幸福啊！我和老伴儿异口同声地向老爸保证，以后坚决改正。如果有事晚归，一定打电话，一顿自我批评和表决心，哄得老爸阴天转晴，在儿媳的搀扶下进屋休息了。从那次以后，我再没让老人家着过急。

在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经常在盛夏去玉米地里拔草。我知道后劝老人家，大热天的，别去钻玉米地了，中暑怎么办？父亲却说，天气热，拔下来的草一晒就死。我说我不管草死草活，若是您在地里中暑晕倒了，我们怎么办？后来因父亲坚持盛夏拔草，我索性将地转让给别人种了。无法下地劳动了，父亲加强了早晨锻炼的强度。以前徒步到四里地远的陈咀村吃早点，后来嫌路程近，从李场村东上104国道，到陈咀村东口再下道去村里，这样一绕，每天往返要走20里路，

老人家一点也不觉得累，还将我家半亩地大的院落收拾得纤尘不染。就连砖缝中钻出的小草也被父亲用镰刀头剷掉。来串门的邻居和亲戚朋友都夸我们家院子特干净，这都是老爸的功劳。

父亲年轻时曾因患重病许愿不食鱼肉而大半生吃素，一次吃饭时父亲指着桌上一盘炒白菜对我说“百菜不如白菜好”，我正在吃炖猪肉，灵机一动，对了一句“诸肉难比猪肉香”，于是父子俩开怀大笑。因父亲长期吃素，脂肪缺乏，经常手脚干裂，我和老伴儿商量，用大油炒菜，有时甚至在烩肉的菜锅里给父亲挑没有肉的菜单盛一碗，搞个善意的“欺骗”，父亲果然吃得津津有味，手脚干裂的症状日渐痊愈。以后父亲去大哥和老兄弟家小住时，总说大儿媳、老儿媳不如二儿媳炒的菜香！

在父亲87岁生日时，我写了一段顺口溜，抄录于下：

慈父花甲加三九，健壮不亚六十叟，
鸡鸣即起早锻炼，每日十里徒步走，
忌食鱼肉戒烟酒，甘于淡泊无奢求，
熟谈“知足者常乐”，此句格言终生守，
关心他人胜自己，这样老人实少有，
闲暇消遣览群书，政文史地均喜读，
辛勤劳碌大半生，而今也该享清福，
喜盼羊年当曾祖，癸未大庆九十九。

后来，父亲于90岁时无疾而终，虽然没有实现我们为父亲“大庆九十九”的夙愿，但老人家的平和心态，一切为了别人的高尚情操永远是我们效仿的榜样！

（责编：李克山）

永远的“一中”人

李忠孚

在杨村一中一提到“老主任”，年龄稍大的人都知道是谁，“老主任”是人们对他尊敬的称呼。他心地善良、心胸开阔，做事从大局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同事、对亲人总是如春天般的温暖，对“文革”期间曾迫害自己的那些人同样报以宽容之心。在工作期间他以校为家、兢兢业业，无私奉献。退休后关心国家大事，“新闻联播”、“海峡两岸”每天坚持必看，读书看报、剪辑收藏、与友人书信来往，笔耕不辍。从事关工委工作，为师生作报告、为贫困生联系捐款……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一中，献给了自己钟爱的事业，直到去世时仍惦念新一中的建设情况，鞠躬尽瘁。他是良师、益友、慈父，可谓德高望重，他是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我的公爹、我的老主任——张守经。

然而老父亲走了，他带着对一中的眷恋，带着对新一中的期盼离开了。

老人1926年生于武清黄花店镇鱼市庄村，1946年在北京中国学院英语系读书，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回家。1951年9月2日，他和另外几名同事亲手创建“黄小补习班”，后来发展为“杨村初级中学”，直到现在的“杨村一中”。他先任教师，又任教导员，1956年开始任副教导主任。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退休。退休后独自完成了时间跨度为40年的《杨村一中校志》上、下部的编写工作。编写校志时，他付出的辛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于时间太久远，校址多次搬迁，加上“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的损毁，可用的资料几乎没有。翻遍了资料室、库房的废纸堆，骑自行车走访了许多了解一中过去的人，一点一滴地搜集整理材料。不顾酷暑严寒，时常灯下苦战，付出很多，不取报酬，当时很不被家人理解。但老人总认为：为学校做事，无怨无悔，乐在其中。耄耋之年，仍为教育事业发挥着光和热，倾心效力社会、参与学校“关工委”工作，并为一中校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字参考。除此之外，还为“武清文史资料”编撰数篇文章，就有关“杨村一中”方面内容提供详实可靠的资料。他是杨村一中六十年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更是资深的一中人。

在去世前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老人先后住院六次，为了把更多的东西留给后人，每次住院他都要亲自带好纸笔，对他来讲医院的写作环境更佳。每次输完液，他便拿起笔开始写作。一次在南开医院大夫看到此景后竖起大拇指称赞：“老人家您真了不起！”遗憾的是《杨中精神赞》这篇文章没有完稿。

老人临终前，没有任何遗嘱，只说了一句“到一中转一圈吧！”回忆当时的情境，我忍不住泪如雨下……

2012年4月14日18时，老人艰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离开了他亲手创建并奋斗了一生的学校，离开了他心爱的同事和亲人们。那天上午9点，我和哥嫂在旁边守候，医生为他打了一支6542止痛针，胳膊、脚三处在输液（药物、营养、血浆），痛苦稍有缓解，神志清醒，老人的眼睛似睁似闭，艰难地说了一句话“到一中转一圈吧！”，我明白他说的“一中”是指即将竣工的新一中，这就是老人临终前对家人说的最后最完整的一句话。老人对学校的感情太深太深了，甚至胜过了自己的家，他舍不得亲手创建且发展壮大的一中啊！新一中建成后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啊！

老人在他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从白手起家贫穷简陋到柳绿花红另一村》中写到：“建校初期，条件相当艰苦，从自己家中和老乡亲家中凑桌凳，入户找生源，师生同吃住，所发工资（小米）少量给家里，大部分返学校师生用，喝苦井水，睡地通铺，夏有蚊蝇，冬无炉火，没有课本，办公没有经费，师生甘苦与共，在李峰荫、陈汉文两任校长的领导下，首届毕业生全部考入京、津、冀的高一级学校……”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出，老人对自己的付出多么欣慰！如今的杨村一中已“柳绿花红”，蒸蒸日上，老人家多想再陪一陪、看一看啊！

“爷爷，您不能走啊，您还没收到回信哪！”，孙女在爷爷的耳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4月3

号那天（去世的前10天），老人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给首届校友刘家善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为在校贫困生联系捐款一事，为了能让对方快点收到，孙女将信带到北京海淀区直接寄发，就在老人去世后的第三天我们在信箱中发现了回信。信中有这样感人的一句话：“杨村一中培养了我们坚毅的性格和不断进取永不言败的精神，我感谢母校，怀念我的老师们……知老师身体欠佳，甚为惦念，望妥善保养为盼。”老人“走”之过急，他的学生们根本没有预料到。

我们努力为老人完成“到一中转一圈”的心愿。从火化场到永安公墓下葬，送灵的车队在104国道上行驶，不知为什么，那天风静静的，路上行人、车辆不很多，柳树深深垂下了头为老人送行，路旁鲜花向老人致意。灵车在新一中校园旁放缓了速度，“爸爸，新一中到了，还在建设中，您看看吧！”儿子抱起骨灰盒低声说着，“爸爸，您都看到了吧？您放心走吧，等明年新一中建成后我会带着您的照片，让您看遍每一个角落，您的遗愿我们帮您实现！”

噩耗传到老校友之中，近途的亲自到陵园鞠躬送行，尽管他们也年逾古稀，身体欠佳。远途的发来了信函：“从教甲子育人忠，宝塔示范功杨中，宽人豁达乐处世，德高望重一挺松。张老师是我们的好榜样，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武汉）首届生周玉义、沙书绅敬上。”师生感情如此之深，让我们家属感动，老父亲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动！

回忆老人走过的87年的漫长路程，崎岖不平、沟沟坎坎，但他的心里一直洒满了阳光。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心胸豁达。在“文革”期间，他遭诽谤、受诬蔑、被管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据老人讲：“红卫兵”轮番批斗七天七夜不让睡觉，大字报直接用大头针往脖子上别、“红卫兵”把烧红的砖头扔到尿桶里熏呛……，老人以坚强挺了下来。平反昭雪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后来清理“三种人”时找到老人调查，用老人的原话说：“那些文革中整过自己的人，虽然可恨可气，但我并没有对他们怀恨在心。”当时如果老人发一句话，这些人恐怕就会下台，甚至会更惨，但是他没有那样做，给了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工作，当个人民的好公仆。

他就是这么个大好人！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脾气温和，包容谦让。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各个小家庭都非常和睦。他对晚辈呵护有加，说话一贯和言细语，即使孩子们有了缺点错误，也不会大声呵斥，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老人对隔辈人尤加疼爱，孙辈们有了一点成绩，他便会赋诗一首加以鼓励，孙辈们也以各种方式回报着爷爷——孙子经商有道，孙女、外孙学业有成。最近几年，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他承担了照顾半身不遂的奶奶的全部重任，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他深受家人的尊敬和爱戴！

老父亲，您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老父亲您没有走，您的写字台我们为您擦得锃亮，摆放着您经常用的笔墨纸砚；您的书柜整洁，书籍码放依然整齐；报箱里每天都会收到您爱读的报纸，信箱中不断有来信；您的台灯每天晚上还在亮起，电视机准时为您打开，中央台4套节目“海峡两岸”正在播出……您关心国家大事，热爱工作，热爱一中，献身事业，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做为一中人，我会像您一样工作，像您一样做人，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请让我为您唱一首《老父亲》吧！“想想您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您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您鬓角露了白发，不声不响您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听听您的叮嘱，我接过了自信，凝望您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老有小您手里捧着笑声，再苦再累您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

（责编：李克山）

照亮生命的颜色

柯 山

生长在故乡小院里的红辣椒，像一簇簇红火苗钻出苍翠的枝叶，在淅沥的秋雨里燃烧，昂扬而刚劲，热烈而情深，小院因为有它们而显得无比温暖与红亮。

10几年前，女儿患重病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入院时正值初夏，出院时已至深秋。女儿出院后，记忆尚未完全恢复：找不到她在北京租住2年的处所，认不出我在县城买下好几年她来过百余次的房门，就连父母和亲友的名字也叫不准！我的心在暗暗滴血。为了尽快恢复女儿的记忆，我想叫她换个环境——到乡下老家住一度，那是她出生和度过美好童年的地方。说来也怪，进村她竟然自己找到了家门。

农村老家很安静很幽雅，房前屋后有不少尚未凋谢的花木，秋风里时常飘着鸟叫莺啼，女儿心情很好，并且我发现她特别喜欢小院里那片由绿变红的辣椒！那辣椒，是我和妻春天里亲手栽下的。从乡下出来的人，纵使在城里住上半辈子，也总离不开泥土离不开青棵子。因此，每年的谷雨前后我都要和妻回几趟老家，在院里院外见缝扎针地种点儿什么。下秧子嫌费事，就到集市上去买，把买下的秧子放在竹篮里，我拎一会儿妻拎一会儿，遇到天儿不好就打车。每年栽种最多的就是辣椒，因为辣椒皮实好活，又不用修理搭架，只要按时施点儿肥浇点儿水就行了。

一天，天下小雨，女儿又在看小院儿里的红辣椒，她先是在屋子里趴在窗台看，后来跑出去站在雨里看，我急忙给她送出一把雨伞。她指着辣椒问我是什么，我说是辣椒；她又问我辣椒甜吗能吃吗，我顺口答音说甜能吃，并且揪下一根鲜红的小辣椒塞进自己的嘴里大嚼起来，我想借辣来淡化一下心痛。女儿见我吃辣椒，便也笑嘻嘻地揪下一根吃，只见她嚼着嚼着辣得发出一声尖叫，竟冲出家门朝村外跑去。我慌神了，紧追在后，她沿绕村小河跑了半圆，足有几里地远，又跑回了家。她从头到脚水捞似的，有雨水而更多的是汗水，妻一遍遍为她擦汗，我沏来热茶给她喝，她喘定一连喝了3碗热茶，妻又是一阵为她擦汗。安静下来之后，我举着一根红辣椒问她，这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说，那不是辣椒吗。我又问她，辣椒是甜的还是辣的？她说，当然是辣的了。她似大梦方醒，头脑一下子变得透亮起来！妻惊喜地看着我，我又问她窗前的月季花，墙根处的老枣树，以及飞在细雨中的燕子……她都能准确地回答上来。我发现妻背过脸去，妻一定是哭了，不过流出的肯定是喜泪！当然，有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女儿还一时叫不上名字，就跟小学生那样，又从头学了一遍。

几天后，我们离开老家回到县城。女儿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情真意切心如昨》，她说：“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仿佛没有来过一样，我还没有好好地享受它们，而它们就已经无声地过去了。爸妈虽然能够感受到夏秋的存在，但我在急救室里哀号，他们又怎能有心思欣赏呢！……”

次年春天，女儿的记忆和体质基本恢复，便匆匆走上工作岗位。女儿最牵挂的就是家乡的辣椒，种没种呀，红没红呀，长得怎样？每年秋后来老家，她都忘不了带上一把红辣椒回去。一次从老家回京和男友见面，男友送给她不少礼物，她却毫无准备，情急之下从兜子里掏出一把红辣椒，谁知男友是湖南人，见了辣椒特别高兴，认为是女儿特意为他买的，于是两颗年轻的心便被火辣辣的红辣椒凝结在一起了。

小院里的红辣椒，个儿小抱团挺拔向上，更辣得出奇，它们在雨中愈加红得耀眼，如同“秋雨里的一把火”，显示出一种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女儿喜欢它，我也喜欢它，它是一种红色的精灵，一种能够点亮生命的颜色。

（责编：朱新民）

名师扶我学步

杜 璞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很奇怪，有的人整天能看到也不爱搭理他，有的人很难得一见，却时常想念他。几天前，我惊闻罗哲文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不由得一惊，有撕心裂肺之感，对于他的想念之情涌上心头。

第一次见到罗哲文老师，是在2009年的武夷山世界遗产高峰论坛上，当时会议举办地有我的小型油画展，在会间休息的过程中，忽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来到我的画前，他仔细观看我的每一幅作品，还不时和陪同的人交流，并请我谈画这些画的一些心得体会，他又仔细地看了一幅我画的《拙政园》，说：“苏州园林一直都是给人以含蓄和安静的感觉，而你的画中我却看到了艳丽的色彩与奔放的笔触。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表现呢？”我说：“画为心声，心中有感情神才会传达于画面，这是在画我心中之园啊！”他听了微微一笑，含蓄而肯定：“凡高画向日葵，八大山人画斜眼的鸟，他们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画以载情，以情入画，你年纪轻轻就这样有功力和悟性，真是前途无限啊！”听着他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这样夸奖我，我很开心，又很不好意思，感动着他的真诚直率与精到的理解。

这时我才知道，眼前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文物界泰斗罗哲文老师。

罗老师是那么平易近人，和他聊天让人备感温暖和随便，以至我有些忘乎所以了，斗胆半开玩笑地说：罗老师，我想请您写“杜璞画世界遗产”几个字，以后就是我的招牌，用于出画册印名片，不知可否？后面这一句我说得很轻，自己都感觉听不见了，感觉十分冒昧，没想到罗老十分认真地答应了，说：“你把要写的内容写在纸上，并写上你的通讯地址，不要记差。”当下我心中狂喜不已，就这么简单，我十分敬仰的偶像，国宝级的文物大师帮我写字不要润笔，也没有经纪人来帮他打理，带着将信将疑我回到了苏州。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等到北京寄来的字，我心想罗老年纪大了，说不定把我写给他的纸条弄丢了，或者忘了，或者是太忙，根本就无暇顾及，请他写字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我了……种种推测我觉得这事儿有点玄了，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终于盼来了罗老的字——“杜璞画世界遗产”几个大字的条幅，字体饱满文气脱俗，功力深厚，笔力酣劲，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想起此前对罗老的种种猜疑，心里十分疚愧。罗老在电话中对我画世界遗产十分肯定，他鼓励我说：“世界遗产这个主题不容易画好，须要下大力气，吃透文化遗产的精神和内涵，要肯吃苦，多读书，行万里路才行。”罗老对我有条有理的教导，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是啊，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后学，如此关心与爱护，这不光是出于对我从事保护与弘扬文化遗产工作的肯定，也更加让我相信老一辈文化工作者乐于提携后人的高尚品质。

罗哲文先生与世界遗产息息相关，他生前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他常骑着小毛驴上八达岭勘察，反复斟酌后拟定长城维修规划图。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阳含熙和罗哲文在全国政协提案，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斗转星移，三年过去了，在心中一直有想为罗老画一幅肖像的打算，来表达我对他的敬仰之情。于是我便常在胸中勾画罗老“跨峻岭，穿荒原，横瀚海，经绝壁，纵横十万里”的图景。而今，我在悲伤与怀念中拿起了画笔，画出了我心目中的罗老，作为我对于他的永久怀念。我相信，像罗老这样用毕生心血奉献给世界遗产保护的专家，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责编：李克山）

浅谈运河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刘思含

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距离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无数灿烂的文化遗迹和博大厚重的文化积淀。

纵贯武清全境62.5公里的大运河，是武清历史上的经济大动脉，也是一条人文荟萃的文脉。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继承运河文化，开发与利用好运河文化，对于武清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有着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武清辉煌的文化历史与运河息息相关

追溯往古，自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乌桓凿泉州渠，为北运河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凿永济渠，将武清境内的运河与永定河相连通，使武清因兼具河海之利为世所重。宋、辽时有萧太后运粮河三条水道入武清经北运河直达北京。金时有漕河接北运河，北穿武清全境直抵京都。再经元、明、清三朝六百余年的变迁，成为中国北方商贸和文化的枢纽。汉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及清顺治、康熙、乾隆等17位帝王分别巡幸或驻跸武清。至今还保留着清康熙、乾隆皇帝题写的“导流济运”、“导流还济运”两块石碑。在民间流传着不少康熙六下江南在武清留下的故事和传说。历代文人雅士来此游历，也留下了众多诗词墨迹，被称为中国书法珍品的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即出土于此。

武清因运河而兴盛。运河千百年来形成的开放、融合与交流的文化特征，培育了运河两岸大批的文人雅士、仁人志士。运河还把不同地域的文化、宗教、饮食、习俗，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诉求、礼仪民风汇集一起，为武清留下了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形成了武清多姿多彩、宽容开放的文化特色。

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也造就了武清人基因里既有北方汉子的粗犷豪爽又有南方吴越人的深沉细腻性格。好学上进、慷慨仗义、报效家国成为武清的乡风。武清的武术、民间花会、民间技艺等，无不与北运河结下不解之缘，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纵观历史，武清出过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出过国学宗师、书画巨子，出过武林盟主、戏剧名伶。艺术和专业上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近代，有与霍元甲齐名的武林泰斗鼻子李（李瑞东）、当代中国篮球奠基人牟作平、女排铁榔头郎平、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扮演抗日英雄李向阳的郭振清、评剧皇后刘翠霞、京剧皇后赵燕侠，引领当代中国书坛的大书法家刘炳森、孙伯翔，以及活跃在当代舞台上的各门类艺术家如马玉涛、蔡国庆、杨立新、李润杰、师胜杰、王谦祥等。堪称地灵人杰、才俊辈出。

武清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人才辈出，历经几百年薪火相传，书画艺术不断发扬光大。2008和2011年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

二、打造运河文化品牌的战略意义

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既有人文文物古迹，也有自然景观文化，有些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有些则是无形的。从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上，运河文化对武清打造的“文化强区”的品牌最具代表性和开放性意义。

2000年10月，武清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运河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武清籍著名书画家刘炳森先生的影响力，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运河书画院。并通过大运河这一纽带，连接沿线七省市书画艺术家，及热心支持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有识之士，进行广泛的联谊、交流、创作活动，以此凸

现武清特色文化，扩大武清知名度，提升武清文化品位。大运河书画院的成立，在运河沿线书画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运河沿线400位书画家的热情参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天津市副市长俞海潮等领导同志分别来书画院视察工作并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大运河书画院自成立以来，每年都组织规模较大和有影响力的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如：2002年举办的“大运河风情”七省市名家书画精品巡回展、2003年举办的“七省市书画名家走进武清”文企联谊活动，等等。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既增进了运河两岸的文化交流，展示了武清文化形象，又扩大了大运河书画院在全国的影响，并成为提升武清文化品位的文化“品牌”，有力带动了武清书画整体水平的提升。

大运河从北到南连接着35个城市，代表着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武清必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南北经济和文化沟通中打出自己更多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以展现自己的文化魅力。

三、武清加快开发与利用运河文化的前景

运河文化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精神财富，需要下功夫开发、继承和利用，积极做好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文章。据我所知，已有一些运河沿线地区提出要把运河文化作为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来抓，把运河文化的保护、开发与旅游，与区域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促进运河区域文化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大运河在天津流经7个区县，武清作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4年起，按照建成一条经济带、文化带和景观带的总体思路，确定了北运河是以景观、旅游、商务活动、文化休闲、生态居住为主的多功能河道，并两次大规模地进行全面改造开发。从清淤疏浚、滨水景观建设到两岸人文景观建设，旨在让历史告诉现在，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条黄金水道顺应新的历史发展潮流，必将带来滚滚财富，带来灿烂的文明。

在这里笔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对北运河开发改造的同时，要加强对运河文化、人文景观的挖掘和保护。把武清沉睡、埋藏在丰厚文化资源中的“金山银山”充分发掘出来。大运河在武清行经流程长，沿着大运河从北到南，可供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有体现大运河文化的古码头、渡口遗址、石碑、寺庙、乾隆驿站等，加之南北文化的交融，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的过往、驻足，由此派生的漕运文化、驿站文化、家族文化、宗教、民俗文化、村落文化、武术文化、特产文化（书画、地毯、编织、绢花）以及17位皇帝、众多名人雅士登临武清留下的大量民间故事传说，古迹遗存多、文化底蕴深、开发潜力大，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资源打造成产品，将产品整合成产业，使我们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变成文化产业优势、乃至竞争优势。

二是我们应做大做强运河文化旅游这一品牌。要打好这张牌，非常重要。着力保护、恢复一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把“可说的”变成“可看的”，把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继承保护进行有效地结合。让无形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用历史文化的展示来提高武清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武清人地域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

同时，大运河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日益受到运河途经城市的重视，北京通州、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地不断加大运河文化旅游开发建设，既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又可避免在规划创意方面出现雷同，少走弯路。

（责编：李蔚兰）

月下美人来

周淑艳

李琦新书《胭脂魅》发行，我祝贺琦美人，也祝贺狐鬼花妖们。

我一贯称李琦为琦美人。这个“美”落在她身上，算是有了归处。女人要是长得好，心地好，又有才华，就让人且爱且敬了。而且琦美人身上还有着一缕遗世独立的况味，这俗世有这样的女子是造化。

《胭脂魅》是一本妖气十足的书，李琦用现代女性的视角和亦庄亦谐的笔调，讲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近五十位女妖爱恨情仇的故事。

一般看来，哪个男的要是遇上妖精是件倒霉事，可只有那些“倒霉的男人”知道他自己有多划算，因为最后，受伤的总是妖。女妖们大都善良、单纯、勇敢、执著，便宜都让男的占了，自个儿却从里到外伤了个透。

纣王整天酒池肉林的不理朝纲，妲己却落下祸国殃民的罪名，被骂了千年；红玉貌美如花，碰上个一点儿不爷们儿的小冯，还得冲锋陷阵为这怂包扛事儿；开朗伶俐的白萍让林姓书生做了底气十足的真男人，人家金榜题名后立马儿娶了显赫人家的姑娘；最划不来的是碧碧，救了那个孙克复的命，又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谁想这孙子的同性之好就是断不了根儿。收香好心好意给小姐做红娘，那书生娄芳华在人家那儿欲仙欲死地过了一个蜜月，回去后就被当官的舅舅劝降了，带路而来，一巢的女妖被赶尽杀绝；还有那蝎子精是真心看上了唐僧，真心想跟他过日子，可唐僧油盐不进。你说，逮着唐僧赶紧吃了不就得了，可她就舍不得，最终自己成了昴日星官的餐食。《西游记》中，猪八戒拿大钉耙打死了好些无名小妖，这些孩子没招谁没惹谁，冤不冤啊！

《胭脂魅》一书中例数的女妖，无论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妖精还是默默无闻的草根妖精，她们在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路上，都付出了真心实意，又都没个善果善终。相对那一个个忘恩负义、得便宜卖乖的男人们，当真替她们委屈，替她们不值。

当然，妖的故事只是传说，但妖的遭遇却真真实实地在历史上不断重演，从不曾落幕。

李琦著《莫问奴归处》一书中的女人都是腕儿，无论是在后宫，在民间，还是在青楼，总之，她们的名字都响彻江湖，千百年余音绕梁。这些女子大都集才、情、色于一身，也大都情路坎坷，命运跌宕，过得舒坦的少。古代的女人们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都愿意拼着一番青春将一缕香魂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卓文君想“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步非烟想“愿得化为松上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她们想的也是所有女人想的，但最终想也白想，不是吗？一个个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深到搭上一辈子的年华，搭上性命，何苦来着。

从《莫问奴归处》到《红楼女儿梦》到《胭脂魅》以及即将出版的讲述那些不曾走远的民国女子的《隔岸女人花》，多情女子的情爱大都逃不过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孤单凄凉的背影。

这些女子装点了历史。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将她们湮没在时间的流里。李琦轻舒玉腕，拨开历史的尘烟，将曾经游走在岁月和记忆中的女子轻轻地牵引出来。那些人或妖要感谢李琦，在她的文字里重新梳妆，清晰明丽地再现人间。我们也要感谢李琦，她除了奉献艺术、学术上的财富，更让我们的内心升腾起丰富的情感，那种在浮躁、寡淡中久违的珍贵的情感，比如对这些女子的喜爱、赞叹、悲悯、心疼……

那些尘烟中的往事被李琦的文字回放，也许女性读者会从某一个爱恨嗔痴的身影中体会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气息。人也好，妖也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岁月轮回里上演着前世今生的故事。

唏嘘感叹之后，想到女人若活得没了自我，将自己身心整个搭给男人是多么的不靠谱儿，李琦给这世间的女子以提示和警醒：女人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际遇就不会那般无常。不在乎是否留在时间的史册上，不指望后人作书立传，只需活在当下，活出精彩，活出女人的独立与自

尊，自强与自爱，坦然与自在就好。

缘定三生，生死相随，这样的拥有真的太奢侈，读了李琦的书就知道古今阴阳莫不如此。真让人无奈。因循在现实生活中，灵魂却无处托付。有的看似美满的婚姻，固若金汤地守了几十年，可一辈子也没有那种发乎内心的安妥和愿意与之相依相随的宿命感。枕边这个已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与自己相吸又相惜的人又在哪里？是不是多数如此？爱来了，就珍惜；爱没了，就放下。遇则幸，不遇则命，就认了吧。都是浮云啊！

我且断章取义，钱钟书先生在其作《上帝的梦》中写道：“女人要更先进，就发展成为妖怪。”或许李琦便是一个潜伏到人间的美妖，她热爱人间的烟火，又与人间烟火保持着微妙的疏离，对繁杂世事永远保持着冷暖自知的清醒与独立。

李琦真的是妖吧，两年四本书，若非是妖，怎能如此大作频出，如此地举重若轻。要知道她的工作且多且繁，要知道她的生活有情有调。而这些作品的背后需要多少历史文化知识的研修和积淀，要付出多少的时间、精力和感情。在诙谐调侃背后折射出的，是她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怎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李琦的语言收放自如，弹性十足。当然，这样的语言不只是为着读来轻松的，李琦确有大智慧，看那些女子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她不轻易随喜随悲，她将一个人，一个个故事讲给你，至于在她们流转的命运里能想到什么，悟到什么，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了。李琦冷静地看着历史与文化中的女人，看似超然度外，但又分明感受到她的柔软善良，她的至情至性。琦美人就像是……像是夏末秋初的溪水，这种感觉你懂？

每一本书都做得很是考究，装帧设计没有辜负这些文字，图文相和，素雅中透着高贵大气，有书香世家闺秀的味道。书里面有中国历史上和文化中所有你知道的和你该知道的女子，既有着文学作品的魅力，又有着工具书的价值，要在书柜中好好典藏。

总会有那样的寂寞夜晚吧，当你静静翻开书页，一位知性、温暖、优雅、美丽的女友便开始娓娓地给你讲故事，让你或叹息，或莞尔，让你了悟与豁然。那么，这个夜晚该是多么美好。

有月当空，一美人款款而来，不知是人是妖……

（责编：李蔚兰）

再读《城南旧事》

郭立红

初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二十五年前的事。

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孩子能有本小说读，是很让人羡慕的。那时母亲在村子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总能想方设法弄几本书给我读。《城南旧事》就在其中。二十几年过去了，《城南旧事》里人与事还依稀记得。

如今，女儿已长到当年我那般大，然而她要比我幸运得多——来到这个世界，一睁眼，便有一种各种各样的图书陪伴。可女儿似乎并没有觉得自己幸运，更没有向我所期待的那样如饥似渴地读书，只拿书籍当零食，闲来没事叨几口罢了。

偶然一次，女儿向我提起一篇她很喜欢课文，题目是《冬阳·童年·骆驼队》，还饶有兴趣地给我读了一段“我站在骆驼面前，看它们吃草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粘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

“这是谁的文章，写的这么好？”我不经意地问。

“林海音。”

“哦？！”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我和女儿聊起了我的童年，聊起了《城南旧事》。

女儿的兴致似乎被我怀旧似的讲述引发出来，缠着我，让我买林海音的书。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搜索了若干家书店，终于在市区的图书大厦买到了这本书。

于是，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后，我再次拜读了这位被誉为台湾文学“祖母级人物”的大师给我们留下的经典作品。

再读《城南旧事》的时候，心绪是淡然而平和的。感动着我的，是这文字之间荡漾的一种淡泊与纯净。海音先生以儿童清澈的眼眸，用清新淡雅的文字，诉说她对城南旧事的情意缱绻。半个世纪的别离，城南的落花依旧，然而零落的，只是人们记忆的碎片。

这部自传体小说，是以海音先生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记述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同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为何人世这般凄苦？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

那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她童稚的记忆里，永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不到一周的时间，我读完了这本小说。

看罢《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那不疾不徐，温厚淳和，纯净淡泊，弥久恒馨的人与事，以及我那远去的童年似乎又重临于心头。

这本小说女儿也快读完了，不知那时的沧桑与无奈她能理解，不知那小人儿读后会和我聊些什么……

（责编：周淑艳）

唱唱百姓的新生活

刘宪廷

合：

竹板一打心里乐，
武清新城新事多，
新生活揭开新一页，
听我们唱段新字歌。

甲：新雍阳，新运河，
新的公园新景色，
新起点，新开拓，
新的征途新建设。

乙：新办法，新举措，
新的耕耘新收获，
新目标，新突破，
新的机遇新把握。

甲：新风尚，新楷模，
新时代赞歌新弹拨，
新朝阳，新暮色，
新的日月新星座。

乙：新挥毫，新泼墨，
新的描绘新着色，
新雕琢，新镌刻，
新的斑痕新印辙。

甲：新留恋，新割舍，
新的生活新快乐，
新绿荫，新花朵，
新的社区新村落。

乙：新机遇，新选择，
新的环境新工作，
新路、新桥、走新车，
新楼、新家、新成果。

甲：新的邻里新快乐，
有了新家心里乐，
心里美，心里乐，
全靠惠农好政策。

乙：雍阳大地多辽阔，
生态农业成规模，
政策好，好政策，
孩子们有了新工作。

甲：再也不把锄把捋，
企业里边当白领，
工资比副处挣得多。

乙：像我们都有养老金了，

到了月头一划折儿，
密码都是自己设，
仨六、仨八紧挨着。
(白) 唉，我怎么全说了，
年轻人过得更潇洒，
上下班全都开汽车。

甲：我们家楼房有四套，
我想住哪个住哪个，
不住了我就往外租，
搞点创收挺不错。

乙：看看把她给美的，
早先你都干什么了？
(我) 就不走，就不搬，
谁拆房跟谁把命豁，
就像一块滚刀肉，
横竖不顺您没辙！

甲：唉！别提了！
提这事心里挺难过！
就当是，脑袋瓜子驴踢过，
小时候洗澡进过水，
墨水喝的也不多嘛！
多亏了拆迁工作组，
他们和风细雨做工作，
不着急，不上火，
讲清利弊，讲政策，
要知道现在这个结果，
我头一个签字没得说。

乙：新家好，新家乐，
好日子就得顺着过，
新的社区环境好，
比原先村里强得多，
花草树木连成片，
太阳能路灯很柔和，
小桥流水通幽处，
还有亭台和楼阁。

甲：大门口就有汽车站，
几分钟一趟公交车，
逛市场、去公园，
佛罗伦萨买洋货，
体育馆里练拳脚，
文化馆里学唱歌，
既方便又保险，
一元车费随便坐！

合：这正是：
新武清，新佳作，
新时代彰显新特色，

新开拓，新整合，
新理念助推新洒脱。

甲：欣欣向荣谱新曲，

乙：蒸蒸日上唱新歌，

甲：一曲曲新歌唱心声，

乙：唱的都是百姓好生活。

合：一曲曲新歌表心意，

唱的是：

咱老百姓的好生活！

（责编：朱新民）

张建云杂文集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天津市作家协会、武清区委宣传部、北京大学国学高级研修班共同主办的杂文集《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研讨会于2012年7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蒋子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彭蕴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万镜明以及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大学和京、津、冀的作家、评论家七十余人出席研讨会。

张建云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武清区作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解读弟子规》，该书从出版至今已销售30余万册。今年11月，他还将出版“微国学口袋丛书”，将他8年来苦读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国学经典以简洁、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并融入自己的观点，集成到目前为止中国为数不多的“微国学口袋丛书”。今年6月由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以孔子的思想解读社会问题，对国民在道德、文化和精神层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蒋子龙在研讨会上说，在患了“文化饥渴症”的现代社会，文化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张建云的两本书：一本是从国学入手，以传统文化瑰宝打基础，一本是对现实发言，提升现代社会文化。文化具备一种导人向善向美的力量，先化己，再化人，所以像他这样的文化人，在文化上有更多的建树，则是对国家和公众的另一种贡献。

（武文）